文字學槪說

國學萃編
林尹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林尹編著

國學萃編

文字學概說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臺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臺三版

國學文字學概說

王初慶編著

精裝 三元二角
平裝 二元二角　定價本基　冊一全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王初慶
發行人　李潔
發行所　正中書局
（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臺灣臺北市南昌路一段二十二號）
總經銷　海外集成圖書公司
（香港九龍旺角洗衣街一五三號三樓地下）
海風書店
（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內政部登記證內字第〇六八七號（64）
（3000）

文字學概說　目錄

第一篇　緒論篇

第一章　中國文字

第一節　中國文字的稱謂……一
第二節　中國文字的淵源……五
第三節　中國文字的初造……九
第四節　中國文字的演進……一四
第五節　中國文字的要素……一九
第六節　中國文字的特性……二三

第二章　中國文字學

第一節　中國文字學的定義……二八
第二節　中國文字學的發展……三一
第三節　中國文字學的新境界……四三

第二篇　六書篇

第一章　六書概說
第一節　六書的名稱與次第……五一
第二節　六書的內容與本質……五五
第二章　象　形
第一節　象形概說……六二
第二節　象形正例舉例……六五
第三節　象形變例舉例……八一
第三章　指　事
第一節　指事概說……八七
第二節　指事正例舉例……九三
第三節　指事變例舉例……一〇〇
第四章　會　意
第一節　會意概說……一〇八
第二節　會意正例舉例……一一二
第三節　會意變例舉例……一二四

第五章　形　聲
第一節　形聲概說……一三〇
第二節　形聲正例舉例……一三八
第三節　形聲變例舉例……一四三
第六章　轉、注
第一節　轉注概說……一五一
第二節　轉注正例舉例……一五七
第三節　廣義轉注舉例……一七六
第七章　假　借
第一節　假借概說……一八二
第二節　假借正例舉例……一八六
第三節　廣義假借舉例……一九三
第三篇　形音義篇
第一章　字形的演進
第一節　古　籀……二〇一

第二節　篆文……二一四
第三節　隸楷……二二二
第二章　字音的分析
第一節　聲……二二九
第二節　韻……二三五
第三節　反切……二四五
第三章　字義的訓詁
第一節　字義的變遷……二五一
第二節　訓詁的條例……二五五
第三節　訓詁的術語……二六〇
編後記

文字學概說

林尹著

第一篇　緒論篇

第一章　中國文字

第一節　中國文字的稱謂

「文字」這兩個字，聯合起來，好像只是一個名詞，意指紀錄語言表達意思的圖形符號；仔細分開，「文」是「文」，「字」是「字」，卻是性質兩樣，各不相同的。東漢許愼作的說文解字，在「文」下解釋說：「錯畫也，象交文。」又在「字」下解釋說：「乳也，从子在宀下。」說文解字敍上說得更清楚：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

照許愼這種說法，凡是「依類象形」的，都叫做「文」；「爻」字本身就是象兩紋交錯的樣子。「依類象形」的方法有兩種：一是象「具體」之形；一是象「抽象」之形。

例如：「⊙」象日的形狀；「☽」象月的形狀；「≋」象水的樣子；「火」象火的樣子；「  」「  」「  」等也都照着鳥、魚、鼠、龜的實在樣子畫成：這些全是有實體可象的，也就是象

「具體」之形。

又如：「一」是一個符號，可以說是一件東西，一個人，一件事；「丨」也是一個符號，表示上下相連，上下貫通；「丄」是一個符號，表示一件東西在另一件東西的上面；「丅」也是一個符號，表示一件東西在另一件東西的下面；「丿」是自右向左斜曲的符號；「乀」是自左向右斜曲的符號；「口」表示圍繞；「乂」表示分別：這些都是沒有實體可象而用抽象符號來表示的，也就是象「抽象」之形。

凡是「依類象形」的「文」，不論是象「具體」之形或者是象「抽象」之形，都是獨體的，而且是中國文字構造的根本。所以宋朝的鄭樵在通志文字略上說：「獨體爲文。」獨體的文，也就是「初文」。

到了後來，人事進化，有許多字，再也不能從「依類象形」的辦法來創造，於是又想出「形聲相益」的方法來。凡是「形聲相益」的，都叫做「字」。「字」字本身就是由「宀」和「子」配合而成，表示人生下孩子來，有孳生繁衍的意思。

「形聲相益」的方法也有兩種：一是「形」和「形」相益；一是「形」和「聲」相益。

例如：一個人說話是應該有信用的，所以用「人」加「言」成爲一個「信」字；能够止住天下的兵戈，這才是眞正的威武，所以用「止」加「戈」成爲一個「武」字；把手放在眼睛上面，是看的習慣性動作，所以在「手」下加「目」成爲一個「看」字；以面孔對着別人，這就是以面見人，所以在「面」旁加「見」成爲一個「覞」（靦）字：這是形同形相配合，並且由形的配

合上面領悟出意思來。

又如：「木」是象形字；但是木的種類很多，同木有關係的東西也很多，如柏字、楓字、檀字、桃字、柚字、梅字、桂字、榆字等等，都表示一種樹木；檢字、橋字、榜字、機字、枹字、桎字、棺字、檻字、楣字等等，都是同木有關係的。如果個個要象形，既不可能分別清楚，事實上也根本做不到。所以一邊由形符「木」字表示他的類別，給人一看就明白這是樹木或同樹木有關的；一邊用聲符「白」「風」「僉」「喬」等等註明他的聲音，讓人一讀就曉得是什麼聲音。從形符知道他所屬的種類，從聲符知道他該讀的聲音，這是由形同聲相配合，而表示出意思來。

凡是「形聲相益」的字，不論「形與形相益」，或者「形與聲相益」，都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初文配合成功，所以鄭樵說：「合體爲字。」有了合體的方法，以後造字就非常容易，而字的數目也就日漸增多了。

由上面所說的，我們現在可以知道：文是「依類象形」的，字是「形聲相益」的；文是原始構造的「初文」，字是由「初文」相配合而產生的「孳乳字」；所以文是「獨體」的，字是「合體的」。中國文字裡的初文並不多，說文解字記載的，只有四百八十九個，所以他是有限度的；可是由初文繁衍而生的字，卻是無限度的，可以隨着事實的需要而不斷增加，說文解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文字中，就有八千八百六十四個是合體的字。我們如果認得有限度的初文，知道配合成字的道理，就是所造的字多到幾萬幾十萬，也能很方便地全部認得他們。所以說文解字敍上接着說：「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浸多也。」這句話很透澈地說明了「文」與「字」的不同。

最後，我還要說一說中國文字的其他稱謂：

中國文字並不是一開始就叫作「文字」的。秦始皇二十八年（西元前二一九年）在琅邪刻石，敍說「皇帝之功」，有「同書文字」的記載，這是「文字」合稱之始。在此之前，或稱「書」，或稱「名」，或稱「文」，或稱「字」，分別說明如下：

我國文字在初創的時候，叫作「書」。這可由說文解字敍上：「倉頡之初作書」和「著之竹帛謂之書」的話中看出來。「書」也叫「書契」，唐朝陸德明經典釋文解釋尚書序「造書契」這句話，認爲「書契」就是「文字」。

稱「名」的情形更普遍。如周禮外史：「掌達書名。」鄭玄注：「古曰名，今曰字。」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禮記祭法有「黃帝正名百物」，論語子路篇也有「必也正名乎」的話，這兩個「正名」的「名」，依東漢大儒鄭玄的解釋，也都是「字」。

最通行而有徵的稱呼，依然要算「文」。顧炎武日知錄上說：「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於文反正爲乏』，『於文皿蟲爲蠱』；及論語『史闕文』，中庸『書同文』之類，並不言字。」舉例說明，非常清楚。

什麼時候開始才有「字」的稱呼呢？江永群經補義上說：「其稱『書』『名』爲『字』者，蓋始於秦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之咸陽市，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此稱『字』之始，前此未有以『文』爲『字』者也。」最爲大家採信。自字林名書，「字」便成爲文字混同而不分別的稱謂了。

說文上說：「書，著也。」凡是寫在帛上，或是刻在木版竹片上的，都叫「書」，所以「書」偏重於文字的「書寫」方面。說文又說：「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名」本是人與人在晚上相遇，爲了避免被誤認成敵人或野獸，因而報出自己的名字來。偏重在文字的「聲音」方面。至於「文」是「錯畫」，偏重在文字的「形體」方面。「字」是「孳乳而寖多」，更指文字的「發展」方面了。現在「文字」連稱，「書」「名」早已廢棄不用，「文」「字」之間的分別，也不大爲人知道了。我們今天既然研究中國文字，對於這些稱謂和意義，實在有改底了解才好。

第二節　中國文字的淵源

文字是人類用來表達意思的工具。大約距今百萬年前，在地質史上的第三紀，就有「原人」的出現；而「文字」的制作，至今卻只有幾千年的歷史。在文字沒有制作之前，人類是用什麼方法表情達意幫助記憶呢？大致說來，工具有三：一是姿勢，二是語言，三是結繩。三者都不是文字，卻是文字的淵源。

在發明語言文字之前，初民是利用姿勢來表達意思的。蘇軾的怪石供上記載着一個故事：「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蘇東坡曾經被貶到海南島，他說的「海外」，可能指現在南洋一帶，而所謂「形語」，就是以姿勢達意的意思。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未開化的民族，有用姿勢來代替語言的事實。小孩子在學話之前，喜歡用手指點以示所需；大人們也常用

搖手擺頭搥胸頓足來表示某些情意：正是用姿勢達意的遺留。在現代文明社會中，使用姿勢作爲語言的輔助，情形仍很普遍。如答人問路，只用手勢指示方向，而不發言。又如言語不通的人，也不能不藉姿勢爲達意的工具。至於聾啞的人，彼此全憑手勢交談，生動地表演着蘇氏所謂「形語」，更是人人熟知的了。這種現代人用作輔助語言的工具，在原始人類社會中，正是使用最普遍的主要達意工具呢。

我們知道：人類的思想是比較複雜精密的，而人類所能作出的姿勢，卻十分簡單有限。因此用簡單有限的姿勢來表達複雜細密的意義，就不免有「姿不達意」的毛病。而且，用姿勢達意，受環境限制很大，雙方視線受阻隔的時候，或者在夜晚的時候，都不能使用。因此，人類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利用聲音表示出自己的意思來。

原始人所能發的聲音，就像嬰兒似的，非常簡單。起初，往往只是生理上自然所發的聲音，如「ㄅㄚ」「ㄇㄚ」之類，並沒有特定的意義。可是每當嬰兒們發出這種最原始的聲音之後，他們往往發現：他們的爸媽急急忙忙跑來照顧他。於是「ㄅㄚ」「ㄇㄚ」的「聲音」，和「爸」「媽」的「形像」之間，由於「制約反應」的結果，連結成一個強固的「感應結」，於是人類自然的「發音」產生「意義」，而成爲「語言」。

對於數量衆多的東西，初民們習慣上用「ㄆㄥ」的聲音來形容：他們看見成群的鳥結隊飛來，便說：「鳳」鳥；看見一大堆草，便說：一「葑」草；許多人在一起，就說：「朋」友。對於形狀巨大的物件，初民們習慣上用「ㄏㄨㄥ」的聲音來形容：大的鳥叫做「鴻」；大的水叫做「洪」；深大的房子叫做「宏」；大聲吵架叫做「訌」。「ㄆㄥ」與「ㄏㄨㄥ」，正是人類感到驚奇時本能所發的聲

音，至今我們仍可由那張大嘴巴的姿態，去想像初民們一臉駭異的表情。這些聲音與發聲時的情境相結合，便成爲含有一定意義的語言。

漸漸地，初民們除了賦予每一種生理上本能而發的聲音以意義外，更進一步模倣外界的聲音，使人類的語言更加豐富起來。

初民們模倣錯錯而鳴的鵲聲，而名其物曰「鵲」；模倣呀呀而啼的鴉聲，而名其物曰「鴉」；模倣苗苗而叫的貓聲，而名其物曰「貓」：這些都是名詞。又如「飛」字的讀音，象鳥飛的聲音；「射」字的讀音，象射箭的聲音；也正是初民有意模倣的結果：這些都是動詞。再如羊是種和善的動物，初民捕獲了，可以喝牠的奶，吃牠的肉，穿牠的皮，眞是吉「祥」之至，於是「羊」的讀音，又代表「吉祥」；虎是種凶惡的野獸，初民碰上了牠，眞是大「禍」臨頭，於是「虎」的讀音，又代表「災禍」：這些都是形容詞。我們祖宗的語言，就這樣一天一天地孳乳，一天一天地充實。到了今天，幾乎任何一種意思，都可用言語表達；而人類默默思想時，腦子裡活動的，正是不曾發聲的語言。語言之能與思想密切契合，一至於此，無怪乎行爲派心理學家有：「思想是無聲的語言，語言是有聲的思想」的名言了。

不過，語言仍然有着時空的限制：地方距離遠了，固然聽不見；時間隔得久了，也失卻作用。對於從前的事，初民如何記憶其要點？對於遠方的人，初民如何傳達其情意？這就要靠結繩和繪畫了。

說文解字敍上有「及神農氏結繩爲治」的話；周易繫辭下也有「上古結繩而治」的話；我國上古之有結繩，是很可相信的。據嚴如煜苗疆風土考，林勝邦泰史餘錄的記載，苗胞、琉球同胞也有類似

的風俗。在非洲，在美洲，也曾發現土人有結繩記事的事實。我們可以說：世界各地民族在未有文字之前，都曾有結繩助憶的階段。

如何用結繩的方法表示意思呢？唐孔穎達周易正義引東漢鄭玄的話，說：「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說得比較簡單；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就比較詳細了。這些尙近情理的推測啓示我們：

一、結繩的目的：

代替文字以爲約誓的紀錄。

二、結繩的方法：

(1)大的事物，結大結；

(2)小的事物，結小結；

(3)結的多少，表示事物的多少。

三、結繩的判斷：

(1)各關係人分執繩結相同的繩子；

(2)屆時共同回憶繩結代表的事物；

(3)確定繩結的意義。

使人民的約誓有繩結作憑據，而減少糾紛。

林勝邦涉史餘錄記載琉球所用之結繩，分指示、會意兩種：「凡物品交換，租稅賦納，用以記數者，則爲指示類；使役人夫，防護田園，用以示意者，則爲會意類。」他們結繩的材料，據說多用藤蔓、艸莖或樹葉。蔣善國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記載秘魯人利用「結子」的記事方法：「凡人民之統計、土地之界域、各種族及兵卒之標號、命令之宣布、刑法之制定，以及死者之墓誌，莫不賴之。甚至由遠省來者，無論覲風進貢或宣戰等，必須帶結子以爲通告之符信。其法以一主繩繫有定距離之各色繩子。于各小繩上，因事之種類，而各異其結，且以各種顏色以代表等等事項；如紅色代表軍事及兵卒，黃色指明黃金，白色表明銀及和睦，綠色象徵禾穀等類。又單結表示十，雙結爲二十，重結爲百，二重結爲二百，餘類推。古秘魯各城中皆有專門講解結子之官吏，名爲『結子官』。此種官吏對於結子講解之技藝極爲嫻熟，惟須藉口語之助，始能將意思達出。現今秘魯南方之印第安人尚有精通古代所遺留之結子者。」這些材料，都可以使我們對於結繩的情形有更詳細的了解。

利用結繩來表情達意，幫助記憶，是一種很笨拙的方法，人類的智慧，當然不能以此自足，所以，由結繩再進一步而有書契，也就是中國最初的「文字」。這要留在下節討論了。

第三節　中國文字的初造

談到中國文字的初造，我要先引許愼說文解字敍上一段文字，作爲討論的基礎。敍曰：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這一段話包括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推本造字之源爲八卦與結繩；第二層意思是說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關於結繩，第二節已說清楚了；現在說八卦和書契。

一、八卦：

(1)八卦創作的時代：

「八卦」相傳是「庖犧氏王天下」時作的，周易繫辭和說文解字敍都這麼記載着。所謂庖犧氏，可以認爲我國上古史上一個漁獵時代的代表。因此，八卦很可能就是我國漁獵時代制作和使用的簡單表意符號。

(2)八卦取法的對象：

漁獵時代的初民們，「近取諸身」，發現人類中有男性和女性，生理上截然不同；又「遠取諸物」，發現天總是相連而無際，地卻是常被河川隔斷而有缺陷。於是畫「一」代表男性、天象、以及一切陽剛之物；畫「--」代表女性、地象、以及一切陰柔之物。但是天地之間，事物至多至繁，不是陰陽兩符號所能全部代表。於是先民們又把「一」「--」的符號平行重疊起來，於是有了八卦。

(3)八卦代表的意義：

「八卦」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現在已經無法詳細而正確地知道了。周易十翼的說卦，以爲八卦代表的意思是這樣的：

☰ 乾，爲天；
☷ 坤，爲地；
☳ 震，爲雷；
☴ 巽，爲風；
☵ 坎，爲水；
☲ 離，爲火；
☶ 艮，爲山；
☱ 兌，爲澤。

當然這只是後人演易之詞，決不眞正是八卦原始的含意。

二、書契：

(1)書契兩字的意義：

「書」是什麼意思呢？說文解字：「書，著也。」敍也說：「著之竹帛謂之書。」所以書是寫在或畫在竹帛上的符號。它的內容，包括「文」和「字」，敍所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便是了。「契」是什麼意思呢？說文解字：「契，大約也。」又說：「券，契也。券別之書，以刀判其旁，故曰契券。」所以契是契約契券。「書契」兩字合起來，據唐孔穎達尚書正義引東漢鄭玄的話，是「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這和許愼所說「契券」意義也相符合。歸結起來，書契是以文字爲其內容，以契約爲其功用。說文敍上所

謂「初造書契」的「書契」，偏重於書契的內容——文字；因此，下面所說的「書契」，都是指「文字」而言。

三、書契初造的時代：

相傳「初造書契」的，是倉頡。這不但見於說文解字敍；也見於世本、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漢書藝文志、論衡等書。倉頡是什麼時代的人呢？說文根據世本，以爲是「黃帝之史」；書孔穎達疏引戰國愼到的話，卻以爲「倉頡在黃帝之前」。說文解字敍下文也說：「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這話本於管子，管子云：「七十二代，識其十二。十二之首，乃爲無懷，夫無懷下距黃帝，已爲遠矣，況又在無懷以前乎？」照此說來，那麼文字的興起，遠在庖犧之前。（案：在管子所說的七十二代中，庖犧名列最後第十一名；在庖犧之前，留字於泰山之頂的，還有六十一位先王先帝。當然，這也並不是完全可信的。）所以愼到有「倉頡在庖犧前」的說法。把倉頡時代往前推的理由，大概是懷疑不應到了黃帝之時才有文字的初創。

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依此，是倉頡以前已先有造書的人；就像后稷之前就有神農從事耕作一樣。只是倉頡以前，各部落所作表意的符號並不一致，倉頡很可能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主持統一文字的人。章太炎先生在檢論卷一造字緣起說中云：「一二三諸文，橫之縱之，本無定也；馬牛魚鳥諸形，勢則臥起飛伏，皆可則象也；體則鱗羽毛鬣，皆可增減也：字各異形，則不足以合契。倉頡者，蓋始整齊畫一，下筆不容增損。由是

率爾寄形之符號，始爲約定俗成之書契。」所說最爲明正通達。章氏的弟子黃季剛先生發揚師說，進一步認爲統一文字，職在史官；倉頡既爲黃帝之史，那麼「同書文字」正是他職務上的工作。黃氏在說文略說中論文字初起之時代說：「按文字之生，必以寖漸，約定俗成，衆所公仞，然後行之而無閡。竊意邃古之初，已有文字，時代綿邈，屢經變更；壤地侷離，復難齊一。至黃帝代炎，始一方夏；史官制定文字，亦如周之有史籀，秦之有李斯。然則倉頡作書云者，宜同鯀作城郭之例；非必前之所無，忽然杜造，乃名作也。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九歲屬瞽史，諭書名；依鄭君說，名卽字也。據此，隆周之治，同書文字，職在史官；是亦循黃帝以來之舊而已。」統一了舊說的矛盾，很能得到文字創作的眞相。

關於說文解字敍上所說：庖犧始作八卦，倉頡初造書契，我們討論到此爲止。在今天，甲骨文字的研究已充份發達，下面試再由這些地下發掘而得的原始材料來推斷我國文字初創的情形。

甲骨文字是殷商時代刻在龜甲和牛胛骨上文字。殷人信鬼神而喜占卜。占卜的時候，先在龜甲上鑽孔然後再燒，視其裂紋以定吉凶。占卜的人再把所占的事記在甲骨上面。多數是刻上再塗墨或硃砂，也有用筆寫上而不刻的。甲骨文在隋唐時代就有出土，未爲人注意。清光緒年間，有人以甲骨分龜版、龍骨二種，當藥材賣給藥店。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王懿榮在甲骨上發現文字，從此爲人所重視，私人挖掘出售甚多。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與河南博物館合作發掘，在河南安陽縣小屯村（殷墟）先後獲得甲骨十一萬片。據董作賓的估計，總字數約在三千以內；李孝定集其可識之字，有一三七七個。其中有「依類象形」的初文，也有「形聲相益」的字。象形字沒有固定的構造，可以

隨意增減。如龜字，可有尾，可無尾，或正，或側，或兩足，或一足，或無足。會意字比現在更明確，如牧字，牧牛則加牛旁，牧羊加羊旁。犬、豕、馬、羊、鹿等字，都可加匕或土，以分雌雄。形聲字是由初文加山、水、土、阜、人、木等等偏旁而成，其中部份可以認爲是初文的繁文異體。

安陽是殷朝盤庚的故都。小屯村的東、北、及西北方，都有洹水環繞，正是史記項羽本紀所說：「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的殷虛。盤庚遷殷約在西元前一三八四年，上距黃帝建國大約相隔一千二百多年。殷虛所得的甲骨文既已近三千之多，而且包括了初文和孳乳字，顯然不是短時間中所能創造，必有長久的演進過程。那麼我們相信：在黃帝之時，中國文字當已產生。因此，說文敍所說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可能性就很大的了。

第四節　中國文字的演進

探討中國文字的演進，我仍然要先節引說文解字敍上一段文字，作爲研究的根據，敍略曰：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從「依類象形」的「文」，到「形聲相益」的「字」，這是中國文字演進的過程；「孳乳而寖多」和「改易殊體」，這是中國文字演進的法則。

中國文字演進的過程，是由「文」而到「字」。所謂「文」，都是「依類象形」的。包括「象具體之形」的「象形」；和「象抽象之形」的「指事」。所謂「字」，都是「形聲相益」的。包括「形

和聲相益」的「形聲」；和「形和形相益」的「會意」。這些，我在第一節講到「中國文字的稱謂」時，都已舉例說明，茲不再贅。

由文入字，中間必經「半字」這一階段。所謂「半字」，包括四種情形：

一、增體 如「叉」「丑」，是在指事初文「又」體外有所增加；又如「果」「束」，是在象形初文「木」體外有所增加。

二、省變 如「夕」，從「月半見」；如「非」，從「飛下翅」：都爲省體。如「匕」。從「倒人」；如「爪」，從「反人」；如「夫」「天」，從「大」而頭有「傾」「屈」：都屬變體。

三、兼聲 如「氏」，「𠂤」已象傍於山脅之形，而又兼「𠂆」聲；如「內」，「乙」已象獸足蹂地之形，而又兼「九」聲；如「金」，「𠂤」已象金在土中之形，而又兼「今」聲；如「齒」，「㐭」已象口中有齒之形，而又兼「止」聲：此爲形聲之源。

四、重複 如「二」「三」，是由「一」重疊而成；如「艸」「𠬜」，是由「屮」累積而成；如「収」，從「𠂇」「又」；如「北」，從「人」「匕」：此爲會意之源。

經過了「半字」的階段，於是才有純粹的會意、形聲兩種合體字的出現。當會意、形聲之字形成之後，有時又在合體之外再加一個象形初文。如「龍」，從「肉」（月），「童省聲」（立），已是形聲字了，而又加「龍」象龍之形。又如「牽」，從「牛」，「玄」聲，也已是形聲字了，而又加「冂」象牛縻之形。這些字，黃季剛先生定其名爲「雜體」。

從象形、指事的「初文」，經過增體、省變、兼聲、重複的「半字」階段，而成會意、形聲的

「合體字」，以及於會意、形聲之外再加一個符號的「雜體字」，這是中國文字演進的過程。

以下，我要談談中國文字演進的法則。

第一個法則是「孳乳」：

黃季剛先生把中國文字的孳乳分成三類，說文略說云：「一曰：所孳之字，聲與本字同，或形由𠂤字得，一見而可識者也；二曰：所孳之字，雖聲形皆變，然由訓詁展轉尋求，尚可得其徑路者也；三曰：後出諸文，必爲孳乳，然其詞言之柢，難於尋求者也。」現依黃氏所舉之例，說明於下：

一、所孳之字，聲與本字同，或形由本字得者：

例如由「人」孳乳而有「仁」，仁是人相親的意思，說文有古文奇字人字作「𠦂」，解爲：「仁人也。」原來仁的語音本於人，人與仁都讀如鄰切，音同。又如由「馬」孳乳而有「武」，說文：「馬，武也。」原來武的語音本於馬。馬，莫下切；武，文甫切；古音同。由「水」孳乳而有「準」，準是平的意思，水的性最喜趨於平，所以準從水變來。準，之允切；水，式軌切；古疊韻。由「雷」孳乳而有「類」，雷的聲音相類似，所以類從雷來。類，力遂切；雷，魯回切；古音同。這些都是孳乳之字聲與本字相同的例子。

又如由「句」孳乳而有「鉤」，說文：「鉤，曲鉤也。」又有「笱」，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由「叡」孳乳而有「緊」，說文：「緊，纏絲急也。」又有「堅」，說文：「堅，土剛也。」由「丩」孳乳而有「𠯿」，說文：「𠯿，艸之相丩者。」又有「糾」，說文：「糾，繩三合也。」由「𠂢」孳乳而有「衇」，說文：「衇，血理分裘行體中者。」又有「覛」，說文：「覛，裘視也。」再如由

「叉」孳乳而有「搔、瑵、蚤、騷、慅」等字，非但聲和叉同，而且字形也取叉爲偏旁。由「壬」孳乳而有「莛、莖、挺、梃、筵、裎、桯、珽、脡、頸、經、徑、廷、庭、頲、侹、娗、勁、呈、逞、裎」，古音都和「壬」同，而且字形也都從「壬」來。（案：巠從壬省聲）。這些都是孳乳之字形由本字得的例子。

二、所孳之字形聲皆變，尚可尋求者：

如「皮」，說文云：「剝取獸革者謂之皮。」「朮」說文云：「分枲莖皮也。」可見兩義相近，因此知道「皮」的語音由「朮」而來。又如「安」，從女在宀下，而「晏、侳、宴」等字，說文都說是「安也」。查說文「孔」字的注解有「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的話，乞燕同物而形音不同，古人視燕爲吉祥的東西，因此我們可推想安、晏、侳、宴等字語音由燕而來。凡是這一類字，展轉推求，都可尋到其演變踪跡。也有一義卻有兩個淵源，同字卻有多種解釋的，如果眞能得到它的條理，推求起來也不是太困難的。

三、後出諸文必爲孳乳，然其詞言之柢難於尋求者：

例如說文玉部，帥部所收有關玉名，帥名等字，名稱的起源，已經很難追究了。因此，這些名詞，由什麼文字孳乳而生，也不能明白；所能知道的是，這些名稱都是合體字，必定是後來才孳乳而生的。

文字演進第二個法則是「變易」：

關於變易，黃季剛先生也把它分成三類，說文略說云：「變易之例，約分爲三：一曰：字形小

變；二曰：字形大變，而猶知其爲同；三曰：字形既變，或同聲，或聲轉，然皆兩字，驟視之不知爲同。」現在就用黃氏所舉之例，說明於下：

一、字形小變者：

如「上」，古文作「丄」，篆文卻寫作「㠯」，這是根據古文，偶有改變，並沒有特別意思在內。「中」，古文作「㞢」，其中彎了一彎，也毫無特殊用意。說文所載古文「㯳」，重文有篆文「㯳」，從古文之體。「弟」，重文有古文「𠂢」，從古文韋省，丿聲，篆文也卽從古文之體。「民」，古文作「𠘨」，象形；而篆文卽從古文之象。「酉」，古文作「丣」，從卯，從一，象閉門的樣子，而篆文卽象古文酉之形。像這種改動筆畫，而別成一字，後來篆變爲隸、草、到了現在的楷書，重文和正字好像二個不同的字似的，都是字形小變的關係。

二、字形大變，猶知其爲同者：

如「冰」與「凝」，後世以爲兩個字，在說文卻是一字的異體；「求」與「裘」，後世以爲兩個字，在說文卻是一字的異體；「云」與「雲」，後世以爲兩個字，在說文卻是一字的異體。不僅這樣，「祀」與「禩」是一字，假使說文不列爲重文，未嘗不可以爲兩字；「瓊」與「璇」是一字，假使說文不列爲重文，也未嘗不可以爲兩字。凡說文所說重文，多屬此類，後世俗別字之多，也是這樣變易而起的。

三、字形既變，或同聲，或聲轉，然皆兩字，驟視之不知爲同者：

如「天」，說文：「顚也。」可見古代「天」就是「顚」，甲骨文天正作「𡆥」，把頭畫得特別

大，便是證明。由「天」而有「顚」，這種文字的演進純由「變易」。再由「顚」聲轉而有「頂」「題」，意義仍然相近；「頂」「題」也是由天變易而來。因爲說文不曾明說「天、顚、頂、題」爲一字，我們驟然也想不起它們的相同了。又如「丂」，說文：「气欲舒出，㇇上礙於一也。丂，古文以爲丂字。」「丂，象氣之舒于。」可見「于」即「丂」的變易。從「于」變成的，有：「兮，象气越丂也」；「乎，語之餘也」；「粵，丂也」；「粲，二余也」。說文列爲好幾個字，聲音上有的相同，有的轉變，如追究本原，都是同一字。後世造字，因聲小變而別造一字，都屬這一類。

中國文字由於不斷的變易和孳乳，由初文、而半字、而字、而雜體，到了商朝，文字已近三千；民國出版的中華大字典收字已達四四九〇八字。這便是中國文字演進的歷程。

第五節　中國文字的要素

我們知道：文字是表達情思紀錄語言的圖形符號。因爲文字是表達情思的，所以必須有「義」可說；因爲文字是紀錄語言的，所以必須有「音」可讀；因爲文字是圖形符號，所以必須有「形」可寫。三者缺一，都不成文字。所以「義」「音」「形」是構成文字的三個要素。

我們現在閱讀文字，是由字形而知字音和字義；可是古人制字，情形恰好相反，是先有聲音意義，而後創造字形。譬如：先有「ㄅㄚ」的聲音，再生「爸」的意義，而定「父」的字形：這種由音而生義，由義而定形，是最原始的制字過程，在中國全部文字中只佔極小的比例。到了後來，心中有

了一個意思，就用聲音把這個意思表達出來，然後制定文字。譬如：心中先有「鴨」的意念；於是模倣牠的叫聲而有「ㄧㄚ」的聲音；然後制定「從鳥甲聲」的字形。又如：心中有「太陽」「月亮」的意念；太陽是實的，月亮是闕的，於是而有「實」「闕」的聲音；然後再依太陽月亮的形狀而定「⊙」「☽」的字形。這種由義而有音，由音而有形的文字制作過程，在中國全部文字中佔絕大多數。

爲了講解方便起見，這兒依識字心理的過程，先講字形，再講字音，後講字義，使大家對構成文字的三要素，先有一個概念。至於形、音、義三者的內容分析、演變發展等問題，卻要留在「字形篇」「字音篇」「字義篇」詳細討論，這兒不先多講了。

在字形方面，任何一個民族的初文，都是由圖畫進化而來。圖畫和初文之間的界限，要如何劃分呢？大致說來：一、圖畫的形體比較肖似實物，並且比較遵重實物大小的比例；而初文只需用線條勾出實物的輪廓，可以不顧實物大小的比例。二、圖畫不能用確定的語言讀出，初文卻有約定俗成的讀音。三、圖畫的意思不盡於形，在形體之外，需要用記憶或想像去補充；而且意義也不確定。初民畫了一隻鹿，他的意思常常不只是一個「鹿」字，而是：「我獵到一隻鹿。」或：「他送我一隻鹿。」等等。而初文卻能組成句子型式來表達完整的意思。

初文是由圖畫進化而來；因此，初文必然是象形的。中國如此；世界上其他民族也如此。試將中國、埃及、克雷特（在地中海）三地發現的古文字加以比較觀察，可以發現他們都是象形的。例如：日，中國文作，埃及文作，克雷特文作。月，中國文作，埃及文作  ，克雷特文作  。山，中國文作，埃及文作，克雷特文作

。足，中國文作，埃及文作，克雷特文作。目，中國文作，埃及文作，克雷特文作。蛇，中國文作，埃及文作，克雷特文作。手，中國文作，埃及文作，克雷特文作。他們所象的形，可說大同而小異的。

直接由文字的形體看出文字的意義，這是象形文字的簡便處；而象形文字的困難也正在此。我們說過：文字是記錄語言的。象形文字儘管也有讀音，但是它的讀音無法從形體上獲知，這是它第一點使人感到不便的地方。我們又說過：文字是表達情意的，象形文字儘管也能達意，但是它的形體很難能表達所有複雜的意念，這是它第二點使人感到不便的地方。於是中國人除了象形外，又想出了：象事，就是象抽象之形；象意，就是形和形相益；象聲，就是形和聲相益：的方法來。有此「四象」，再加上中國語言上「單音節」與「孤立語」的本質（詳「六書的內容與本質」節），所以中國文字的形體，就始終保持「形符」的特色了。

在字音方面，任何一個民族，沒有文字之前，先有語言，沒有語言之前，先有聲音。人的聲音，是利用從肺部呼出的氣流，經過喉頭、口腔、鼻腔種種調節而形成的。原始的自然的人聲，多由喉而發，本極簡單。發聲部位，由深喉到淺喉（舌根），到舌齒（舌面舌尖），到雙脣（雙脣脣齒），聲的變化便多了；在調節方式上，又有塞音、邊音、擦音、顫音、送氣與不送氣、清聲與濁聲的分別，聲的變化更多了。由聲而收，只有一韻；後來有了開合洪細的分別，韻的變化便多了；又有平上去入，陰聲陽聲的分別，韻的變化更多了。試用小孩證明：嬰兒初生，只有哭聲，哭聲是最原始最簡單

的，其聲純由喉發。所以說文中記載的小兒哭聲的字，如「呱」「嗈」「唔」等，都是深喉聲；「咷」「咦」等字，都是淺喉聲。由哭到笑，說文：「咳，小兒笑也。」「咳」也是深喉聲。由喉聲經脣的作用，便有「爸爸、媽媽」一類的稱呼；由喉聲調於舌，便有「爹爹、弟弟」一類的稱呼。再以初民自然言證明，古人表示喜怒哀樂呼吸飲食的語音，說文所記如：「咥」「啞」「唏」「吁」「嘵」「嘻」「噫」「唉」「詠」「謳」「嗜」「咽」「嗌」「嚥」「呼」「吸」等，都是深喉聲。「嗷」「嘰」「喟」「噱」「嘅」「唫」等，都是淺喉聲。由喉聲經脣的作用，而有「呷」「噴」「哺」「味」等；由喉聲調於舌，便有「嗞」「啗」「嘽」「嘵」「唐」等。從這些例子中，我們知道，人類自然的發音，是以喉音佔最大多數。簡單的自然音，演變爲複雜的語言；流動不居的語言，又演變爲有形迹可察的文字。在這種演變過程中，我們可以推溯而知：字音淵源於語音，語音淵源於以喉音爲主的人聲。

除了自然的人聲外，字音另一重要來源，是模仿物的聲音。模仿物音的方式，大概有三項：一、模仿物音的音：說文：「牟，牛鳴也。」「虓，虎聲也。」便是。二、模仿物形的音：說文：「天，顚也。」「川，貫穿通流水也。」便是。天在頂顚，即呼天爲顚，天顚音同；川流貫穿，即呼川爲穿，川穿音同。三、模仿物義的音：說文：「葬，臧也。」「戶，護也。」便是。葬的意思是藏尸於草中，即呼葬爲藏，葬臧音同；戶的意思是保護生命財產，即呼戶爲護，戶護音同。從上面的例子，可見古人制定字音，都有根據的。這一點，在文字學的研究上，是非常重要的關鍵，以後還會繼續討論。

在字義方面，中國文字表達方式是雙管齊下的。一方面用字形表現字義，一方面又用字音表示字

義。以獨體的初文爲例，「日」「月」「山」「川」，一方面可以由「⊙」「☽」「⛰」「〰」的形體去想像它的意義；一方面又可以由「實」「闕」「宣」「穿」的聲音去推斷它的意義。以合體的孳乳字爲例，「淺」「錢」「殘」「賤」，一方面可以由「水」「金」「歹」「貝」的形符去分析它的性質，一方面又可以由「戔」的聲符去了解它們必含有「小」的意義。當然，上面說的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論；因爲，有一部份象抽象之形的初文，如「上」「下」等，和有一部份形與形相益的孳乳字，如「武」「信」等，偏重於形體。它的意義在形體上表達得較爲明白，在聲音上必須窮追語言的根源才可發現與意義間的關係。

總之，「形」「音」「義」是文字三要素。而中國的文字，在字形上，既記錄字音，又表現字義；在字音上，或效物形的音，或效物義的音；在字義上，既源於字形，又源於字音：形、音、義三者之間，綰結得尤其密切。

第六節　中國文字的特性

在敍述中國文字的稱謂、淵源、初造、演進、要素的時候，對於中國文字的特性，曾經有點點滴滴的透露，這一節，要把中國文字的特性歸納成幾個要點，然後一點一點地加以討論。

一、中國文字的完整性。

純由形體上觀察，中國文字各有其「完形」(Gestalt)，周先庚氏發現中國文字這種特性，曾在美人判斷漢字位置之分析一文指出中國文字：「每字有每字的個性；每字的結構組織，都像一個小小的

建築物：有平衡，有對稱，有和諧。字與字的辨識，因此就非常有標準，特別不容易模糊。比較西洋文字，每字是多個大同小異的字母所組成，而又橫列成一平線；字與字間的箇性、完整性、或『格式道』，就少得多。」

在分析這一段話之前，必須先知道什麼叫做「格式道」？格式道是 Gestalt 的音譯，它的意譯就是「完形」。德國有一派心理學家，曾經根據多次的實驗，發現人類對外物的認識，是先認識外物的完整形狀，然後辨別外物的構成成分。因此，他們主張學習必須先全體而後部分，先綜合而後分析。這便是學習心理學上有名的完形心理學派的主要理論了。我們試將中國文字分析一下，不外「獨體」「合體」兩種。獨體的「文」，其「完形性」固不必說。合體的「字」，大部是由兩個「初文」合成的；少數是由三個「初文」合成的；由三個以上「初文」合成的字，就非常非常少了。而且初文合成一字的方式，或者左右排列，如「理」字「論」字；或者上下排列，如「簡」字「繁」字；或者內外排列，如「固」字「國」字：都以完整的方塊出現，代表一個聲音、一個本義，也充分表現出「完形」的特性。學習中國獨體與「初文」和由二三個初文合成的「字」，當然要比由平均七八個字母構成的西方文字便利了。所以古文字學研究者董作賓先生論中國文字，就指出：「我們文字現在雖已距離圖畫甚遠，但每箇字自成一個獨立的單位，具體的代表一箇語言、一箇印象、一件事物；試之初學幼童，反較拼音文字爲易記，教育心理學者多次測驗，可資證明。」（見中國文化論集第一冊）

二、中國文字的統覺性。

統覺（Apperception），也是學習心理學上的一個名詞，或譯爲類化，指學習上利用舊觀念造成新

觀念的歷程。我們知道：中國全部文字，是由五百個左右的「初文」構成的。每一個初文，都是一個「觀念」的單位，也就是「詞」，我們叫它「原始的單音詞」。由「初文」合體而成「字」，每一個字，也是一個「觀念」的單位，還是一個詞，我們叫它「後起的單音詞」。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構成來表示一個「觀念」的，仍然只算一個「詞」，我們叫它「複音詞」。當我們學習「複音詞」，可以「單音詞」爲基礎，並且連帶地獲知構成「複音詞」的每個「單字」的意思；當我們學習「後起的單音詞」，可以「原始的單音詞」爲基礎，並且連帶地懂得構成「字」的每個「初文」的意思。因爲中國文字有這種統覺的特性，所以學習上非常方便。

舉例來說：認得一個「論」字，知道它的意思是「言語有條理層次」，於是附帶地懂得構成「論」字的兩個初文：「言」和「侖」的音義。「言」代表「言語」，所以可以連想到部首屬「言」的字，如：談、謂、誇、訥、訕、諷、誦、讀……等等，都與「言語」有關；「侖」代表「ㄌㄨㄣˊ」的聲音，也含有「條理層次」的意思，所以可以連想到聲符作「侖」的字，如：倫、掄、淪、棆、綸、輪……等等，讀音一定近於「ㄌㄨㄣˊ」，而且可能有「條理層次」的意思。再以「論」字爲基礎，可以推想許多「複詞」。如：「論價」「論解」「論學」「論據」「論決」「論爭」「論次」「論述」「論證」……及「言論」「高論」「謬論」「議論」「理論」「辯論」……的意思。這種「統覺性」，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文字能够趕得上中國。

三、中國文字的穩定性。

拼音文字是以字形標音的；中國的方塊字却是以字形標義的；其中大部份標義之外也兼標音。這

兩種方式到底利弊如何？章太炎先生替胡以魯國語學草創作序，曾說：「卽形而存音者，地逾十度，時越十世，其意難知也。卽形而存義者，雖地隔胡越，時異古今，其文可誦也。」兩句話便說穿了其間的優劣。

印度版圖略小於我國，全國方言不下百數十種。文字以梵文爲主，而各地依方音造出的文字，竟有三十幾種。印度以一個文明古國，後來却長年受異族統治，不能團結禦侮；甚至獨立之後，至今內部動盪不安。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印度缺乏一種共通文字來維繫民族感情，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這是拼音文字因空間距離而必然產生的分歧現象。而且，拼音文字，除了作爲語音的符號外，本身別無意義。語言是隨歲月在漸變的，因此拼音文字勢必隨語言改變而改變。以英文爲例，十七世紀莎士比亞作品上許多文字，已經和今天的英文不同。並且儘管英文字隨着英語在變，仍然無法作到「看字讀音」的地步。同一個 a，在 father, all, late, Asia, hat 中，讀音各不相同；同一個 C，在 city, careful, official 中，讀音也各不相同。日本文字有一部份是「假名」，也是標音的，這些假名，僅僅隔了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發生巨大的變化。這種現象正是拼音文字因時間推移而必然發生的分歧現象。再看我們中國，雖然語言方面有官話方言的差異，寫在紙上卻無東南西北的分別。如果當倉頡整理書契的時候，就開拼音文字的例子，那麼各地不免用方音造字，非像歐洲一樣因語言文字不同分裂成許多國家不可。正因爲我們使用表意文字，所以數千年文化，能够一脈相傳；許多種方言，也由文字統一起來；形成一個有七億人口的偉大民族。這一種文化的持久力，民族的凝聚力，正是中國文字特有的「穩定性」的成果。

四、中國文字的藝術性。

這裏所說的「藝術」，包括空間藝術、時間藝術、和一種綜合藝術——卽生活的藝術。

在形體上，中國文字由依類象形進而爲形聲相益，循繪畫直系而發展。所以字字如圖，富有美術上的意味。尤其是古文和篆書，這種繪畫式的字體，更富藝術性。因此中國的文字非但可以入畫，和題在畫面上以增加美觀；而且本身也可製成單條或對聯，作爲獨立的藝術品，成爲空間藝術的一種。

在聲音上，中國文字一字一音，又有平仄的不同。所以排比對仗起來，一個字對一個字，一平一仄，可以對得非常整齊。中國的駢文，幾乎句句對稱，每兩個字一個節奏，平仄遞用（卽俗稱「馬蹄韻」），便是這種文字特性的表現。至於近體詩全部用五言或七言，平仄、對仗、用韻，都有嚴格的規則，更非靠這種文字特性莫辦。卽使普通散文，作者也每不自覺地摻入一些駢語。在在都顯示出中國文字具有音樂的節奏拍子，可以認爲是一種時間藝術。

在意義上，中國文字隱藏着一種高深的哲學。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這些形形相益的字，我們可以體會到一種要求言行一致跟講求和平的大國民風度。在許多形聲相益的字裏，也同樣有類似的奧妙的啓發，例如「從心奴聲」的「怒」字，一個人失掉了理智才會生氣，這時他確已變成了內心情感的奴隸。無怪乎美國有名的作家曼紐爾·科門羅夫自述說：「我每學一個漢字就覺得自己更加了解一種偉大的哲學。」是的，每一個中國字，幾乎都代表這個古老民族的智慧，顯示出一個偉大的藝術——人生藝術。

第二章　中國文字學

第一節　中國文字學的定義

在民國以前，文字學都叫做「小學」。「小學」的稱呼，在西漢時期已經成立了。東漢班固根據西漢人劉歆的七略作漢書藝文志，在六藝略末附有「小學」類作品小家四十五篇，全部是關於文字訓解的。後面的序中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所以說文解字敍也說：「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原來古人認爲童子上學，必先認字。認字，必須知道文字的構造和文字的運用。因此，小學裏的保氏先教他們懂得六書。希望他們由很簡單的原理，明白無窮無盡的字，這是認字最科學化的教法。因爲保氏在小學先教六書的緣故，所以過去對於文字學，也就叫「小學」了。

顧名思義，「小學」一定是和「大學」相對的，大戴禮保傅篇說：「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朱熹大學章句序裏也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小學」裏課程，據周禮（就是周官）保氏節的記載，有「六藝」和「六儀」。六藝包括：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六儀包括：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

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大致上和朱熹所說的「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相近。這樣看來，「六書」只是「保氏」在「小學」所教的十二種課程中的一種，把「六書」之學稱作「小學」，是有語病的。

唐朝顏師古替漢書作注，在杜鄴傳「尤長小學」下注解說：「小學謂文字之學也。」他已經曉得「小學」就是「文字之學」。宋朝晁公武作郡齋讀書志，也曾提出「文字之學」的名字來，他說：「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製，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更進一步指出文字之學的內容，應包括體製、訓詁、音韻三方面。可是郡齋讀書志經部第十類類名卻依舊使用「小學」二字，並不曾正名爲「文字學」。於是「小學」這個名詞，就一直沿用到清儒，始終沒有訂正。

到了民國，章太炎先生對於「小學」有很大貢獻。他認爲依據「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這一句話，就以小學這個名詞，算是文字學專有，是不對的。他說：六書固然是小學的基本，然而周禮所說的小學，實在有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六「容」。除了六書之外，還有其他五藝和六容，故小學可以包括六書，而六書不能佔有小學全部。以一部份的東西，佔了全部的名稱，這不合理，我們是應該改正的。所以章太炎先生在國粹學報發表論語言文字之學一文，就說：「語言文字之學，此固非兒童佔畢所能盡者，然名爲小學，則以襲用古稱，便於指示，其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後來章氏的學生錢玄同先生和朱宗萊先生根據章氏的意見，合編了一本文字學，錢氏擔任編音篇，朱氏擔任編形篇和義篇，「文字學」這個名詞，這才算正式啓用了。

文字學名稱的由來，已經說過了。文字學的內涵，究竟是些什麼呢？這問題，又得從頭說起。

首先，試把漢書藝文志所載「小學類」各書的內容作一個分析。其中史籀、蒼頡、凡將、急就、元尙、訓纂等篇，是把當時中國通用的文字，編成有韻的句子，以便記憶和背誦。文字儘量避免重複；凡將和訓纂，全篇竟沒有一個字是重複的。蒼頡傳、蒼頡訓纂、蒼頡故，除列文字形體外，還加以簡單的解釋。八體六技是把各個字的不同寫法編集在一起；別字是把誤寫的別字編集而成。這樣看來，西漢「小學」書的內容是偏重在文字「形體」方面的。

這種以「形體」爲主的「小學」書，隨着時代的推移，內容也逐漸擴大。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後序：「魏世又有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訓詁」專論字義，「聲韻」專論字音，「體勢」專論字形：三者可說是文字義音形的分論。「音義」呢？先列字形而說字音字義，着重形音義的溝通，可說是文字的總論。至於說文、字林，是研究小學尤其重要的兩部書，所以序特別提到。到了宋朝，王應麟玉海分「小學」爲「體制」「訓詁」「音韻」；晁公武也有同樣的分法；清代四庫全書小學類以爾雅以下爲「訓詁」之屬，說文以下爲「字書」之屬，廣韻以下爲「聲韻」之屬。都表明了「小學」的內容，應包括字形、字義、字音三方面的研究。

由上面兩段的敍述，可以看出西漢時代和西漢以後的小學內容，是有狹廣之別的。西漢時代的小學着重「形體」的辨識；西漢以後的小學則包括了形音義的研究。民國以後，像唐蘭，主張文字學應舍棄聲韻訓詁而專講形體。這種以字形的構造及變遷爲內容的狹義文字學，是和西漢時代「小學」內容相符的。錢玄同、朱宗萊兩先生合編的文字學，包括了音篇、形篇、義篇，這種廣義的文字學，正

是西漢以後發展成熟的「小學」形態。

當說到文字的三要素時，會指出凡是一個「文」，或者一個「字」，必定要具備「形」「音」「義」三部份，才能起得了作用。黃季剛先生在聲韻略說上講得好：「形音義三者雖分，其實同依一體：視而可察者形也；聞而可知者聲也；思而可得者義也。有其一必有其二。」換句話說：文字的研究應合形音義爲一體，把三者溝通起來。僅僅只知道文字的「起源」「構造」同「變遷」，或者把文字的「形體」「聲音」「意義」孤立起來作個別的研究，而不進一步追究文字形音義之間的關係，是不能認識中國文字的全貌的。

現在大學中文系有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聲韻學是研究字音的，訓詁學是研究字義的，剩下的文字學，自然是研究字形的狹義文字學了。在學術分類上，這是劃分有它的歷史淵源；在學習歷程上，這種劃分也有它的事實需要。不過必須注意的是：研究字形時，要了解它的音義所在；研究字音時，要和字形字義配合；研究字義時，更不能不講形訓和音訓。這樣，對於全部中國文字，仍然可以融會貫通；而三者的綜合，也就正是廣義的中國文字學的整個內容了。

總之，中國文字學是研究中國文字的科學，它的任務在說明中國文字發生、演進和特性；探討中國文字構造的法則和運用的條理；了解中國文字在形體、聲音、意義上的特殊關係；從而明白中國文字的前途與中國文字學發展的方向。

第二節　中國文字學的發展

中國人研究文字，根據各種文獻資料，可以推知起於周朝；而中國文字研究卓然成爲一種有系統的學問，卻待東漢時作說文解字的許愼出，才算確立；魏晉以降，字形、字音、字義的研究，逐漸分途發展；到了清代便都已登峯造極。茲分四期簡述如下。

一、中國文字學的開創時期

周禮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九歲，屬瞥史、諭書名。」說文解字敍：「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敎國子，先以六書。」根據這些話，可知周代已注意到文字的敎學。爾雅據說是周公作的，其目的，在「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爾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因爲古今方俗的語言，「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其書所記草木鳥獸蟲魚的名稱，很多是新造的形聲字。史籀篇則爲周宣王時太史籀整理成篇的。在先秦典籍中，如左傳有「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的話；韓非子五蠹有：「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的話：由這些敍述，可見春秋戰國時代，人們對文字構造也很注意。周易的彖傳等，有許多解釋，是訓詁學的雛形。

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也統一了文字。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都是用小篆寫的，作爲全國人民學習文字書寫文字的標準本。這種「書同文字」的制度，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其不可抹殺的功績。

劉漢代興，蕭何所定的律令也很重視文字敎育。漢書藝文志引律令說：「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

動。」漢初人把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合併，仍以倉頡爲篇名；摹仿這一類的字書，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長的元尚篇，揚雄的訓纂篇。都是爲小孩子諷讀而編的。

西漢時爲了釐訂文字，還召集過兩次大會，一次是宣帝時徵齊人來正倉頡篇的俗讀，張敞跟着齊人學，傳到杜林，著倉頡故和倉頡訓纂，漢人多推崇他爲小學的創造者。另一次是平帝時徵爰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廷中，揚雄采作訓纂篇。此外，揚雄還著有方言十三篇，說明各地方言之不同。使人知道語言的殊異因乎地域的關係很大；同時更使人明白今語俗言中有不少的古語絕言的遺留。不過西漢時，學術界被今文經派把持着。俗儒鄙夫根據漢時通行的隸書來說解文字，於是有「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士力于乙者爲地」、「八推十爲木」等可笑的說法。因此未能建立有系統的文字學。

二、中國文字學的確立時期

中國文字學的確立，與古文經有密切關係。古文經的來源有二，一類是傳世的古書，如：毛詩、費氏易、左氏傳等；一類得自孔壁，如：禮古經、古文尚書、古文論語等。流傳到劉向父子校中秘書，才發現它們的可貴。劉歆爲了建議在學官中教授這些古文經，寫信給當時主持教育的太常以及在學官教書的博士們。可是因常太常博士全是今文經學家，非但不接受劉歆的建議，還把劉歆趕出京師。這就是今古文之爭的第一回合。古文經是用先秦古籀文字書寫的，比漢代今文經所用的隸書較古。所以古文經學家能從古文經文字中，研究出中國文字的源流及其法則。由劉歆、鄭衆、而賈逵，「六書」的條例愈研究愈成熟。到了賈逵的弟子許愼，當時有「五經無雙許叔重」的盛譽，便能根據

古文經、史籀篇、倉頡篇、以及鼎彝古器上的文字，寫成中國文字學的寶典——說文解字。建立了以六書爲理論中心的中國文字學。說文解字對中國文字學的貢獻，約有下列六點：一、標舉六書的理論，說明了中國文字構造及其運用的原則；二、根據古籀與篆文，把握了中國文字源流與演變的關鍵；三、說明文字的本義，形成了中國文字假借與引申的基礎；四、尊重文字的傳統，集通人古哲解說文字的大成；五、創立五百四十部首，開後世字書編排檢查的先河。除說文解字外，東漢末年還有一本了不起的文字學著作，那就是劉熙的釋名。這本書是作者本其個人的觀察，應用音訓之法，以音近音同的字去紬繹一事一物命名的取義所象。雖然有時不免出於偶合；但作者能够從事推論事物命名之因，探求語根與語詞性的關係，並利用當時方言方音爲證，也可說獨具灼見了。

三、中國文字學的發展時期

自魏晉以至明季，爲中國文字學的發展時期。在這段時期中，我國文字學已有分門研究的趨向；因此，無論在字形、字音、字義、以及六書理論方面，都有專門著作。現分別加以敍述如下。

在字形學方面：晉呂忱的字林是繼說文解字後的專著，據封氏聞見記，字林也是五百四十部，字數有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比說文增加三千多字。字體是用隸書書寫，魏書江式傳以爲「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不過其書現在已亡佚了。南北朝的南陳時代有顧野王的玉篇三十卷，也分五百四十部，唯次序與說文略異；收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大抵本於說文，出於說文之外的字，多錄自三倉等書。在注解方面，先音、次證，次案、次辯證，次又一體，略有五例。可惜現在古逸叢書影印日本所存原文，不過十分之一二；而曹棟亭本、澤存堂本、建安鄭氏本又都是孫強增加字本，又是略出

本，注文大部刪去了。到了唐朝，李陽冰中興篆籀，刊定說文，常自發新說。南唐二徐都研究說文。徐鍇作說文繫傳，很攻擊李陽冰之妄改說文；其兄徐鉉後歸宋，校定說文，世稱大徐本說文。

當中國文字從隸而楷，在書寫方面曾造成混亂。據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篇，當時北朝「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所以顏氏家訓書證篇有「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之歎。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於是就有俗字學與字樣學的出現。前者的代表作有題服虔所著的通俗文，專門蒐集當時俗字，顏氏家訓書證說：「文義允愜，實是高才。」又說：「河北此書，家藏一本。」可見此書流行之廣。後來如王義小學篇，葛洪要用字苑，何承天纂文，阮孝緒文字集略，一直到敦煌所出唐人寫的俗務要名林、碎金之類，都屬這個系統。這些書在考證當時典籍上自然有其功用；但在形體方面，不合六書，不是正體，所以受時代之淘汰，大多散失湮滅了。至於字樣之學，目的在確定楷書的筆劃，重要著作有顏師古的字樣，杜延業的羣書新定字樣，顏元孫的干祿字書，歐陽融的經典分毫正字，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西元七三五年）作的開元文字音義，以及與開成石經同時刊行的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都屬這一系統。後代雕板，字體都依開成石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爲準，一千二百年來，中國字體不致隨「俗」浮沉，而獲致穩定統一，這是字樣學的功績。

在字音學方面，魏孫炎作爾雅音義，開始采用反切，爲中國聲韻學上一大發明。接着李登作聲類，是我國第一本韻書。此後音韻鋒出，比較重要的著作有呂靜的韻集，夏侯該的韻略，陽休之的韻略，周思言的音韻，李季節的音譜，杜臺卿的韻略。而集諸音南北朝韻書之大成的是隋陸法言的切

韻。搴選精切，除削疏緩，並能溝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爲韻書中的經典。切韻以平上去入分卷，平聲又分上下，共五卷；平聲五十四韻，上聲五十一韻，去聲五十六韻，入聲三十二韻，共一百九十三韻；收字在一萬二千左右。其後如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孫愐唐韻，李舟切韻，以及宋陳彭年奉勅修輯的大宋重修廣韻，丁度的集韻，都是繼切韻而稍有修改的韻書。元代重要韻書有周德淸的中原音韻，明代有洪武正韻。大致上都可由其書而推知當時文字的讀音。

在字義學方面：東漢末年，鄭玄採合今古文，偏注羣經；相沿而歷南北朝，因受釋者翻譯及說唱佛經的影響，於是又有隋唐諸儒的音義之學及義疏之學；又因解者紛歧，寫本不一，於是又有集解及孔正之學；迨顏師古五經定本出而後經典無異文；孔穎達五經正義出而後經書無異說。學術既隨政權分合而歸於統一，以錮塞讀書人的思想，那麼一二才智之士，就不得不以己意說經，於是有宋明人高談義理的理學。字義的訓詁便在這經學附庸的風潮裏隨波起伏，受到注意或卑棄。

後漢的樊光、李巡、犍爲舍人、魏孫炎等都有爾雅注。而集大成之作，則爲晉郭璞的爾雅注。郭注特色很多：一爲引方言以證爾雅；二爲引今語以廣爾雅；三爲明語言之通轉；四爲明語義之演變。加上取材豐富，態度謹愼，能正舊注之失，故其書一出，舊注幾完全廢棄。魏張揖作埤倉和廣雅。廣雅體例同於爾雅，收集易、書、詩、三禮、三傳經師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讖緯之記，倉頡、訓纂、滂熹、方言、說文之說，可以考證古義，可以校讎古注。是訓詁學不朽著作之一。還有小爾雅一書，作者未詳，大概是漢魏以來補續爾雅之作，其中所載，多是古訓，可補爾雅之遺闕；解說訓詁，也頗能闡明經義。唐時，陸德明作經典釋文，訓經傳舊音之利病，辨俗

字之是非，其書不但爲訓故音義之總滙，也是校勘輯佚的寶典。宋人於爾雅之解說，以邢昺的爾雅正義最著名，能補郭璞注之未足，並引舊籍以證郭注。至如以聲近通借及音義相同說解同義諸字，也頗能明訓詁的道理。此外，陸佃有爾雅新義，羅願有爾雅翼，均爲雅學的支流。元人株守宋儒經說而忽略注疏，故於古音古義多所牴牾。到了明季，朱謀㙔之駢雅，楊愼之古音駢字，古音複字，方以智之通雅等書，都能明乎聲近義通的道理，脫去文字形骸的拘牽，棄虛就實，實開清代考證之先河。

在六書理論方面，宋王聖美創右文說，以爲形聲字的聲符，大抵兼有意義，是訓詁學裏一條重要的法則。宋鄭樵著象類書十一卷，以獨體爲文，合體爲字，立三百三十母爲形之主，八百七十子爲聲之主，合千二百文成無窮之字。他批評說文「句」「半」等部，只是聲符，不是形符，不宜以爲部首，而把五百四十部歸併成三百三十部。這本書已失傳，但在他另一部著作——通志六書略，尚可看出他六書理論的大概。元時有楊桓的六書統、六書泝源，戴侗的六書故，周伯琦的六書正譌；元明之間，有趙撝謙的六書本義；明時有魏校的六書精蘊，楊愼的六書索隱等，對六書都有所發揮。

四、中國文字學的極盛時期

清代是中國文字學極盛時期。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先導大師如顧炎武等極力提倡；另一方面卻是因爲清代文網太嚴，學者隱晦埋光，不得不移其精神，專致力於考證訓詁之學，於是造成文字學的發達昌盛。

顧炎武有見於宋明以來，以明心見性之空談，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於是起來指斥空談之誤，首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擺脫宋儒的羈勒，直接反求義理於古經。又主張「讀經自考文始，考

文自知音始。」以爲想研究數千年以前的書籍跟義理，非先知音韻，解文字，明訓詁不可。所以積三十年之久，撰成音學五書：計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開有清三百年間研究聲韻文字訓詁之學的風氣。

清代聲韻學方面的成就，可分古韻之學，古聲之學，切韻之學加以說明。

古韻之學，在清之前，如宋吳棫、鄭庠，元戴侗，明陳第，都曾加以探究。或用詩、易、楚辭的押韻以明古韻之現象；或合併唐韻以明古韻之分部。啓後人研究古韻之機。顧炎武一方面據詩、易之音以明古韵的實際；一方面於「就唐韻求其合」之外，更「析唐韻求其分」，據廣韻部份離合，析古韻爲東、支、魚、眞、蕭、歌、陽、耕、蒸、侵十部。此後，婺源江永作古韻標準，考三百篇古音，證以經傳騷子諸有韻之文，眞、元，蕭、尤，侵、覃，各爲二部，計爲十三部。金壇段玉裁作六書音均表，分支部爲支、脂、之三部，又自眞部分出諄部，自尤部分出侯部，定古韻爲十七部。並以詩經韻、羣經韻及歸納諧聲偏旁以爲證明，古韻分部，大體粗定。休寧戴震，是段玉裁的老師，但他的聲韻考卻成於六書音均表之後。戴氏明陰陽同入之說，把陰聲、陽聲、入聲分而爲三，多出入聲：屑、乙、黠、遏、億、堊、約、屋、邑、諜十部，而合段氏眞諄爲殷部，合段氏尤侯爲謳部，故爲二十五部。曲阜孔廣森，更明陰陽對轉之理，以詩所見字爲目，定爲十八部，與段氏不同者，爲東冬分部，而眞諄不分，又別出廣韵「緝合」等九韵爲「合」部。高郵王念孫古韻譜，考以九經楚辭用韻之文，不從切韻之例，比段氏多出至、祭、緝、盍四部，爲二十一部。後又作合韻譜，從孔廣森東冬分部之說，定古韻爲二十二部。歙縣江有誥著音學十書，以說文諧聲證詩三百篇，破唐韻分部之未安，增訂

顧段之說，定爲二十一部，多與王念孫不謀而合，僅少「至」部。民國以後，餘杭章太炎先生分古韻爲二十三部，蘄春黃季剛先生分古韻爲二十八部。大抵根據江戴段王的古韻分部，而加以補苴整理而成。

清代古聲之學，不如古韻之學的愈出愈精。研究古聲而著成績的，只有錢大昕一人。十駕齋養新錄卷五古無輕脣音條下云：「凡輕脣之音，古讀皆爲重脣。」又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條下云：「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別也；求之古音，則與端透定無異。」又說：「古人多舌音，後世多變爲齒音，不獨知徹澄三母爲然也。」民國以後，章太炎先生有「古音娘日二母歸泥說」，見所著國故論衡。曾運乾有喻四古歸定之說，見所著「喻母古讀考」；又有喻三古歸匣之說，見所著「切韻五聲五十一類考」。於是黃季剛先生博綜前賢之說，比較研究，而有古聲十九紐之發明。探源追本，錢氏篳路藍縷，功不可沒。

清代切韻之學，以番禺陳澧切韻考爲絕作。陳氏是第一個悟到利用反切以探求中古聲韻系統的人，他研究反切的方法是：「切語之法，以二字爲一字之音，上字與所切之字雙聲，下字與所切之字疊韻。今考切語之法，皆由此而明之。切語上字與所切之字爲雙聲，則切語上字同用者，互用者，遞用者，聲必同類也；今據此系聯之，爲切語上字四十類。切語下字與所切之字爲疊韻，則切語下字同用者，互用者，遞用者，韻必同類也。今據此系聯之，爲每韻一類、二類、三類、四類。」方法十分科學。黃季剛先生以中古音有四十一聲類，就採用陳氏四十聲類之說而分明類爲明微兩類而成。

清代文字之學，以說文爲中心，也有從來未有的興盛。我們知道，顧炎武雖以「讀經自考文始，

考文自知音始」，可是，由於有明一代從沒有刋行過說文，因此顧氏終其生不曾讀過說文，所以不能由「知音」進而「考文」，這不能不說是顧氏的生平憾事之一。順治十年（西元一六五三年），汲古閣毛氏方才根據宋本重刋徐鉉本說文；乾隆四十七年（西元一七八二年），汪啓淑才刻徐鍇的說文繫傳。跟着漢學的復興，說文之學也昌盛起來。而最負盛名的，有段、桂、王、朱四大家。段玉裁著說文解字注三十卷。擇從善本，校勘許書，更定俗字，考正舊次，辨明原文；對許書的立文分部，屬辭說解，引經稱古，剖析說明，至爲精審；並詳考訓詁得失，訂定古韵分部，使說文一書不僅成爲字形學的寶典，而且成爲聲韵訓詁學上重要依據。所以盧文弨說：「自有說文以來，未有善於此書者。」（謝啓昆小學考卷十引。）王念孫也說：「千七百年來無此作。」（段注說文卷首王序。）不過段氏勇於自信，往往以己意推定校正，破字創義。所以鈕樹玉有段注訂，徐承慶有段注匡謬，馮桂芬有段注考正，對段注頗多抨擊。桂馥著說文義證五十卷，恪守許舊，無敢出入，只是博引他書作旁證，每字羅列羣說，令讀者紬索而自得，是一本材料最豐富的注解。王筠著說文釋例二十卷，說文句讀三十卷。釋例就說文一書，參以各家之說，條分縷析，分別標舉，爲之疏通證明，以發明古人製字的本意，許愼著書的體例，以及千餘年傳寫變亂之故，私意竄改之謬。對六書系統尤有科學的分析。句讀成於釋例之後，隨文順釋全書，自序謂不同於段注者有五：一曰刪篆，二曰一貫，三曰反經，四曰正雅，五曰特識。對於一字兩見者，審定部居，定其去留；對未按義形音次序的說解，皆提正之；對說文引經異於今文的地方，加以辯護；說文的說解不同於爾雅者，根據許愼的意思糾正郭璞注的錯誤；並且還援引經義表彰許愼許多創見的正確。朱駿聲著說文通訓定聲十八卷。所謂「通訓」，是「通其

可通之轉注」跟「通其不可通的假借」。所謂「定聲」，是「以字之體定一聲」；「以經之韻定衆聲」；「以通轉之理定正聲變聲」。全書以韻編排，取說文九千餘字，分爲一一三七母，編成十八部。每字於本訓外，列轉注、假借二義；無關於本義、轉注、假借的，另列別義。凡經傳及古注以聲爲訓者，詳列各字下，標目叫聲訓。因方國時代不同而有出入者，就叫作音轉。與上述段王桂三氏之作，迥異其趣。四大家之外，如嘉定錢大昭說文統釋、海寧陳鱣的說文解字正義，也頗負時譽。

清代訓詁之學也很發達，而且很有成就。先導大師是顧炎武。顧氏的日知錄、詩本音等書，於古音古義多所發明。與顧氏同時的，有黃宗羲和王夫之。黃氏主先讀經，並兼讀史，力闢河洛方位圖說的錯誤，開胡渭易圖明辨的先端；又著授書隨筆，則爲閻若璩爲古文尚書疏證的先導。王氏的周易稗疏、詩經稗疏、四書稗疏，解說名物制度都能上溯爾雅毛傳。到了乾嘉時代，惠棟戴震爲漢學元宗。惠棟的九經古義等書，都能就古音以說古義，發明毛傳鄭注之旨。戴震作毛鄭詩考正、孟子字義疏證、爾雅文字考、方言疏證諸書，也很精詳。戴氏主張：「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又說：「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他求訓詁的準則，是：通古音，曉古字，明歸納，重證據，很富科學精神。惠棟的弟子有江聲，著尚書集注音疏；又有余蕭客，著古經解鉤沉。王鳴盛、錢大昕也受惠棟影響：王氏有周禮軍賦說、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篤守漢儒家法；錢氏著二十一考異、十駕齋養新錄、於經史音韻，頗多發明。戴震的弟子有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等。段氏除注說文外，於古文尚書、毛詩、周禮、儀禮均有所著述；王氏作廣雅疏證，考究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只求語根，不言本字；申明轉語，比類旁通；張揖誤采，博考證失；先儒誤

說，參酌明非。段玉裁譽其「能以古音得精義，天下一人而已。」王氏又作讀書雜志，亦很精博。孔廣森的公羊通義，當時稱爲經學。又在爾雅方面，有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方言方面，有杭世駿等爲之廣續，趙翼等考證常語；釋名方面，廣續者有張金吾等，校讐者有畢沅等。此外，清儒在訓詁學上，另闢一新門路，就是語詞的釋別。虛字意義本不易確指，舊來的注疏家不是把它誤解爲實字實義，就是用「辭也」「語助」等籠統的詞彙含混地講過去。清朝劉淇著助字辨略，專辨助字之義：才對這些虛字作深入的研究。王念孫的兒子王引之，作經傳釋詞，以演繹、歸納的方法，參以文義、辭例、句法、異文，專門討論古書虛字的訓釋，全書釋字之例：先列本義，再列假借義，並舉經籍例句以爲證明。他的解釋都能正確恰當，連當時最反對漢學的方東澍也不得不欽佩地說：「實足令鄭朱俯首，自漢唐以後，未有其比。」王引之又作經義述聞，以校勘及訓詁古書上許多誤讀及前人誤解的文句，也是很有益於學者的工作。還有，古書的章句組織也與後人不同，如不瞭解章句、修辭等，在讀古書時必有許多困難及錯誤，因此，俞樾又承王引之之後，用深入淺出的手法，條理明析的排比，著古書疑義舉例，對古書的文法、語法、訓詁、修辭、校勘，加以精密的研究，所以劉師培嘆爲發千古未有之奇的絕作。俞樾又有羣經平議、諸子平議，都是足堪對抗王氏父子的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的巨著。總之：清朝的學者，都能以「就古音以求古義」作訓詁的原則；以「比例而知，觸類長之」爲訓詁的方法，以「搜考異文，廣覽箋注」爲訓詁的輔助。因此他們在訓詁學上有突飛猛晉的發展，有遠超前人的成就。

至於民國以後，由於材料的增加，方法的進步，文字之學更以嶄新的面目出現。這些，要留待下

節再加敍述了。

第三節　中國文字學的新境界

以說文、廣韻、爾雅爲中心的我國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發展到清朝，有了空前未有的發達，而臻登峯造極的地步。民國以來，中國的文字學家們，一方面在清人奠定的鞏固基礎之上，對說文、廣韻、方言等等，作了一番總整理、大補充的工作；另一方面，利用金石甲骨敦煌寫本等材料，並且接受西方比較文字學跟語言學的知識，於是使中國字形、字音、字義之學，更突破說文、廣韻、爾雅的範圍，邁進了嶄新的境界，展現其多姿的面目。

在字形學方面，丁福保所編的說文解字詁林，是一本說文注解的總結集，代表近二千年許學的總成績。同時，由於金石文字的利用，甲骨文字的出現，邊胞文字的研究，異族文字的比較，一片廣大而有前途的新領域正在開闢之中。

說文解字詁林，是江蘇無錫人丁福保繼佛學大辭典之後的另一鉅製。丁氏自二十二歲（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肄業南菁書院時，就心想依許愼「博采通人信而有徵」的宗旨，聚大小徐跟各家說文以及各文集筆記中討論說文的文章，照許書原來次序，逐字類聚，爲說文解字詁林一書。經三十多年的搜集整理，全書終於在民國十七年出版。正文依大徐本原次，每字提行爲一條。採用各書的次第，以大徐本爲第一類，凡考訂大徐各家凡二十種附後；以小徐本爲第二類；凡考訂小徐各家凡五種附後；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爲第三類；凡補訂段注的專著凡十種附後；以桂馥的說文義證爲第

四類；以王筠的說文句讀及釋例爲第五類；以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爲第六類；以各家學說之有關說文者爲第七類，包括章太炎文始等凡百有七種；以各家引經考證及古語考爲第八類，凡二十一種；以各家釋某字釋某句爲第九類；以各家金石龜甲文字爲第十類，凡七種。以各書之原敍及例言，與各書之總論說文或六書等文字，放在全書之前，叫作前編；以說文逸字之考釋附錄於書後，叫作後編。可說是集說文大成之作。

金石文字起源頗早，墨子兼愛下：「何以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墨子所說的先聖六王，包括禹湯文武；換句話說，在夏商周時代，我國就有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的文字了。依據現存的三代吉金，我們可以相信墨子這些話是正確的。禮記大學篇載有湯之盤銘；左傳昭公七年載有正考父之鼎銘。間接也可證實墨子的記載。而許愼作說文解字，就已利用這些金石文字，以期略說文字的遠流。敍所謂：「那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就是這種意思。可惜漢代所出土的金石並不多，許愼錄之於說文解字書中的「古文」也就很少了。宋代收集金石之風頗盛。不過像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大抵只有器圖而未摹入文字；呂大臨的考古圖，王俅的嘯堂集古錄，王黼等奉敕撰的宣和博古圖，除畫出器物，並摹刻其文；到了薛尙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開始以諸器之銘詞文字爲箋釋的對象，爲研究金文第一部專書。元明兩代研究金文的人很少。清代官修的，有西清古鑑、西清續鑑甲乙編，寧壽鑑古等書，皆摹其文字，繪其器物，並爲釋文。私家著錄，有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

書。清末是大數作字說，說帝字王字等，很是詳細；又作說文古籀補，利用金文以補說文，體例完美，便於翻檢，爲整理金文較善的著作。吳闓以後，丁佛言、強運開都曾著它作補。而林義光的文源，徐文鏡的古籀彙編，于省吾的雙劍誃吉金文選，楊樹達的積微居金文說、容庚金文編，以及金文叢考、金文續考、殷周金文辭大系等書，都代表着研究金文的成績，前途可說非常美好。

在甲骨上發現文字，是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的事。有一位山東人，叫王懿榮，在北京作國子監祭酒（相當於現在的國立大學校長），他因爲生了病，派人去北京菜市口一間著名的大藥店達仁堂去買藥，裏面有龍骨一味藥。王氏把買來的藥一包一包檢查一遍，竟發現龍骨上有刻着的文字。雖然他不能確認，但知道一定是古代文字。於是他就托山東古董商打聽龍骨的來源，共計花了三千多兩銀子，買了一千多片龍骨跟龜版。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打進了北京城，王懿榮自殺殉職。收藏的甲骨被劉鶚買去，劉鶚又繼續收購甲骨，多時計有五千片以上。那時羅振玉幫劉鶚從他所藏甲骨中，選了一千零五十八片，搨出來印了一部書，叫鐵雲藏龜，在光緒二十九年出版。爲甲骨文資料印成書的開始，可惜採用石印，所以不太清楚。羅振玉繼承劉鶚的收藏，民國元年用珂羅版影印二千二百二十九片甲骨，書名叫殷虛書契，內容既豐富，印刷又清楚，很受世人重視。民國六年，加拿大教士明義士摹寫他自己所藏甲骨上文字，影印成書，叫殷虛卜辭。民國十年，日本人林泰輔印的龜甲獸骨文字也出版了。自此以後，研究甲骨文的風氣大盛，從認字開始，接着加以考釋，以至用甲骨文來糾正古書記載的錯誤，補充古書記載的不足。使甲骨文非但爲研究文字學的最古資料，而且爲研究殷代社會史的最有價值的材料。中外人士所寫有關甲骨的文章，約有八百篇左右，著成的專書，也在一

百本上下。其中如孫詒讓的契文舉例，羅振玉的殷虛書契前編、後編、續編，王國維的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唐蘭的天壤閣甲骨文字考釋，葉玉森的殷契鉤沉，容庚的殷契卜辭，商承祚的殷契佚存，中央研究院的殷虛文字甲編、乙編、丙編，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皆頗精審。字典式的專著，有王襄的殷虛類纂，商承祚的殷虛文字類編，孫海波的甲骨文編，朱芳圃的甲骨學文編，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釋，最便檢查。綜合式的敍述則有陳夢家的殷虛卜辭綜述，引得式的專著則有日本人島邦男的殷虛卜辭綜類，兩書雖然都有些錯誤，但用來找尋資料，頗爲方便。

我國版圖遼闊，文化廣被，歷史上如唐代在新疆的于闐國，在雲南的南詔國，都使用漢字。前者見敦煌石室壁畫題字；後者見於中央研究院的發掘報告。現在，鄰邦使用部份漢字的，仍有韓國、日本、琉球、越南等國。但是我國人口衆多，民族複雜，邊胞也有不用漢字的，歷史上如宋代有遼文、西夏文；元代有蒙古文；清代有滿洲文。現在西南山地的羅羅族用爨文；麼些族用麼些文；西藏人用藏文；新疆維吾爾族用回文；蒙古人用蒙文。這些邊胞文字的研究自然也是中國文字學工作之一。加上近年比較文字學知識的輸入，我們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國表意文字之外，還有西洋的標音文字，更知道世界上許多古老的文字，如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聖書字，克利特島的表形字，原也是象形的。這些，在我們研究古文字及六書時，都可作爲參考。

在字音學方面，黃季剛先生有古本聲十九紐，古本韻二十八部之發明；最近作者的門生陳新雄倡古聲二十二紐，古韻三十二部之說。而切韻殘卷、韻鏡等的重出，使切韻學、等韻學的研究受到鼓勵。還有西方語音學知識的輸入，使聲韻學家能由「聲類」「韻類」的分析，進而求「音值」的擬定。

這一切都令人十分興奮。

民國以來，由於西北探險和故宮開放，韻書方面有許多古寫本和古刻本書卷的發現和流傳，着實新添了許多重要的材料。其中傳存於國內的，有吳縣蔣斧藏的唐寫本唐韻一種；北平故宮博物藏的唐寫本刊謬補缺切韻一種。國外流散的，有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五代刻本切韻若干種，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唐寫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一種，唐寫本韻書序二殘卷，寫本守溫韻學殘卷一種；日本大谷家藏的唐寫本韻書斷片一種；德國柏林普魯士學士院藏唐寫本韻書斷片二種，刻本切韻殘葉一種；英國倫敦博物館藏唐寫本歸三十字母例一種。從這些殘缺材料裏可以看出韻書體製的演變，鉤稽韻書源流的脈絡，判斷韻書系統的劃分；並且解決了今傳廣韻在古本韻中雜有變聲的問題。（例如「先」爲古本韻，而有「牀」紐之「狦」字等等，這些都是廣韻後來增加的字，不見於上述各殘卷中。詳見拙作影印十韻彙編後記。）

韻鏡一書，在中國久已亡佚。清末，黎庶昌使日，正值日本明治維新，把中國舊書大批賣出。黎氏隨員中有位名叫楊守敬的，以廉價買了許多善本絕版書，韻鏡就是其中的一本。在此之前，講等韻學的都把僞托司馬光作的切韻指掌圖當作韻圖的權輿，自韻鏡發現之後，大家才知道韻鏡之成書遠在切韻指掌圖之前，因爲韻鏡序下有注說：「舊以翼祖諱敬，故爲韻鑑，今遷祧廟，復從本名。」所謂「翼祖」是指宋太祖的祖父，韻鏡既本名韻鏡，而後來才避宋太祖的祖父的諱而改名，可見韻鏡成書是在宋朝之前。而比時期更重要的是它完全保存切韻系韻書的系統，是正韻書之失及補韻書之不足的絕好資料。

民國之後，在聲韻學方面還有一條新開的途徑，那就是利用西方語音學的知識，進而擬定古音的音值。民國九年，法人馬伯樂在越南河內遠東法文學校學報發表了一篇長文：唐代長安方音，是這條新途徑的起點。接着在民國十五年，有瑞典人高本漢出版了他的巨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他參用反切、韻圖跟現代方言三種材料，對於切韻的語音有很詳細的構擬。不過高本漢忽略了切韻系韻書溝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特色，誤以廣韻的反切，係西安一時一地的方言（馬伯樂也有此錯誤），所以許多假定的讀音實在很可笑。高本漢又著有詩經研究，是進一步構擬周秦古音的。國內的學者，對於古音音值有所擬測者，有董同龢，著有上古音韻表稿；還有羅常培和周祖謨，合著有漢魏六朝韻部演變研究。而陳新雄的博士論文：古音學發微，對古音音值及其變入中古音的情形，都有很精確的敍述。

在字義學方面，民國以來的學者，集中力量在語源探討及方言研究上下工夫，這一方面固然是繼承了劉熙的釋名之學，揚雄的方言之學的未竟事業；另一方面也可說近代西方語言學知識的傳入所激起的風潮。

章太炎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最洽博的國學大師。事實上，太炎先生並且是一位最能吸收新知的學者。他接受佛學以說諸子，固也爲衆所熟知；而他接受西方語言學來講解中國語言文字之學，知道的人卻不多。例如：太炎先生解釋說文敍上「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說：「類謂聲類；首者，今所謂語基。」（國故論衡上卷轉注假借說。）所謂「語基」，現在也叫「語根」，相當英文的 root。這分明是受西方語言學的影響。太炎先生了解：在語言演進的過程中，許多詞彙是

從同一語根變易孳乳，而形成一個語族的。於是讀音相同或相近的文字，意義也往往相同或相近。他所著的「文始」，便是根據這種語言學說寫成的。後來，太炎先生的學生沈兼士作「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推闡」，主張利用形聲字的聲符兼義的道理，來比較字義，尋求正詁。作者的門生黃永武作「形聲多兼會意考」，首述形聲多兼會意說略史，再彙集前人所創形聲多兼會意說之例子，凡一千有十五例。最後抒其創獲之例。爲自有右文說之後，最有系統的專門著作。

在方言研究方面，章太炎先生的新方言也是最值得介紹的一本書。這本書蒐集今人口語中「難通之語」，從古今音變的條例，上稽爾雅、說文，求其本字本義。解決了許多筆札常文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第二篇　六書篇

第一章　六書概說

第一節　六書的名稱與次第

說文解字敍：「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許愼說明六書，以周禮爲根據。周禮是記載周代官制的書。在地官、保氏節曾記載：「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這是「六書」一詞見於經籍的開始。不過是哪六書呢？周禮卻不曾指明。因此後人所說名稱次第往往不同。班固作漢書，在藝文志、六藝略、小學類後敍中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同樣根據周禮（周官卽周禮），而六書名稱次第與說文敍不同。鄭玄持周禮作注，引鄭衆的話：「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又不同於班固、許愼。而後衆說紛紜，統如下表：

人名	書名	名稱及次第
班固	漢書藝文志	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
鄭衆	周禮解詁	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
許愼	說文解字敍	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
衞恒	四體書勢	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
顧野王	玉篇	象形、指事、形聲、轉注、會意、假借
陳彭年	唐韻	象形、會意、諧聲、指事、假借、轉注
鄭樵	通志六書略	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
王應麟	困學紀聞	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
張有	復古編	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
趙古則	六書本義	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
吳元滿	六書正義	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
戴侗	六書故	指事、象形、會意、轉注、雙聲、假借
楊恒	六書溯源	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諧聲、假借
王應電	同文備考	象形、會意、指事、諧聲、轉注、假借

從上表，可以看出「六書」的名稱，「象形」「轉注」「假借」三書，各家名稱相同；「指事」，班固叫「象事」，鄭衆叫「處事」；「會意」，班固叫「象意」；「形聲」，班固叫「象聲」，鄭衆、陳彭年、鄭樵、王應麟、張有、趙古則、吳元滿、楊恒、王應電都叫「諧聲」，戴侗則寫「諧聲」。在這些不同的名稱中，哪一種最妥善呢？先來看看班固的「四象」：象物、象事、象意、象聲。物有形，當然可以「象」；事、意、聲，沒有形，便不能說「象」了。所以班固「象事」「象意」「象聲」三個名稱，有些含糊，不太妥當。指事，鄭衆叫處事，似乎也不如指事明確。「指」有「指示」「指明」的意思；「事」爲動作、狀態、位置等等，都是抽象的，沒有具體的形可象；所以造字者只好用符號來「指示」「指明」。要是叫作「處事」，意思就很難說得通了。「形聲」是「形符」和「聲符」的相加。叫「諧聲」或「諧聲」，專重聲符，不提形符，便不如「形聲」一詞完滿了。這樣說來，六書的名稱，當以許愼所說：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最爲妥善。

在「六書」次第方面：東漢班固、許愼、鄭衆三家，所述既多不同；於是後來的文字學者，主張也互有出入。

班固是史學家。他默思文字制定的歷程，以爲先民最初可能僅會描繪實物的形象，所以列象形爲第一；然後才知描繪抽象的動作、狀態、位置等，所以列象事（指事）爲第二；非事物之屬的意念，每無形可象，無事可指，於是先民合兩文以表意，所以列象意（會意）爲第三；文字在形體方面的衍變，到此可說發展至極限。「窮則變，變則通」。因此於「衍形」之外，先民又發現「衍音」的方法，用形符與聲符的相配合，創造出形聲字，終於任何語言，都能制成文字了。班固列象聲（形聲）爲四

象之末，便是這個道理。至於轉注、假借，不是造字之法，而是文字運用的方式。班固列爲第五和第六。

許愼是經學家，後漢書、儒林傳說他在當時就有「五經無雙」的美譽。說文解字一書，無論部首的安排，文字的連接，往往代表許氏經學的見解。許氏先「指事」而繼以「象形」，與他「始一終亥」的部首安排，以及「道立於一」的文字說解，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爲「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的「一」，就是一個指事的初文。許氏又先「形聲」而繼以「會意」，形成指事、象形、形聲、會意的次序，而各舉「上下」「日月」「江河」「武信」爲例。「上下」承「一」而生，古文本作「二」，可代表天地兩儀；「日月」則是天象；「江河」則是地理；「武信」則是人事。四者之中，隱隱含有「兩儀」和「三才」的結構，這也許不是偶然的，可能是許愼有意的安排。因爲「道立於一，而生兩儀，轉成三才」，正是這位「五經無雙」的許叔重腦子中的宇宙人生觀。何況，即以文字制作先後來說，伏羲畫卦，倉頡造字，均以一畫爲始，怎能斷定象形必早於指事？而形聲字有以會意字爲聲的，會意字也有以形聲字爲意的，二者也難強分先後。許愼次第，實也有所依據。轉注和假借，許愼和班固一樣，列爲第五、第六。

至於鄭衆，也是經學家，說六書以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爲次。日本文字學者高田忠周曾作解釋：「象形會意爲一類：如武字，止戈皆象形；如明字，日月皆象形。轉注處事爲一類：上下、指事而實轉注也。假借諧聲爲一類：江河之從工可，實假借共聲也。」國人顧實卻以鄭衆所列六書次第，象形、轉注、會意三者，得以一「類」字貫之。引用說文敍說的「依類象形」，會意

「比類合宜」，轉注「建類一首」，都有一「類」字來證明。處事、假借、諧聲三者，得以一「事」字貫之。引用說文敍說的：假借「依聲託事」，形聲「以事爲名」，與處事都有一「事」字來證明。二君強爲鄭衆作解人，似乎也能言之成理；不過鄭衆之說，既不能如班固所敍之合乎文字發展的過程；也不能如許愼所述之隱含兩儀三才的體系。所以後世論六書次序，如王鳴盛六書大意，程棫林六書次第說，張行孚六書次第說，都宗許愼；孔廣居論六書次第，金錫麟上張南山姑丈書，黃以周六書通敍，皆從班固。很少有人贊同鄭衆之說的。而本書在六書名稱方面「宗許」；在次第方面「從班」，只是因爲班氏次第在講解文字發展上比較方便。

最後，有一點必須辨明，就是班固說「六書」皆「造字之本也」的問題。六書中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固然是「造」字之法；轉注、假借，卻是「用」字之法。那麼，班固爲什麼卻說「六書」皆「造字之本」呢？這有三種可能：一、是班固誤以轉注假借也是造字之法。後人如曾國藩也錯把省體形聲當轉注，以轉注爲造字之法。班固之解轉注假借，可能有錯誤，把它當作造字之法了。二、是班固用字不愼。班氏「造字」之「造」，和「象事」「象意」「象聲」之「象」一樣，是個用得不妥貼的字。三、是後人妄改班書的結果。據唐代顏師古注班氏此節：「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顏氏在「故曰」下所引班書原文作「立字之本」，似唐代所見漢書，並不作「造字之本」，而是「立字之本」。說六書是建立文字構造及運用體系的基本，那就不錯了。

第二節　六書的內容與本質

六書並不是在造字之先，就有這個規律，乃是中國文字構造與運用方法的歸納。因爲中國文字的構造方法與運用方法，歸納起來，是有條理的；而其條理，絕對不能越出這六種範圍，纔有六書的名稱。所以六書在中國文字學上，可以說是民意的結晶，是科學的歸納。

六書的內容，如以科學的、分析的眼光注意下列五點，就能很容易地明白和辨別了。

一、「體」與「用」的不同：

明代楊愼作六書索隱，倡六書分經緯之說：「六書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者，借此四者也；轉注者，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清代戴震本之，有六書分四體二用的主張，他在答江愼修論小學書中曾說：「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曰轉注，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書中所謂「體」，是指文字構造方法而言。六書中文字構造的方法只有四種，就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六書中所謂「用」，是指文字運用方法而言。六書中文字運用的方法只有兩種，就是「轉注」和「假借」。

二、「文」與「字」的不同：

我們看許愼說文解字敍上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可見文與字是有區別的：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字創造之初，只有獨體的文。或者象物之形，或者象事之形，是用「象形」同「指事」的方法構造的。後來人事複雜，獨體的文，無法應付，纔有合體的字出現。這種合體的字，或者由形和形相拼合，或者

由形和聲相拼合，是用「會意」同「形聲」的方法構造的。所以「象形」「指事」與「會意」「形聲」的區別，是獨體與合體的不同，也就是依類象形的文，與形聲相益之字的不同。

三、「實」與「虛」的不同：

王筠說文釋例卷一：「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有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爲，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統象形指事二體。」大致宇宙之間，事、物兩端而已。用圖畫去描繪實物的形狀，叫作象形；用符號去表示事情的性態，叫作指事。用象形方法構造的，大多爲名詞，是有實體的；用指事方法構造的，大多爲動詞形容詞，是抽象的。所以「象形」與「指事」的區別，是實體與抽象的不同，也就是實虛的不同。

四、「形」與「聲」的不同：

說文解字敍上說：「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形」「聲」如何「相益」而成「字」的呢？粗略地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形符和形符的相益，從配合兩個以上獨體初文的方法，會悟出這一個合體字的意思來。一種是形符和聲符的相益，用形符表明他的類別，用聲符注明他的聲音，以表示出字義來。例如：「信」，由形符「人」和形符「言」配合，會出「人言必信」的意思出來，是會意。「仕」，由形符「人」和聲符「士」配合，由人而知類，由士而知聲，是形聲。所以會意與形聲的區別，就是「形與形合」和「形與聲合」的不同。

五、「繁」與「省」的不同：

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有轉注假借說：「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

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雙聲相轉，疊韵相迆，則爲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孳乳日寖，卽又爲之節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義雖少變，則不爲更制一字，此所謂假借也。轉注者，寖而不殺，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節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負相待，造字者以爲寖省大例。」凡是同一語根同一意義，由於時間地域之不同，而造出不同形體的文字，它們之間相互溝通，便是轉注；至於因爲同音多同義，紀錄語言時，對於未曾造出文字的語詞，不得不借用已造出的同音字代替，這就是假借。所以轉注是溝通文字的重複；假借是補救文字的不足。轉注與假借是「造字者繁省大例」，轉注與假借的區別，正在於「繁」「省」的不同。

現在再列一簡表如左：

六書

①象形　有實體之形可象，故多爲名詞。如「⊙、☽、魚、龜」之類。……實

②指事　無實體可象而象其抽象之形，故多爲形容詞動詞。如「一、上、下、八」之類。……虛　（依類象形，獨體爲文）

③會意　形符與形符相配合以表示其意義。如「武、信、公、仁」之類。……形

④形聲　形符與聲符相配合，半以表類，半以表聲。如「江、河、松、柏」之類。……聲　（形聲相益，合體爲字）

體（造字之法）

⑤轉注　其作用在於互釋同義異形之字使能歸類。如「考老、祖禖」之類。……繁

⑥假借　其作用在於借用聲同義近之字以減少造字困難。如「令、長、難、易」之類。……省

用（用字之法）

在本質上，六書並不是中國文字專有的，而是先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造字與用字的原則。我們知道，世界最古的文字是：中國文字、埃及文字、美索伯達米亞文字。他們最初制字的方法，大體上相似。例如埃及文字，「日」畫個「  」，「花」畫個「  」，「蟲」畫個「  」；美索文字，「山」畫個「」，「頭」畫個「  」，「魚」畫個「  」：西方學者把這一類字都叫做 pictographs，可說與六書中的「象形」相當。又如埃及文字，有「  」指「走」，有「  」指「飛」，有「  」指「吃」；美索文字，有「  」指「女」，有「  」指「說」，有「  」指「走」：這種造字方法，可說與六書中的「指事」相當。再如埃及文字，有「  」，从人持槳，是「划」的意思，有「  」，从目垂淚，是「哭」的意思；美索文字，有「  」，从女在山，是「奴」的意思，有「  」，从首就食，是「吃」的意思：這種造字方法，可說與六書中的「會意」相當。指事和會意雖有獨體合體之別，卻都是表示抽象意念的，西方學者把他們合爲一類，叫作 ideographs。還有，埃及文字和美索文字，遇到一些不好畫或根本無法畫的意念，就在已有的字體中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體來代替，西方學者稱爲 phonographs，這種用字方法，有點像六書中「本無其字依聲託事」的「假借」。埃及和美索初民們，爲了避免因假借而起的誤會，有時候在 phonograph 的前面或後面，附加一個表形義的字，叫作 determinative 或 classifier，使那個字容易辨認。這種由形符 determinative 或 classifier 加上聲符 phonograph 的字，正好與我國六書中「形聲」相當。至於轉注，原是同音同義而異形文字間的互釋，埃及文字，日可畫作「」，也可畫作「  」，還可畫作「  」，「  也」「  ，  也」「  也」，這便是轉注之法了。由此看來，六書可說是初民制字的共同原則了。

至於爲什麼埃及和美索文字走上表音的道路，而中國文字卻始終保持着六書的原則？這必須從埃及和美索語言跟中國語言的不同處加以比較說明。我們知道：埃及和美索語言在語法上富形式變化，而所有表示語法關係與語法變化的字，都是根本無形可象的，只能假借同音的字來代替；所以埃及和美索文字假借的情形遠比中國文字爲廣泛。恰好埃及和美索語言又是多音節的，縱使大量假借同音的字，在字音上混淆的程度仍不太嚴重。於是，由借音逐漸發展，終於變成了音節文字。中國語言是孤立語，很少用語法成分，假借的要求自然就少。而且中國語言又是單音節的，不能避免地有許多同音異義的單詞。這些同音異義的單詞，在說話的時候，由於表情、姿勢和當時情境的配合，尙不至於讓聽的人發生誤會；可是形於文字，卻必須在聲符之外添加形符以表示其類別，方能使意義確定，不生誤會。舉例來說：「靑」是一種美好悅目的顏色，古人常假借「靑」聲來表示許多美好的事物。爲了避免混淆，美好的白天，於「靑」聲之外加上形符「日」以示「晴」天；美好的淨水，於「靑」聲之外加上形符「水」以示「淸」水；推而廣之，而有：「凊」「菁」「精」「倩」「婧」「睛」「情」「綪」「靖」「請」等形聲字，一方面假借「靑」音以表美好；一方面从形符「忄」「艸」「米」等以示類別，意義就更確定了。所以中國文字就不能往拼音文字方面發展，而必須走上形聲的道路，並保持着六書的系統了。這一點，瑞典有名的漢學家高本漢看得很淸楚，因此，他在中國語與中國文一書便肯定表示：「中國人如不願廢棄此種特別文字，決非笨拙頑固之保守。中國文字與中國語言情形，非常適合。故中國文字爲中國必不可少者。」而我們學習中國文字，如由六書着手，明其條理，就不必字字強記，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了。

關於六書的數量，這裏要附帶提一提。在甲骨文已認得的千餘字中，象形約占五百多字，指事約占十字，會意約有百字，形聲約有三百五十字；而且有十多字已用了假借的方法。到了漢代，說文解字所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文字中，象形只有三百六十四，指事只有一百二十五，會意一千一百六十七，形聲七千六百九十七。從甲骨和說文六書數量的比較中，我們不難了解，中國制字由象形走上形聲的趨勢了。

第二章　象形

第一節　象形概說

說文解字敍說：「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象形的「象」是個假借字，正確的寫法是「像」。所謂象形，就是像形的意思。隨着物體的輪廓，用屈曲的線條，畫出那件物體的形狀來，例如「⊙」「☽」等就是。象形字是由原始的圖畫演變而來的。在開始的時候，一定和原物很相似；經過相當時間之後，由於「大衆因襲」的緣故，於是簡單化、通俗化，往往就跟原物不太相似了。以「萬」字爲例，說文：「㽕，蟲也。从厹，象形。」萬本是一種產子極多的毒蟲，後來就用以表示一個巨大的數目。楷書的「萬」，實在已看不出它像什麼蟲。說文所載篆文「㽕」字，頭上的「𠂢」還像一雙毒螫的樣子；身上用「×」代表環節，尾巴从「厹」，卻已不似原形。甲骨文「萬」作「  」「  」，像毒螫、環節、鉤尾之形，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一隻毒蠍。所以，現在楷體的象形字，也許不很像原物的樣子；但是推溯到最初造字的時候，一定和原物相像。

象形字既然是「畫成其物」；所以，天地之間的東西，只要是能够用簡單線條畫出輪廓，而且容易分辨，使人不致於誤認的，都可以製成象形字來。其中有隨「天象」畫成的，如「⊙」「☽」「  」「  」（日、月、雲、雨）；有隨「地理」畫成的，如「  」「  」「」「  」（山、阜、水、泉）；有隨「人體」畫成的，如「  」「  」「」「  」（子、女、心、手）；有隨「動物」畫成的，如「  」

「」「」「」（鳥、犬、虫、魚）；有隨「植物」畫成的，如「」「」「」「」「」（竹、木、禾、瓜）；有隨「衣服」畫成的，如「」「」「」「」（糸、帽、巾、裘）；有隨「宮室」畫成的，如「」「」「」（門、戶、窗、瓦）；有隨「器物」畫成的，如「」「」「」（舟、車、鬲、壺）。這些都是象形字取類的對象。

一看一件東西，正面看和背面看，看到的不一樣；前後看和旁邊看，所見也不相同。因此，對於造象形字的時候，人和物所取的角度，就不能不注意了。知道了造象形字時人物的位置，使我們辨認象形字就更加方便。通常我們觀看一件物體，不外從上下四方一共六個方向去打量。其中左右兩方如果合併爲「側視」，那麼，人看物的位置，就不外「仰觀」「俯察」「迎視」「隨視」「側視」五種方法了。例如：「」「  」「  」「  」（日、月、雲、雨），便是由「仰觀」畫成的象形字；「  」「  」「  」「  」（田、圃、川、井），便是由「俯察」畫成的象形字；「  」「  」「  」「  」（山、木、口、鼻），便是由「迎視」畫成的象形字；「」「  」「  」「  」（人、鳥、馬、象），便是由「側視」畫成的象形字。這些表明了象形字畫物的不同角度。至於變橫爲直的象形字，也不出這五種方法之外。例如「  」「  」都應橫看，「  」由「隨視」畫成，「  」由「側視」畫成。

上段所舉各例，可說純粹隨着原形畫下來的。形體上沒有什麼增省，所以辨認起來比較容易。這是象形字的「正例」，也就是「純體象形」。象形字除「正例」之外，自然還有「變例」。變例共有三種：第一種是「增體象形」，就是單單象形不能明白表示它是什麼東西，必須增加其他形體來補足。

例如：「果」形爲「  」，和田地的「田」無法區別，所以增加一個「木」，成爲「  」字。又如「石」形爲「  」，和口耳的「口」無法區別，所以增加一個「厂」，成爲「  」字。這些象形字，從前叫做「合體象形」或「複體象形」。爲了避免和「合體爲字」的「合體」混淆，所以改稱爲「增體象形」，表示在形體之外有所增加。第二種變例是「省體象形」。如「  」是「  」少了一「丶」，表示全身烏黑連眼睛都分不清的烏鴉。又如「  」是「  」缺了頂「一」，表示是砍剩的木頭。這些象形字稱爲「省體象形」，表示形體之內有所減省。第三種變例是「加聲象形」。如「  」，在「  」上加上一個「  」，表示「止聲」。「加聲象形」是在形體之外，又加上聲符的象形字。

在中國所有文字中，如何斷定那些是象形字呢？這就不能不講究「象形」和「指事」「形聲」「會意」之間的區別了。六書中的「象形」和「指事」都是說文敍中所謂「依類象形」的獨體初文。但是許愼所謂「依類象形」的「類」，有「物之類」，有「事之類」。六書中的「象形」，依「物之類」而「畫成其物，隨體詰詘」，以像「具體」的「物」形，六書中的「指事」依「事之類」，「視而可識，察而見識」，以像「抽象」的「事」形。例如：「  」是象形，像側面的「人」形，「人」便是具體的，固定的；「一」是指事，對象不是具體而固定的，你可以說它像一個人，也可以說它像一株樹，一個山峯，是一切數目是一的事物的通象。因爲象形是像具體的物形，所以象形多爲名詞；因爲指事是像抽象的事形，所以指事多非名詞。這就是「象形」和「指事」的大概區別了（詳見指事概說）。「象形」和「會意」的不同是很明顯的，因爲「象形」是「獨體的」，「會意」是「合體的」。變例的象形字中固然也有「增體象形」，似乎有點像「會意」字。但是「增體象形」未增之前的形體

和所增的形體中，一定有一個是不成文的。像「」字未增「」前的「」就不成文；又像「  」從「」所增的「」也不成文。換句話說，「」和「  」構成的分子中，只有一個是成「文」的，另外一個卻不成「文」，所以仍爲「獨體」。而「會意」字卻必須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成「文」的形體配合而成。這就是「增體象形」和「會意」字不同的所在了。至於「增聲象形」和「形聲」的區別，也是如此：「增聲象形」只有「一體」是成「文」的；而「形聲」必有「二個」或兩個以上成「文」的形體。例如「」字通行之後，未增「」聲的「」便不成「文」，所以「  」只能算是「獨體」的「增體象形」，而不是「合體」的「形聲」字了。從上面的敍述中，可以看出「象形」的兩種性質：一、象形必是「具體」的，所以不同於「指事」；二、象形必是「獨體」的，所以不同於「形聲」「會意」。

胡樸安先生統計說文中象形文字，得三百六十四；除去不純粹的，還餘二百四十二；再除去重複的，和由一個形體而演化的，只得一百幾十個，佔現在的文字，不到百分之一。所以說「中國文字是從象形文字演化而成的」，是可以的；說「中國文字都是象形文字」，便不通了。

第二節　象形正例舉例

純體象形，是象形的正例，分類說明於下：

一、依據「天象」畫成者：

㊀㊀：說文：「㊀，實也，大易之精，不虧，从〇一，象形。㊀，古文，象形。」案：「〇」像

太陽之輪廓，「一」像其中不虧。「日」的聲音從「實」而來：日、人質切，實、神質切，疊韻。

 ：說文：「，闕也，大金之精，象形。」案：月有圓有闕，爲了避免和日形混淆，所以畫闕時之形；半圓中有一豎，表示月有陰影。「月」的聲音從「闕」而來：月、魚厥切，闕、去月切，疊韻。

 ：說文：「，山川气也，从雨，云象回轉之形。，古文，省雨；，亦古文雲。」案：都象層雲舒卷之形，爲純體象形。後來借作云謂之云，所以在云上加雨表示雲雨之雲。「云」的聲音由「回」而來：云、王分切（敦煌切韵殘卷第三種爲「戶分反」），回、戶恢切，雙聲。

 ：說文：「雨，水從雲下也。一像天，（象雲，水霣其間也。，古文。」案：在甲骨文中就有「」，也有省去上面的「一」的。雨、王矩切，雲、王分切，雙聲。

 ：說文：「，神也。，古文申；，籀文申。」案：「申」是「電」的古文，說文：「虹」下云：「申，電也。」所以電字是象形的「申」加「雨」而成的。古文像電光閃閃的樣子；籀文一變爲；篆文再變爲，楷書終變爲申，便不像閃電之形了。古人認爲雷電發自天神，所以神字從申。申、失人切，電、堂練切，神、食鄰切，古音相同。

：說文：「，雲气也，象形。」案：「气」是雲气，「氣」是「饋客之芻米」。後來借气爲乞請之乞，以氣爲雲气之气，而另造「」「餼」爲饋客告朔之「氣」。气、去既切，氣、許既切，古音同。

二、依據「地理」畫成者：

火：說文：「火，燬也，象形。」案：火形上尖下闊，旁邊兩點像迸出的火星。火、呼果切，燬、許偉切，古音同。

山：說文：「山，宣也，謂能宣散气，生萬物也。有石而高，象形。」案，像三座山峯形，山、所閒切，宣、須緣切，古音同。

厂：說文：「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𠂤，籀文，从干。」案：說文又有：「岸，岸高也，从山厂，厂亦聲。」「𡵂，水厓而高者，从屵，干聲。」厂爲初文，象懸崖之形；𠂤、屵、岸皆孳乳字，音義均相近。厂、呼旱切，曉紐；屵、五葛切，岸、五旰切，厓、五佳切，巖、五緘切，疑紐。皆爲淺喉音，同部雙聲。

𠁁：說文：「𠁁，大陸也，山無石者，象形。𡍮，古文。」案：篆文像地勢層層相疊；古文上像土塊，下像可拾級而上。阜、房九切，陸、力竹切，疊韵。

巛：說文：「巛，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案：長短的線條都像水紋，橫看和八卦的☵相似。一是陰柔符號，一是陽剛符號，所以許愼說：「中有微陽之氣。」水、式軌切，準、之壘切，疊韵。

泉：說文：「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案：像水從石穴流出之形，泉、疾緣切，原、愚袁切，疊韵。

巜：說文：「巜，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巜巜距川。』言深巜巜之水會爲川也。」案：巜爲細流，巛略大，巜最大。川、昌緣切，穿、昌緣切，音同。

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丨，物出形也。」案：土，甲文作，像地上有土塊之形。土、它魯切，吐、他魯切，音同。

田：說文：「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口十，千百之制也。」案：田、像阡陌相連之形。田、待年切，陳、直刃切，古音同。

：說文：「  ，耕治之田也。从田，象田溝詰詘也。，或省。」案：像詰詘的田溝，篆文加田旁作，楷體作疇。田、待年切，疇、直由切，雙聲。

三、依據「人體」畫成者：

 ：說文：「，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案：像側立的人形。釋名：「人，仁也。」人、如鄰切，仁、如鄰切，音同。

 ：說文：「，婦人也，象形。」案：，甲文作，像兩手被縛屈膝長跪之形。釋名：「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女、尼呂切，如、人諸切，古音同。

 ：說文：「，十一月易氣動，萬物滋，人以爲偁，象形。」案：上像頭，中像臂，下象包在繈褓中的脚。子、卽里切，滋、子之切，古音同。

 ：說文：「，頭也，象形。」又：「，古文也，巛象髮。」案：象形初文，構造並不一定，所以首字或畫髮作，或省作。首、書九切，頭、度侯切，皆爲舌音，同部雙聲。

 ：說文：「，頭會匘蓋也，象形。，古文字。」案：嬰兒腦不合，所以「」上有一缺口。「思」从心从。、息進切，心、息林切，思、息茲切，雙聲。

：說文：「，人眼也，象形。重，童子也。，古文目。」案：目本橫，作「」，小篆改直。裏面重復了一個小圓圈，是像瞳孔（童子）之形。人目從眶到白，由白到珠，珠中又有瞳孔，層層冒裹。目、莫六切，冒、目報切，古音同。

 ：說文：「，鼻也，象鼻形。」案：自、古鼻字，現在人言我，自指其鼻，正是古代習慣的遺留。自、疾二切，鼻、父二切，疊韵。

 ：說文：「，人所以言食也，象形。」釋名：「口、空也。」口、苦厚切，空、苦紅切，雙聲。

 ：說文：「、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案：張文虎舒藝室隨筆以爲牙卽門牙，門牙形單，與齒在兩邊者其形中陷有異，所以叫作「牡齒」。段玉裁則據石刻九經字樣改「牡齒」爲「壯齒」，以爲中間爲齒，兩邊爲牙，人幼而有齒，壯而增牙，所以牙爲「壯齒」，卽今所謂「智齒」，兩說截然不同。牙，五加切。

：說文：「，頤也，象形。，籀文从首。」案：應橫視，作「」，像人的下巴。現作「頤」字，是沿篆文演變而來的。頤、與之切，頤、胡男切，古同部雙聲。

 ：說文：「，主聽者也，象形。」案：外像耳朵的樣子，中間一點是竅。耳、而止切，聽、他定切，古同部雙聲。

 ：說文：「，須也，象形。周禮曰：『作其鱗之而。』」案：上橫像鼻端；次豎像人中；又次半圓像嘴上的髭；最下的「」像嘴下的鬚。段玉裁注引戴震云：「鱗屬頰側上出者曰之，下垂者

曰而。」之、止而切，而、如之切，疊韻。

：說文：「、人心，在身之中，象形。」案：心本像心臟之形，亦用爲心思之心。心思雙聲，己見囟下。

：說文：「，脊骨也，象形。」案：呂像脊骨骨節相連之形。呂、力舉切。

：說文：「，背呂也，象脊肋形。」案：像脊骨居中而直；像人腰；像左右肋骨。、古懷切。

 ：說文：「，拳也，象形。」案：像五指之形。手、書九切。

：說文：「，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爲足。」按：像足掌形，上像足趾，下像足跟。止、諸市切，基、居之切，疊韻。

：說文：「，筋也，象人筋之形。」案：力象人筋有條理之形。段玉裁注云：「人之理曰力，故木之理曰材，地之理曰防，水之理曰渤。」力、林直切，理、良止切，古音同。

：說文：「，臂上也，从又，从古文厷。，古文厷，象形；，厷或从肉。」案：像曲肱形，今作肱。厶，古甕切。

四、依據「動物」畫成者：

：說文：「，事也，理也，像角頭三、封、尾之形也。」案：「」像頭和兩角，「」像肩甲隆起（封），下面的「」像牛尾巴。牛、語求切，事、訓吏切，理、良止切，疊韻。

：說文：「，祥也，从，象四足尾之形。」案：「」像頭，「」像四足，「」像尾。

羊、良章切，祥、似羊切，疊韻。

：說文：「，怒也，武也，像馬頭、髦、尾、四足之形。」案：馬頗有怒立威武之態。馬、莫下切，怒、乃故切，武、文甫切。馬怒疊韻，馬武同音。


：說文：「，狗之有縣蹏者也，象形。」案：上像頭和耳，下只畫兩隻脚。段玉裁注云：「有縣蹏謂之犬，叩氣吠謂之狗，皆於音得義。」犬、苦泫切，縣、胡涓切，疊韻。

：說文：「，蜀也，蝎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案：蝎爲負舉，豕怒則豎尾，就叫蝎其尾。豕、式視切，蝎、渠列切，疊韻。

：說文：「，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案：鹿字甲骨文或作，或作，像鹿頭有枝角之形；篆文角省不分歧，已不似原形。鹿、盧谷切。

：說文：「，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尾之形。」段玉裁注云：「韓非（見解老）曰：『人希見生象而案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周易用象爲想像之義，於聲得義，非於形得義也。」案：象像大象之形，假借爲想像。象、徐兩切，像，徐兩切，音同。

：說文：「，山獸之君，象形。」案：各本「山獸之君」下有「从虍虎足象人足」七字。戴侗云：「虍生於虎，虎不應反从虍。」徐灝云：「人足之義亦可疑，虎足固不象人足。」（皆見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段氏改爲「从虍从儿會意」，尤其不對。虎，甲骨文作，毛公鼎作，像一隻嘴大身長的老虎；篆文像虎蹲踞之形。虎、呼古切。

：說文：「，獸名，象踞後其尾形。」案：像兔子蹲踞，後面露出尾巴的樣子。兔、湯故切。

：說文：「，穴蟲之總名也，象形。」案：王筠文字蒙求云：「此字當橫看，大首、伏身、曳尾。」鼠、書呂切。

 ：說文：「，長尾禽總名也，象形。」案：鳥、都了切。

 ：說文：「，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案：隹、職追切。

 ：說文：「，古文鳳，象形。」案：朋、鵬、鳳都指同一種合羣的鳥，後來朋借爲朋黨之朋。朋、步崩切，鳳、馮貢切。古音雙聲，韵亦近。

：說文：「，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象形。」案：乞就是燕，乞燕雙聲，乞像燕飛之形。「取其鳴自呼」，就是「以聲命名」的意思。動物類的象形初文，字形多源於其物的形狀，字音多本於其物的鳴聲。

：說文：「，玄鳥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案：像燕子的全形。「」像小鉗子般的嘴，「」像展開的翅膀，「」像剪刀般的尾巴。燕、於甸切，乞、於筆切，雙聲。都像燕子的鳴聲。

 ：說文：「，鳥長毛也，象形。」案：像兩根鳥類的羽毛。段玉裁注引漢書禮樂志云：「羽，宇也。」又引晉書樂志云：「羽、舒也。」羽、王矩切，舒、傷魚切，宇、王榘切；羽舒疊韵，羽宇同音。

：說文：「，凡物無乳者卵生，象形。」案：古文作，皆像卵附於物上，古患切。

：說文：「，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案：像大頭的蛇，凡微細的低等動物，如飛行的蜩蟬，爬行的蝘蜓，長毛的蚖蛸，無毛的蝡蚓，有介的蛤蚌，有鱗的蜫蛟，都以虫爲偏旁。虫、許偉切。

：說文：「，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案：像盤曲的蛇，像伸垂的蛇。後世借「它」爲第三人稱。它、託何切。

：說文：「，巳也，四月易气已出，陰气已藏，萬物見，成文彰，故已爲它，象形。」案：已本也像蛇之形；蛇爲冬眠動物，在北方，約當農曆四月，才會出現，所以地支用「已」代表四月。已、祥里切。

：說文：「，蟲也，或曰：食象它，象形。」案：山海經也有「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的記載。巴蛇即蟒蛇，巴、伯加切，蟒、模朗切，古雙聲。

：說文：「，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蛇頭同；、象足，甲、尾之形。  ，古文龜。」案：古文爲俯視之形；篆文應橫看，如「」，像頭、甲、足、尾之形。相傳龜千歲而靈，所以說：「舊也」。龜、居追切，舊、巨救切，古疊韻。

：說文：「，毒冠也。从它，象形。」案：像蝦蟆類之形。上像頭，下像大腹。黿、蛙古今字。黿，莫杏切。

 ：說文：「，水蟲也，象形。」案：像魚頭、腹、鰭、尾之形。魚、語居切。

：說文：「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案：蜥易在艸，卽四脚蛇；蝘蜓在壁，就是壁虎；守宮爲方言別名。像其頭與四脚之形。羊益切。

 ：說文：「，蟲也，从，象形。」案：，甲骨文作。像雙螯有毒鉤之蠍，蠍產子數目很多，所以假借爲百千萬之萬。萬，無販切。

 ：說文：「貝，海介蟲也，象形。」案：上半的「」像外殼；下面的「八」像伸出的觸角。貝，古代用爲貨幣，說文所謂「古者貨貝而寶龜」是也。貝、博蓋切。

 ：說文：「，獸角也，象形。」案：上像尖；下像體，中像紋理。角、古角切。

 ：說文：「，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頭隆骨也。」案：，像隆起的頭骨，爲「骨」的初文，古瓦切。

 ：說文：「，胾肉，象形。」案：像肉塊之形，中像肉的紋理，如六切。

 ：說文：「，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案：毛、莫袍切，眉、武悲切，雙聲。

五、依據「植物」**畫成者**：

：說文：「，嘉穀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謂之禾。」案：像稻穗、葉、莖、根之形。禾、戶戈切，和、戶戈切，音同。

 ：說文：「，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案：麥莖較稻莖硬，所以頂端的穗多不垂；中間的「」是像芒朿之形。在甲骨文時代，便段借爲往來之來。來、洛哀切，麥、莫獲切，疊韻。

：說文：「禾，稷之粘者，从米、从禾，象形。，禾或省禾。」案：上像大穗，下像莖葉。

、食聿切。

 ：說文：「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案：米像散開的稻米。莫禮切。

：說文：「  ，豆也，象  豆生之形也。」案：爲菽的初文，中間一橫像地，上像豆初生之形，下像豆根有根瘤之形，根瘤爲豆類植物的特徵。  、式竹切，豆、徒候切，同部雙聲。

 ：說文：「  ，  菜也。一種而久生者也，故謂之韭，象形。」案：韭、舉友切，久、舉友切，音同。

 ：說文：「  、蓏也，象形。」案：外像蔓；中像實。瓜、古華切。

 ：說文：「  、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案：竹筍生於冬，且枝葉不凋，又屬草本，所以說「冬生艸」。箬箬，就是筍皮，竹子長大，筍衣就會離莖下垂。竹、陟玉切。

 ：說文：「，冒也，冒地而生。从  ，下象其根。」案：  ，上像枝，下像根。木，莫卜切，冒、目報切，古音同。

六、依據「衣服」畫成者：

 ：說文：「  ，細絲也。象束絲之形，讀若覛。  ，古文  。」案：  皆像細絲糾結之形。段玉裁注云：「糸之言蔑也，蔑之言無也」糸、莫狄切，蔑、莫結切，雙聲。

：說文：「  ，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案：由說文「象覆二人之形」，衣的篆文應是「  」，從覆二人會意；由說文「上曰衣下曰裳」，則「  」當是象形，像衣領兩袖左

右襟相掩之形。衣、於稀切，依、於稀切，音同。

：說文：「，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裘同意。，古文省衣。」案：是裘的初文，像獸皮之形。求後加衣爲裘，而求專作干求之求。巨鳩切。

七、依據「宮室」畫成者：

 ：說文：「，交覆深屋也，象形。」案：字甲骨文作「」，像屋頂和兩墻之形。家室宮字等字偏旁从，武延切。

 ：說文：「，護也，半門曰戶，象形。」案：說文以「半門曰戶」，那麼，門爲象形，戶爲省體；說文又以「門从二戶」，那麼，戶爲象形，門爲會意。其實「」像單扉，「」像雙扉，所以說文於二文之下都特明指明爲「象形」。戶、侯古切，護、胡故切，古音同。

：說文：「，聞也，从二戶，象形。」案：字形之說明已見「」下。門、莫奔切，聞、無分切，古音同。

：說文：「，在牆曰牖，在屋曰囪，象形。，或从穴。，古文。」案：是窗的初文，外像窗架，內像交木。囪，楚江切。

 ：說文：「，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案：像屋瓦之形，五寡切。

井：說文：「井，八家一井，象構韓形，『』，鑿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案：韓是井上的木闌；鑿是汲水的陶器。井外面的井像韓形；裏面的像鑿形。井、子郢切。

：說文：「，度也，民所度居也，从，象城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从。」案：像

內城外郭之形；像兩亭相對。今字作郭，郭、古博切，度、徒落切，鐸韵。

：說文：「，穀所振入，宗廟粢盛倉黃，而取之，故謂之而，从入，而象屋形中有戶牖。」案：「入」非「入」字，像屋頂之形；「」非「回」字，像屋形中有窗戶。所以「」像有窗通風的穀倉之形，力甚切。

八、依據「器物」畫成者：

：說文：「，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案：鼎爲古代烹器，以陶或銅製成。都挺切。

：說文：「，鼎屬，實五穀，斗二升曰穀，象腹交文，三足。」案：上像口，中「×」像腹交文，下像三足。鬲，郎激切。

：說文：「，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案：昆吾是製陶器的人，說文缶部曰：「古者昆吾作缶。」，上像蓋，下像壺身。戶姑切。

：說文：「，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古文豆。」案：豆也是古代盛肉的器皿，徒候切。

：說文：「，就也，八月黍成，可以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也。，古文酉从。」案：爲盛酒之器，象形。因爲八月黍成可釀酒，所以地支以酉代表八月。酉、與久切。

：說文：「，十升也，象形，有柄。」案：金文作，像有柄的容器，當口切。

：說文：「，料也，所以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案：外象勺口大而有柄，中有一點，表示盛的東西。時灼切。

匕：說文：「匕，所以用比取飯；一名柶。」案：段玉裁注云：「比當作匕，匕即今飯匙也。」說文木部：「柶」下云：「柶，匕也。」匕部「匙」下也說：「匙，匕也。」匕是匙的初文，柶爲匕的別稱。匕、卑履切，匙、是支切，柶、息利切，匕柶疊韻，匕匙韻近。

巫：說文：「巫，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案：上像皿可容物，中像其體，下像其底。武永切。

㠯：說文：「㠯，象器曲受物之形也，或說：曲，蠶簿也。」案：㠯爲盛物之器，也可用以養蠶。引申爲委曲之稱。區玉切，與下「𠙵」爲雙聲。

𠙵：說文：「𠙵，盧、飯器，以柳條爲之，象形。」案：𠙵即盧，說文皿部「盧」下云：「盧，飯器。」都爲盛飯之器，用柳條編成。𠙵、去魚切，盧、洛夫切，疊韻。

匚：說文：「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匡，籀文匚。」案：匚應橫看，如「凵」。爲了與「飯器」的凵分別起見，所以橫寫。匡匪匧等字從匚，可知匚是一種容器。匚、府良切，方、府良切，音同。

缶：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謌。象形。」案：上像酒罇子的蓋，下像酒罇子的身。方九切。

甾：說文：「甾，東楚名缶曰甾，象形。甾，古文。」案：甾像無蓋的盛器，側詞切。

𥫱：說文：「𥫱，所以簸者也，从竹，甘、象形，丌、其下也。𥫱，古文箕。」案：𥫱像簸箕之形，後加聲符丌作其，又加偏旁竹作箕。居之切。

：說文：「，下基也，荐物之六，象形，讀若箕同。」案：像放祭品的桌子，居之切，與箕音同。

：說文：「  ，尻几也，象形。周禮：五几：玉几、雕几、彤几、鬆几、素几。」案：几是矮桌子，古人席地而坐時所凭。居履切。

：說文：「  ，舂臼也，古者掘地爲臼，其後穿木石，象形。中象米也。」案：字像搗米臼之形，其九切。

：說文：「  ，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象形。」案：字像船形，職流切。共鼓、貨狄，相傳爲黃帝之臣。楷作舟，職流切。

：說文：「  ，輿輪之總名也，象形。」案：應橫看，像一輿一軸雙輪之形。尺遮切。

：說文：「  ，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時加二弦，象形。」案：洞越是說琴身中空有孔，練是說音質濁，朱是說顏色紅。像琴上有雁柱及弦之形。琴、巨今切，禁、居蔭切，疊韵。

：說文：「，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案：像簡冊之形。楚革切。

：說文：「，斫木斧也，象形。」案：「」像斧頭和斧柄，下面的「  」像所斫的木頭。斤，舉欣切，

：說文：「王，石之美有五德者，象三玉之連，一其貫也。」案：像一串玉之形，魚欲切。

：說文：「，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襍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傋勿勿。」案：「」像其柄，「」像三游，襍帛是說不用整塊帛做，幅半異是說每游上半和下半顏色不同。勿是古代州里督促人民的號旗，文弗切。

：說文：「，箕屬，所以推糞之器也，象形，官溥說。」案：上像推糞之器，下像柄。北潘切。

：說文：「，以近窮遠也，象形。古者揮作弓。」案：像未扣上弦的弓。上一橫是弓柄，中「」像弓形，下垂者是弦。古人用弓時才扣上弦，平時把弦鬆下，以免弓失去了彈力。弓、居戎切，窮、渠弓切，疊韻。

：說文：「，弓弩矢也。从，象鏑、栝、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案：上像箭頭，下像羽栝。羽的作用在使箭前進平穩；栝是搭弦用的箭尾缺口。矢，式視切。

：說文：「，兵也，象形。」案：上端爲柄，下面像刀背刀口。都牢切。

：說文：「，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案：甲骨文有字，就是戈，象形。古禾切。

：說文：「，酋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象形。」案：矛頭彎曲，所謂「蛇矛」，「」正像矛頭彎曲之形。「」像矛的纓飾，詩經鄭風有「重英」，魯頌有「朱英」，「英」就是矛的纓飾。矛，莫浮切。

第三節　象形變例舉例

象形變例，包括「增體象形」、「省體象形」、「加聲象形」三聲，這些象形初文，在形體上或有增加，或有減少，或添聲符，都有所改變，所以是象形初文的變例。現在分別說明於下：

一、增體象形：

 ：說文：「，山川气也，从雨，，象回轉之形。」案：爲雲的初文，已見上節；後來云借爲云謂之云，所以增雨而成雲。但是雲下面的云，只象回轉之形，並不代表云謂之義。所以只能說雲爲增體象形，不能說雲爲會意字。王分切，與囘雙聲。

：說文：「  ，陰陽薄動生物者也。从雨，  象回轉形。  ，籀文  間有回；回、靁聲也。  ，古文。」案：  不是三個「田」字，只象團團的烏雲相摩擦而生雷聲之狀。  ，今省作雷。魯回切，與回疊韵。

 ：說文：「陰陽激燿也，从雨从申；，古文。」案：申是電的初文，已見上節；電是申的增體。堂練切。

 ：說文：「，雨冰也，从雨，包聲。，古文雹如此。」案：雹爲形聲；  爲增體象形。  象冰雹之形，蒲各切，像降雹之聲。

：說文：「，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遶其旁，从重川。，古文州。」案：  ，職流切，與周音同。

：說文：「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从山，獄聲。」，古文，象高形。」案：像山上有大山形，今字作岳，五角切。

：說文：「，山石也，在厂之下，，象形。」案：像崖下有石形，常隻切。

：說文：「，墣也，从土。、屈，象形。」案：像屈形，不是飯器之，所以爲象形而非會意。，今作塊，苦對切。

：說文：「，牧也，从女，象褢子形。一曰：象乳子也。」案：从女而有雙乳形，爲母的象徵。母，莫后切，與牧古音同。

：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案：从口像口腔上部。谷，其虐切。

 ：說文：「，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頟理也。」案：「」像眉；「」像額紋。眉，武悲切。

 ：說文：「，髆也，从肉，象形。」案：像肩甲連臂之形。肩，古賢切。

 ：說文：「，穀府也，从肉，，象形。」案：像胃中有米穀之形。胃，云貴切。

 ：說文：「，孺子也，从儿，象小兒頭囟未合。」案：不是舂臼之臼，像小兒頭囟未合，儿爲「人」的古文奇字。兒、汝移切。

 ：說文：「，頌儀也，从儿，，象面形。」案：像面，加儿成容皃之皃。皃，今作貌，莫教切。

：說文：「，象人褢妊，在中，象子未成形也。」案：說文有「」字，包裹之意，指事。

「」从「」而象其中有未成形的子，是「胞」的初文，名詞，增體象形。包，布交切。

 ：說文：「，身中也，象人褢，自巳之形，从巳。，古文要。」案：說文有「  」，叉手之意。「  」像人雙手叉在腰部。居玉切。

：說文：「，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案：止象足掌有趾之形，「口」非「口」字，徐鍇以爲象胫脛之形。足，卽玉切。

 ：說文：「，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案：說文有「  」字，像獸指爪分別，作「辨別」解，是指事。「田」像獸足，不是「田」字。番，蒲莧切。

 ：說文：「，葵中蠢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案：「  」不成文，所以「蜀」是增體象形。市玉切。

：說文：「  ，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案：像器皿上盛牲血之形。呼決切。

 ：說文：「  ，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案：像木上結果之形，古火切。

 ：說文：「，木芒也，象形。讀若刺。」案：像木上有束之形，束爲刺字初文。七賜切。

 ：說文：「  ，木汁可以鬃物，象形。泰如水滴而下。」案：像木莖皮下水汁下注之形，卽今漆字初文，親吉切。

 ：說文：「，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褢中之形。乙所以扱之，或說：皂，一粒也。又讀若香。」案：「乙」成文，而「  」象嘉穀之形，不是「白」字。皮及切。

 ：說文：「  ，分枲莖皮也。从屮。八，象枲之皮莖也。讀若髕。」案：像莖皮可剝下製繩

的草本植物，爲「麻」字初文。匹夷切，與「麻」都屬脣音。

巢：說文：「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案：「巛」象鳥形，「臼」象巢形。巢，鉏交切。

冃：說文：「冃，小兒蠻夷頭衣也。从冂。二，其飾也。」案：冃爲帽字初文，莫報切。

巾：說文：「巾，佩巾也。从冂，丨，象絲也。」案：像下垂的布巾之形，居銀切。

市：說文：「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从巾，象其連帶之形。」案：用巾蔽下體之前，「一」象帶子。市，分勿切，與韠古雙聲。

兒：說文：「兒，冕也，象形。」案：像「兒」上左右有蔽之形，今作弁，皮變切。

衮：說文：「衮，卝雨衣。从衣，象形。」案：从衣，像蓑卝下垂之形。蘇禾切。

夫：說文：「夫，首笄也。从人，一，象簪形。」案：「一」不是比笄之一，也不是取飯的一，像簪形。先，俗作簪，側岑切。

舍：說文：「舍，市居曰舍，从亼，屮象屋也，口象築也。」案：構成「舍」文的三個形體，「亼」爲三合之「亼」，成文；「屮」像屋，非卝木初生的「屮」；「口」象築，非囘市之「口」，都不成文。所以「舍」爲象形而非會意。舍，始夜切。

倉：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案：倉，七岡切，與藏疊韵。

向：說文：「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案：向从宀，但不从口，「口」僅象窗口之形，並

非一口」字。段玉裁改爲从「口」，可是說文从口之字，全部圍在字外，沒有放在字內的，可見「向」決不从「口」。向，許諒切。

：說文：「，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案：「」像宮闕，「」像道。楷作壺，苦本切。

：說文：「，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案：从豆像竹編器之形，盧啓切。

：說文：「，車軸耑也。从車，象形。」案：从車像軸端之形，于歲切。

：說文：「，戰也，所以扞身蔽目，从目，象形。」案：从目像盾牌形，食閏切。

：說文：「，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鞞，木，虡也。」案：「」是木作的樂器架子，「」像鼓，「」像聲。樂，五角切。

：說文：「，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案：巨爲畫方之器，今作矩。其呂切。

二、省體象形：

：說文：「，小也，象形。」案：像較小的，所以比小一成。都回切。

：說文：「，孝鳥也，象形。」案：烏身全黑，所以人看不出烏的眼睛。哀都切。

：說文：「，虎文也，象形。」案：是「虎」字省去下面的「儿」，表示老虎的花紋。荒烏切。

：說文：「，羊角也，象形。」案：从羊省去下面的「=」，表示羊頭。工瓦切。

：說文：「，伐木餘也，從木聲。，古文，從木無頭。」案：爲砍去頭的樹木。五

莫切。

 ：說文：「，鬼頭也，象形。」案：从鬼省去下面的「儿」和「厶」，表示鬼頭。敷勿切。

：說文：「，豕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案：从「彘」「彖」等字而省去下半，彘，彖都是「豕」，所以「」表示豕的頭。，居例切。

：說文：「，判木也，从半木。」案：片是剖開的木頭，所以从木省去左半，表示只有一半木頭了。饒炯以爲版字初文，匹見切。

三、加聲象形：

：說文：「，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案：「」像口上下有齒之形；「止」聲。魚斤切。

：說文：「，舌也，舌體，从，象形，亦聲。」案：「」像舌的外形和紋理，聲。胡男切。

：說文：「，艸也，楚謂之蕑，秦謂之藑，蔓地連花，象形，从艸，舛亦聲。」案：今作舜。像葉蔓連花之形；舛，一方面表示枝葉分頭生長，一方面表示聲音。舒閏切。

第三章　指　事

第一節　指事概說

說文解字敍：「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所謂指事，就是以符號表示事象的意思。因爲事情沒有具體之形可象，只能用抽象符號表示事情的通象來指明其事。使人看見它可以識得它的事象；觀察它可以發現它的意思。例如「丄」，是指一件東西在另一件東西的上面；「丅」，是指一件東西在另一件東西的下面：這都是指事。

說得詳細些，「指」的方法有四種：

一、用純體來指示：

所謂純體，就是不增、不減、不變的單純形體。例如用「一」來表示任何一件事物；用「八」來表示**分別**；用「△」來表示三合；用「宀」來表示整齊。都是用單純的形體來指示某種事象的。

二、用增體來指示：

所謂增體，是在原已成文的形體外，再加上不成文的符號。又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以所增的符號表示某種事情。如「尖」從「大」，所增的「丷」表示腋下藏着東西。另一種是以所增的符號指示某個部位。如「尖」，從「大」，所增的「丶」指示腋下的部位。前者所增都是物之通象；後者所增都是虛的符號。前者必非名詞；後者必爲名詞。

三、用變體來指示：

所謂變體，也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位置的變更：如「  」本爲純體象形；倒過來成爲「」，便是變體指事，表示人起了變化。又如「」本爲純體指事，表示水流悠長；倒過來成爲「」，便是變體指事，表示水脈分流。另一種是筆劃的變更。如「」本爲純體象形；上面的頂彎曲成爲「」，便是變體指事，表示樹木生長受阻而彎曲。又如「」本爲純體指事，表示人伸開手脚，所佔的空間就大了；下面的脚交起來成爲「」，便是變體指事，表示兩脚相交。這些都是用變體來指示事情的。

四、用省體來指示：

所謂省體，就是在原已成文的形體內，減省部份筆劃，來表示某種事象。如「」爲純體象形，本已成文；現在省去上面的「」，成爲「」，表示張口，便是省體指事。又如「」爲純體指事，本已成文；現在省去三片羽毛，成爲「」，表示飛得很迅速，連羽毛都看不清楚了，便是省體指事。「」和「」便是以省體指示某種事象的。

再來看「事」的內涵。

一、事包括「觀念」：

例如：「」「」「」，是空間觀念；「」「」「」，是時間觀念：這些都屬觀念。

二、事包括「狀態」：

例如：「」表示天明的狀態；「」表示破敗的狀態：這些都屬狀態。

三、事包括「動作」：

例如：「」表示艸生長的動作；「  」表示人說話的動作；「  」表示鳥飛翔的動作；「  」表示物覆蓋的動作：這些都屬動作。

四、事也包括事物的「名稱」：

例如：「」「  」，是人體之稱；「  」「」「  」，是生物之稱：都屬於「名稱」。這類「名稱」都是用「增加符號指示部位」的方式「指」出的。

這樣說來，凡以純體、增體、省體、變體的方式，表示事物的觀念、狀態、動作者；以及以增加符號指示部位的方式，指明事物之名稱者：都是指事。

解說「指事」，許氏用的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八字。「視而可識」，易混於象形；「察而見意」，易混於會意。指事與象形，指事與會意，究竟是如何區別的呢？這是接着該研究的問題。

先說指事和象形的區別。

在說文解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文字中，許愼註明「指事」的，只有「」一個；敍舉例時加了一個「  」。此外，其他指事初文，或根本不註明於六書何屬；或註以「象形」「象某某之形」「从某象某某之形」。而這樣註明的，又不一定爲指事，也有確是六書中的象形。因此，後人常常會把指事、象形弄錯了。

在本書緒論，我們曾指出：在「依類象形」的初文中，有依物之類畫的，象具體之形的象形；有依事之類指的，象抽象之事的指事。說文說解所註的「象形」，是廣義「依類象形」的「象形」，包

括了六書中的「象形」和「指事」。而「具體」和「抽象」，可說是六書中象形和指事最主要的分別，這在「象形概說」中已大略提到了。現在進一步地舉下列六個標準以定象形、指事的不同。

一、象形有實物可像；指事多無實物可像：

徐鍇說文繫傳於「丄」下云：「物之實形，有可象者，則爲象形，山川之類，皆是物也。指事者，謂物事之虛無，不可圖畫，上下之義，無形可象，故以丄丅指事之。」如：⊙、☽、山、川，都有實形可象，就是象形；一、二、丄、丅，都無實物可象，便是指事。

二、象形專像一物；指事博類衆物：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指事之別於象形，形謂一物，事類衆物，專博斯分。」段氏舉日月上下爲例，⊙、☽只像太陽、月亮；上、下卻像任何有上下關係的事物。以「丄」來說，可以說像人站在地上，或頭長在肩膀上；也可以說像桌子擺在講台上，或粉筆豎在書本上。所以象形專像一物，是實象；指事博指衆物；是通象。

三、象形依形而製字；指事因事而生形：

江聲六書說：「蓋依形而製字爲象形，因字而生形爲指事。」近人朱宗萊承其說，作文字學形義篇，說：「蓋事物莫不有形；而形象非止一端。有天地自然之形；有人心營構之形。其出於天地自然者，形成於未造字之先，造字者本之，而象形之文生焉；其出於人心營構者，形成於既有字之後，造事者定之，而指事之文生焉。」江、朱二氏也都以日月上下爲例，認爲先有日月之形，然後畫成其物，依形製字，便是象形；上下本無定形，以一爲標準，把一放在一的上面便是丄，把一放在一的下

而便是丁，因事生形，便是指事。

四、象形象物之靜狀，指事表物之動態：

例如：㊀像太陽的外形；  像果實的外形；像鬍子的外形：都爲靜狀，是象形。  表太陽初升的現象；  表瓜果下垂的現象：都爲動態，是指事。又如：像鳥的外形；像口的外形；像首的外形：也是靜狀，是象形。像鳥飛的動作；  像張口的動作；像倒懸的動作：都爲動態，是指事。

五、象形本義多爲名詞；指事本義多非名詞：

例如：  爲象形，後世用爲連詞；本義是鬍子，卻是名詞。爲象形，後世用爲動詞；本義是足趾，也是名詞。象形章所舉正例變例本義全部是名詞。指事本義卻多非名詞，而是動詞、形容詞、副詞。如：  爲指事，後世用爲名詞；本義是「  然欲有所司殺」，卻是副詞。其他如：一、二、上下都是形容詞；立、飛、口、都是動詞。少數指事，本義爲名詞，下條論之。

六、少數爲名詞的增體指事，所增必爲指示之符號，與增體象形所增爲實象者不同：

增體象形與增體指事的分別，依上條標準，也以名詞，非名詞爲區分的原則。例如：眉、果爲名詞，屬象形；立、日爲動詞，屬指事。不過少數增體指事爲名詞：如：  、、、  等，所增的或爲「一」，或爲「丶」，或爲「‥」，全是指示的符號。而增體象形如：、、，所增的或像石形，或像果形，或像雙乳形，或像胃形，全爲實象。依此可定同屬名詞的增體象形與增體指事的不同。

上述六個標準，單獨一條也許都不足以說明象形指事的不同，六條合起來，任何一個初文，倒底屬於象形或者指事，便能很清楚地分辨了。

再說指事和會意的分別：

一、指事多爲獨體；會意必爲合體：

鄭樵曾說過：「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指事是初文，故爲獨體；會意是後起字，所以是合體的。段玉裁認爲獨體與合體，正是指事與會意不同的所在，他在說文解字敍注解中曾說：「合兩文爲會意，獨體爲指事。」我們試看指事初文中，除了「增體」者外，其他「純體」「變體」「省體」都是由一個形體構成；而會意却必須由兩個成文的形體構成。這是指事會意第一個不同點。

二、增體指事也僅有一體成文；會意必有多體成文：

王筠文字蒙求云：「會意者，會合數字，以成一字之意也。指事或兩體或三體，皆不成字；即其中有成字者，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間，以爲之主，斯爲指事也。」王筠這番話，是專指增體指事說的。增體指事在獨體之外，有所增加，不過增加的必不成文，因此成文的，仍只有原來未增加的一個獨體。會意便不同，或由兩體會合，或由二體以上會合，每體皆成文。這一條可與上條互相補足。

三、指事因事而生形；會意合文而會意：

胡朋六書指事說云：「指事者，指其事以制字；會意者，因其字而會意也。」這說法與江聲論象形、指事之別，有連帶關係。指事是有了某種觀念、狀態、或動作，於是用形體表示；會意是從構成一字的各個初文的配合中悟出意思來。

有了這三個標準，指事和會意的區別，便非常明顯，容易分辨了。

最後說到指事的分類。

王筠在說文釋例和文字蒙求中，都分指事爲正例一，變例八。正例收純體指事凡六十二文；變例收以會意定指事四十文，卽意卽事一文，兼意兼聲兼形三文，卽所事之意而少增之以指事者五文，省象形字以指事一文，形不可象變而爲指事九文，借象形爲指事八文，借象形爲指事而兼意者一文。本書分指事爲正例變例，變例又分增體、變體、省體三種，大致上是由王筠的分法整理合併而得。

第二節　指事正例舉例

一：說文：「一，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弌，古文一。」案：一泛指所有個別的事物，如「一個人」「一枝筆」「一張桌」之類。古代哲學家每用數字來說明宇宙的起源和形成過程，如周易繫辭傳有：「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禮記禮運篇有：「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老子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等等說法，這便是許愼「一」下說解的根源了。「弌」是古文奇字，並不一定比「一」爲古。「弋」所从的「弋」是橜弋，就是小木樁。古人在小木樁上刻一道痕，表示一個。如果只畫痕跡，便是「一」；如果連「弋」一起畫上，便是「弍」了。一，於悉切。

二：說文：「二，地之數也，从耦一，弍，古文二。」案：周易有「天一地二」的說法，爲許氏說解所本。二表示任何二件東西，而至切。

三：說文：「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弎，古文三。」案：周易繫辭傳：「有天道焉，有人

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爲許書所本。三代表任何三件東西，蘇甘切。

三：說文：「四，會數也，象四分之形。𠦂，古文四；三，籀文四。」案：三代表四數，商周都用此字，周末才漸用「四」代「三」。息利切。

八：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案：八像分別之形。八，博拔切，別、彼列切。雙聲。

九：說文：「九，易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案：九象徵一種極曲折的線條，引申作數目之極。九、舉有切，究、居又切，古音同。

二上：說文：「二，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案：表示小東西在大東西的上面，所以爲「上」，時掌切。

二下：說文：「二，底也，从反二爲二，下，篆文下。」案：表示小東西在大東西下面。胡雅切。

丨：說文：「丨，下上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案：丨是一條直線，可以再往上畫，也可以再向下畫；往上畫就讀若進，（段注：「囟之言進也。」）往下畫就讀若退，又可讀古本切，因爲「丨」是個無聲字，所以有這麼多的讀音。

爪：說文：「爪，丮也，覆手曰爪，象形。」案：爪是抓的初文，爪甲的爪，古作「叉」。爪，側狡切。

叉：說文：「叉，手也，象手有所丮據也。」案：像握拳形，几劇切。

：說文：「，气欲舒出，上礙於一也。，古文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案：像氣上出之形，一像有所阻礙，表示說話的人正在考慮之中，所以有稽考的意思。和亏形義相近，故古文或以爲亏字；和巧韻母相同，故古文又以爲巧字。，苦浩切。

：說文：「，從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案：像兩脛，像有致之者。是致送的意思。，陟侈切。

：說文：「，行遲曳，象人兩脛有所躧也。」案：不出頭，出頭，，楚危切。

 ：說文：「，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案：兩脛間有線相連，久不連。久，舉友切。

 ：說文：「，有所絕止，而識之也。」案：是絕止的符號，除了用以斷句外，又可用以分別事物。，知庾切。

 ：說文：「，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起，象形。」案：像相糾纏之形，居虯切。

 ：說文：「，推予也，象相予之形。」案：像以手推物與人之狀。予，余呂切。

：說文：「，棄垃土爲牆壁，象形。」案：像土塊積累之形，爲棄字初文，楷作累，力軌切。

 ：說文：「，倚也，人有疾痛也，象倚箸之形。」案：徐鍇說文繫傳以爲：「象人垂四體也，一，所倚之物也，女尼反。」徐灝說文解字注箋以爲：「即古牀字，人有疾病，則臥時多，故凡疾病字皆用爲偏旁。」玉篇：又音牀。

：說文：「，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古文乃。，籀文乃。」案：像氣不能直出之狀，楷書作乃，奴亥切。

：說文：「，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案：幼字從幺，幺、於堯切，與幼雙聲。

：說文：「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衡也。」案：卜像兆紋縱橫之形，卜、博木切，與灼雙聲，與剝疊韻。

 ：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案：像易六爻頭交，引申爲錯雜斑駁，爻，胡茅切，與交疊韻。

 ：說文：「  ，匿也，象迟曲隱蔽形。」案：讀若隱，於謹切。

：說文：「  ，姦衰也，韓非曰：『倉頡作字，自營爲。』」案：爲私字初文，息夷切。

 ：說文：「  ，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案：像地穿；  像交陷其中。凶，許容切。

 ：說文：「人，內也，象從上俱下也。」案：像草木根入地形，楷作入，人汁切。

 ：說文：「，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案：與入意義相反，出，尺律切。

 ：說文：「，艸木初生也，象一出形，有枝葉也。古文以爲艸字。」案：艸木初生，爲指事；古人以爲艸字，却屬象形。屮，丑列切。

 ：說文：「，象春艸木冤曲而出，会氣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一同意。」案：像艸木生長困難之狀，楷作乙，於筆切。

 ：說文：「，艸木花葉垂，象形。」案：像莖上有下垂之花葉，今楷作垂，是爲切。

：說文：「才，艸木之初也，從一上貫一，將生枝葉也。一，地也。」案：一像地，上像莖葉初出，下像根。才，昨哉切。

：說文：「屮，出也，象艸過屮，枝莖漸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案：一像地，屮像艸木漸大有所之。楷作之，止而切。

：說文：「，艸木實垂鹵鹵然，象形，讀若調。」案：像瓜果下垂之狀，楷作卣，徒遼切。

：說文：「，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案：鐘鼎文齊或作，上平；小篆中間高，兩旁低，上雖不平，仍很對稱整齊。齊，徂兮切。

：說文：「，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根也。」案：中一橫像地，上像苗頭，下像根。楷作耑，爲端字初文。耑，多官切。

：說文：「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讀若介。」案：丰像莽艸蔓生散亂之貌，原爲動詞，今字作芥。丰、古拜切，與芥音同。

：說文：「，鳥翥也，象形。」案：翥爲飛舉，像鳥伸頸展翅之狀，甫微切。

：說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案：像獸指爪分別之形以表示辨別的意思。釆、蒲莧切，與辨音義均近。

：說文：「，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案：西，本像鳥在巢上以表示棲的意思，後來假借爲東西之西。西、先稽切。

：說文：「，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案：像材木架積之形以表示結構的意思，爲構字初

文，古候切。

：說文：「𠆢，三合也，从人一，象三合之形，讀若集。」案：像三件東西圍以表示集合的意思。，秦入切，與集音同。

：說文：「回，回也，象回市之形。」案：像圍繞之狀，爲圍的初文。羽非切。

 ：說文：「𠂤，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𠂤，象遠界也。」案：八像遠，一像界。𠂤，古熒切。

 ：說文：「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讀若冠。」案：古人貨貝而寶龜，「」像貝殼龜甲之形，「一」像貫穿之。毌爲貫之初文，古丸切。

：說文：「幵，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案：干不是干犯的干字，俞樾兒笘錄以爲「二」像地之上，地之中，「丨」像在「二」下尚未上出，所以其義爲平；木部「棄」下有重文「」，曰：「篆文从幵」，是幵字籀文作，俞氏以爲「」下有二歧，正像艸木根在土下。幵，古賢切。

 ：說文：「，辨積物也，象形。」案：像衆物分別貯積之形以表示貯積的意思。楷作宁，爲貯字初文，直呂切。

 ：說文：「，右戾也，象左引之形。」案：像自右曲於左之狀，房密切。

 ：說文：「，左戾也，从反，讀與弗同。」案：像自左曲於右之狀，分勿切。

 ：說文：「，拽也，明也，象拽引之形。」案：像橫引之狀，余制切。

 ：說文：「，流也，从反，讀若移。」案：也像橫引之狀，弋支切。

：說文：「，長也，象水理之長。」案：像水流悠長之狀以表示長的意思。孳乳爲詠歌，書：「歌永言。」或以像人在水中潛泳之形。永，于憬切。

：說文：「，綴聯也，象形。」案：像綴聯之形，陟劣切。

 ：說文：「，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案：爲包字初文，布交切。

 ：說文：「，醜也，象人局背之形。」賈侍中說以爲次弟也。」案：像人駝背之形以表示醜惡之意，爲惡字初文。醜又有比類的意思，所以亞又引申爲次第。亞，衣駕切。

：說文：「，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案：像鳥飛不見，所以有否定的意思。自鄭樵以爲不象花萼蒂之形，徐灝、王筠都有同樣說法。其實說文中有形同而音義不同的字，夢不之不與不下來的不，古文形同，音近，義異。不，方久切。

：「，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  ，古文至。」案：像鳥飛下來到地以表示來至之義。說文「不」部和「至」部相連，不至二文，義正相反，說文特於「至」下比較說明：不爲上去，至爲下來。段玉裁卻以「不上去而至下」爲句。至，脂利切。

：說文：「，凍也，象凝之形。」案：  像凝凍之形，動詞，指事；名詞作冰，說文：「  ，水堅也，从从水。」，筆陵切，與冰疊韻。

：說文：「，獸長脊行然，欲有所司殺形。」案：像獸類隆背預備伺機殺物之貌，池爾切。

：說文：「，覆也，从一下垂。」案：像覆物之貌，莫狄切。

第三節　指事變例舉例

一、增體指事：

：說文：「，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古文示。」案：二，古文上，示从二象日、月、星光下垂示人之形。古文，一像天，下像三垂。示，神至切。

：說文：「，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案：日出地平線上，所以是明。旦，得案切。

：說文：「，轉也，从口，中象回轉形。，古文。」案：篆文回像淵水回轉形，古文像雲氣回轉形。回，戶恢切。

：說文：「，害也，从一川，春秋傳曰：『川爲澤，凶。』」案：从川像有堵塞之形，爲災之初文。，祖才切。

：說文：「，養也，，古文。」案：从子，像下有手抱之之形，采爲保字初文，博袁切。

：說文：「，住也，从大立一之上。」案：大象人，一象地，立字從人站在地上而得停立的意思。立，力入切。

：說文：「，不見也，象匿蔽之形。」案：象人，象匿蔽之狀。，彌忽切。

：說文：「，盜竊裹物也，从亦有所持。俗謂蔽人俾是也。」段懺陝字从此。」案：從，畫亦（腋）下藏着東西，表示小偷竊物的意思。「蔽人俾」是漢時俗語，意是不讓人看見持物品。，失冉切，音同陝。

：說文：「，言也，从口，」象口气出也。」案：把思想用言語表達出來，叫作「曰」，象口上有氣出來的樣子。大小徐本作：「，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曰，王伐切。

：說文：「，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案：在詩經中，只或用於句末，如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爲句末助詞。只爲句末助語，口合而氣止，所以用氣下引來表示。只，諸氏切。

：說文：「，張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案：「」爲「人」的古文奇字，上「彡」象气出形，楷作欠，去劍切。

：說文：「，語所稽也，从，八象气越也。」案：从象氣上揚之形，語有少停時所發之音，詩辭多作歌之餘聲。胡鷄切，與稽疊韵。

：說文：「，語之餘也，从，象聲上越揚之形也。」案：乎爲句末語助詞，所以說是語之餘。戶吳切，與餘疊韵。

：說文：「，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籀文。一曰：佩也，象形。」案：从曰體增形以表示出氣，爲增體指事；一曰佩也，是像佩笏之形，本當爲二

字，因形同混爲一。鄭太子㠯，左傳作「鄭公子忽」。㠯，呼骨切。

甘：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案：像口含食物咀嚼之狀以表示食物的甘美，一道也之道，是味道的意思。甘，古三切。

𠬜：說文：「𠬜，手指相錯也，从又，象爻之形。」案：像手指間有物之形，初牙切。

𠬞：說文：「𠬞，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案：像隻手獨握事權之形以表示統治之意，余準切。

𡆥：說文：「𡆥，分決也，从又，中象決形。」案：像手持一使刁分決，楷作夬，古賣切。

尺：說文：「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尺，所以指尺規榘事也。从尸，从乙，乙，所識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案：尺从尸，从𠂆，尸爲人，𠂆像臂肘。古人以寸口至肘的長度爲一尺。說文「乙所識也」，是表明乙非甲乙的乙，而是標識符號。所以尺非會意而爲指事。尺，昌石切。

𠃌：說文：「𠃌，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一。」案：從人手退一寸有脈搏處，叫做寸口，寸从𠃌，用一指出寸口的位置。寸，倉困切。

𠂆：說文：「𠂆，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案：𠂆爲人，兩點是指明臂腋的位置。亦，羊益切。

𤣩：說文：「𤣩，牛鳴也，从牛，乙象其聲氣從口出。」案：像牛口出氣，以表示牛鳴的意思。牟，莫浮切。

：說文：「，羊鳴也。从羊，象气上出，與羊同意。」案：像羊，像氣出，楷作羴，緐婢切。

：說文：「，豕絆足行，从豕，二足。」案：像豕足被縛艱行之貌，楷作豕，丑六切。

 ：說文：「，馬一歲也，从馬，一絆其足，讀若弦，一曰若環。」案：像馬足被一所絆之貌，指事；段玉裁疑「絆其足」爲衍文，那麼是从馬一會意。戶關切。

：說文：「，馬後左足白也，从馬，二其足。讀若注。」案：从馬，二爲指事的符號。楷作，之戍切。

 ：說文：「，絆馬也，从馬，〇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前。』讀若輒。」案：像馬足被縛之貌，陟立切。

 ：說文：「，上諱。」案：徐鍇說文繫傳曰：「禾實也，有實之象，下垂也。漢光武帝諱，故許愼闕而不書也。」秀象穗下垂形，息救切。

 ：說文：「，艸木盛然，象形，八聲，讀若鞏。」案：章太炎先生文始云：「八在至部，音稍遠，當象枝葉扶疏。」正像艸木枝葉扶疏，所以說「艸木盛然」。，普活切。

 ：說文：「，止也，从盛而一橫止之也。」案：从，一表示阻其生長，所以有阻止的意思，卽里切。

 ：說文：「，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案：从木，一爲指事符號，標明木的根本處。

本，布忖切。

朱：說文：「朱，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案：用一指出木的末端，末，莫撥切。

朱：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案：用一指出木的紅心，朱，章俱切。

冂：說文：「冂，覆也，从冂，上下覆之。」王筠說文句讀：「冂是正冂，自上覆乎下；凵是倒冂，自下覆乎上。謂包物者反覆裹之也。上加一者，包物必有已時，故以一絡之也，此指事字也。」

案：西爲覆字初文，像上下反覆之形，呼訝切。

帛：說文：「帛，繒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案：除巾之外，其他四畫都像破壞之貌。帛爲敝之初文，毗際切。

高：說文：「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案：冂像臺，合像觀；倉與倉舍都以𠆢像屋，以口象築，所以說「同意」。高，古牢切。

畐：說文：「畐，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案：𠆢爲高省，田不是田字，像高厚之形。畐，芳逼切。

㐭：說文：「㐭，獻也，從高省，㠯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享之。』享，篆文㐭。」案：豆的古文作㝁，上半作㠯，像器中有物之形。㐭下半的㠯，也象器中有熟物之形。獻物必須高舉，所以从高省。楷作享，也可作享，是從篆文㐭變來的。享，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

絕：說文：「絕，斷絲也。𢆶，古文絕，象不連體絕二絲。」案：𢆶像兩根絲，被刀弄斷了。

𢆶，情雪切。

：說文：「，刀堅也，象刀有刃之形。」案：刃从刀，用丶指出刃的所在。刃，而振切。

二、變體指事：

：說文：「，變也，从到人。」案：倒人爲匕，爲化字初文，人倒過來，表示有所變異。匕，呼跨切。

：說文：「，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杲字。」案：倒首爲杲，爲懸字初文。杲，古堯切。

 ：說文：「，周也，从反之而也。周盛說。」案：周是周徧，凡事反復從事，就會周徧，所以反之而。，子答切。

：說文：「，厚也，从反。」案：反爲孛，爲厚字初文。（即享字）爲下獻上；厚爲上賜下，在上的人賞賜在下的人，表示敦厚。厚，胡口切。

 ：說文：「，水之流別也。从反永。」案：永爲長流，反永便是分流，爲派字初文。，匹卦切。

 ：說文：「，歸也，从反身。」案：反身回來，所以是歸。，於機切，與歸疊韻。

：說文：「，相與比叙也。从反人。」案：或以爲妣牝字初文。，卑履切。

：說文：「，反也，讀若呵。」案：表示氣有所礙，不能暢出；反爲，表示氣能舒暢，音義都和呵斥的呵相近。，虎何切，即今注音符號ㄏ。

．說文：「，不可也，从反可。」案：字形从反可，字義爲不可，字音也爲不可，普火切。

：說文：「，春秋傳曰：『反正爲乏。』」案：左傳宣十五年有反正爲乏的說法。禮：受矢者爲正，避矢者爲乏。乏，胡官切。

：說文：「，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案：像樹木的生長受阻，因而彎曲，爲「稽」字初文。又音礙。古兮切，又古詣切。

：說文：「，傾頭也，从大，象形。」案：大像人正立形，上像頭傾仄形。矢，阻力切。

：說文：「  ，屈也，从大，象形。」案：像人頭向前傾屈，並不是矢向左傾，夭向右傾。夭，於兆切。

 ：說文：「，交脛也，从大，象交形。」案：从大像兩脚相交之形。古爻切。

 ：說文：「  ，，曲脛人也，从大，象偏曲之形。」案：爲跛足，从大像脛一直一曲之形，烏光切。

 ：說文：「  ，陳也，象臥之形。」案：像臥形，是篆文字的橫體。古來祭祀時多以人臥陳，叫做。，式脂切。

：說文：「飲食气  不得息曰，从反欠。，古文。」案：欠是長息，从反欠，是不得喘息。，居未切。段玉裁以爲當作於未切，與字、字、嘆字、嘻字、咄字，皆雙聲。

三、省體指事：

：說文：「  ，違也，从飛下弼，取其相背也。」案：飛字篆文作，非从飛下兩翅，省去上半，像兩翅相背之形，非，甫微切。

卄：說文：「卄，疾飛也，从飛而羽不見。」案：从篆文飛而不見羽毛，來表示飛的迅速。楷作凡，爲迅字初文。迅，息晉切。

凵：說文：「凵，張口也，象形。」案：人張口時，下巴往下張大，所以省上脣以見意。凵，口犯切。

夕：說文：「夕，莫也，从月半見。」案：太陽下山後，月亮隱隱約約地顯現，表示夜晚來臨。夕，祥易切。

第四章　會　意

第一節　會意概說

說文解字敍：「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段玉裁注：「誼者，人所宜也。先鄭周禮注曰：今人用義；古書用誼，誼者本字，義者叚借字。會意者，合誼之謂也。」王筠說文釋例也說：「會者，合也，合誼卽會意之正解。會意者，合二字三字之義，以成一字之義。」段、王二氏，都用「合誼」來解「會意」，這當然是對的。不過「會意」是一語雙關，除了「合誼」的意思外，還含有「領會其意」的意思。元楊桓就說：「使人觀之而自悟，故謂之會意。」因此，所謂會意，就是把兩個或三四個初文配合成一個字，使人領會出它的意思來。所謂「比類合誼」，就是排比配合二類或三類、四類的文字，合成一個新的字義；所謂「以見指撝」，就是來發見新合成的字的意向。例如「武」，是排比配合「止」「戈」兩類初文，合成「武」字新義；人們見了，便可領會止住天下兵戈，不使亂動，才是眞正威武的意向。又如「信」，是排比配合「人」「言」兩類文字，合成「信」字新義；人們見了，便可領會人能實現諾言，才算有信用的意向。「武」「信」兩字，可算最純粹而且最有意思的會意字了。

會意字既然是由兩三個文字配合成一個新字；那麼，組成的分子，和配合的方式，就必須知道了。先說組成的分子：

王筠說文釋例：「凡會意字，或會兩象形字以爲意；或會兩指事字以爲意；或會一形一事以爲意；或會一象形一會意；或會一指事一會意：皆常也。然亦有會形聲字以爲意者。」現試舉例說明於下：

一、會兩象形字以爲意者：如會「止戈」爲「武」，「止」「戈」都是象形字。

二、會兩指事字以爲意者：如會「ㄙㄙ」爲「公」，「ㄙ」「厶」都是指事字。

三、會一形一事以爲意者：如會「八刀」爲「分」，「八」，指事；「刀」，象形。

四、會一象形一會意者：如會「焱在木上」爲「棗」，「木」，象形；「焱」從三火會意。

五、會一指事一會意者：如會「束八」爲「柬」，「八」，指事；「束」從「口木」會意。

以上五條，王氏認爲「皆常也」，未曾舉例；現已補舉說明如上。至於「會形聲字以爲意者」王氏嘗舉例說明，現再析爲二條，說明於下：

六、會一形聲一非形聲者：如會「人言」爲「信」，「人」爲象形，「言」從口辛聲爲形聲。又如「从言含一」爲「音」，「一」爲指事，「言」爲形聲。

七、兩體皆形聲字者：如「設」從「言殳」，「言」「殳」皆形聲字；「教」從「孝攴」，「孝」「攴」皆形聲字。

知道了組成會意字的分子之後，再看配合的方式：

一、會異體文字順遞見意者：如止戈爲武，背厶爲公之類。在說文說解上，多用「从某某」字樣。

二、會異體文字並峙見意者：如祝从示从人口，析从木从斤之類。在說文說解上，多用「从某从某」字樣。

三、會異體文字以位見意者：如益，从水皿，必須水在皿上才見滿溢之意；如莫，必从日在艸中，方見日暮之意。

四、會同體兩字見意者：如林，从二木平列；棘，从二束平列。又如多从重夕，哥从二可之類。

五、會同體三字見意者：疊同體三字常表物之盛，如晶从三日；引伸每有快速之意，如猋从三犬；再引伸可表示物的特點，如犇从三羊。

六、會同體四字見意者：如㗊，衆口也；㗊，衆口也；㗊，極巧視之也。

七、合體之外更有所增者：如爨，臼象持甑，冂爲竈口，𠂤推林內火。同像甑，冂像竈口，都不成字。

八、合體之內更有所省者：如支，从手持半竹；晝，从日，从畫省之類。

九、會意亦聲者：如誼，从言宜，宜亦聲；鉤，从金句，句亦聲。

以上九種配合方式中，一、二、三，可合併稱爲異體會意；四、五、六，可合併稱爲同體會意；七、八，可合併稱爲變體會意；第九種稱爲兼聲會意：這就是會意字分類的根據了。

會意是合體的，象形和指事是獨體的，它們之間的區別，在象形概說和指事概說中都已詳細說明。不過，許多从「一」的字，仍很難斷定它是象形、指事或會意。例如「天」字，說文上說：「天，

顚也，至高無上，从一大。」段玉裁注：「於六書爲會意。凡會意合二字以成語，如一大，人言，止戈皆是。」可是章太炎先生在文始卷三卻以爲：「本當言從大，大，人也；從一在其上，指事也。與末同意。說文言從一大，則略也。」這是因爲段氏把「一」當作「一」字；而章氏卻把「一」當作指示的符號。在甲骨文裏，「天」寫作「𠀆」，這證明「天」所从的「一」並不是「一」字。天的本義爲人頭，甲骨文所以從大像首之形，可說是增體象形；小篆從大，從一在其上，指的是上天，可說已變成增體指事了。說文上許多从「一」的字，如：本、末、甘、𠂤、刃、寸、不、至、旦、立等等，都應劃歸指事，不可當作會意。至於會意和形聲，都是合體。會意是形和形相益；形聲是形和聲相益。可是會意字中，說解作「从A，从B，B亦聲」形式的字，以義爲重，就只能說是「兼聲會意」。

會意字的淵源很早，可以一直追溯到繪畫。劉師培先生的小學發微上曾說：「會誼者，兩形並列之字也。吾謂兩形並列之字，亦出於古代圖畫。例如武字從止從戈，在上古時必畫一人作止戈之形；信字從人從言，在上古時必畫一人作欲語之形；又如僎字，從人從舞，即畫人而加以舞蹈也；位字從人從立，即畫一人直立之形；伐字從人從戈，即畫一人荷戈之形，男字從力從田，即畫一人耕田之形，婦字從女從帚，即畫一女掃帚之形；苗字從草從田，即畫草生於田之形；焚字從林從火，即畫以火燒林之形；鳴字從口從鳥，即畫羽族發聲之形；吠字從口從犬，即畫犬屬發聲之形；嵩字從山從高，即畫山峯最高之形。由是言之，則會意者，即兩形並列之謂也，亦即古代之圖畫也。」所說頗爲得當。在甲骨文中，已有會意字出現，而且比後代更明確。例如大牢從宀下牛，小牢從宀下羊；牧牛

的牧爲牛旁，牧羊的牧爲羊旁；犬、豕、馬、羊、鹿等字，都可加匕或土，以分雌雄。不過，由於語文演變的類比作用，這些分別也逐步取消而趨同了。

第二節　會意正例舉例

一、異體會意：

1、會異體文字順遞見意者：

祭：說文：「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案：用手持肉以享神祇的意思。合三字會意，子例切。

社：說文：「社，地主也，从示土。」案：社是土神，所以合示土會意，常者切。

苗：說文：「苗，艸生於田者，从艸田。」案：長在田中的草，不會是野草，必是禾苗。武鑣切。

公：說文：「厶，平分也，从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案：八爲分別相背；厶爲私字初文。公，古紅切。

半：說文：「半，物中分也，从八牛，牛爲物大，可以分也。」案：半从分牛成半會意，博幔切。

扁：說文：「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案：扁今俗作匾，方沔切。

古：說文：「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案：口耳相傳，至於十數，必是故事了。古，公戶切。

信：說文：「㑨，誠也，从人言。」案：人講話必須有信用，故从人言。信，息晉切。

章：說文：「竟，樂竟爲一章，从音十；十，數之終也。」案：章，諸良切。

取：說文：「㕚，捕取也，从又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獻馘，馘者耳也。」案：取，七庾切。

史：說文：「吏，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案：史官記事必須中正，故从右手會意。史，疏士切。

牧：說文：「牧，養牛人也，从攴牛。」案：攴是「小擊」，養牛人管牛，必用鞭小擊使順從。牧，莫卜切。

敗：說文：「敗，毀也，从攴貝。賊、敗皆从貝。」案：古人寶龜而貨貝，以貝爲貨幣。只知追逐貨貝的人，必會歸於失敗。敗，薄邁切。

用：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中，衞宏說。」案：卜中就可施行，所以取以會意。用，余訟切。

隻：說文：「隻，鳥一枚也，从又持隹，持一隹曰隻，持二隹曰雙。」案：隻，之石切。

雀：說文：「雀，依人小鳥也，从小隹。」案：在人常見的鳥類中，雀較小，故从小隹會意。雀，卽略切。

美：說文：「美，甘也，从羊大。」案：羊大則肥美。美，無鄙切。

集：說文：「雧，羣鳥在木上也，从雥木，雥，雧或省。」案：今字作集，秦入切。

初：說文：「  ，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也。」案：製衣之前，必先用刀裁衣，故从刀衣。初，楚居切。

典：說文：「，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案：丌是荐物之几，將典冊放在荐物之几上，表示尊重。典，多殄切。

休：說文：「  ，息止也，從人依木。」案：休，許尤切。

郵：說文：「，竟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案：邊境上的傳信站，故从邑垂。郵，羽求切。

 ：說文：「，衆微杪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爲顯字。」案：絲是微細之物，在日光下才能看得清楚，从日絲，是顯字的古文。，呼典切。

暴：說文：「，晞也，从日出米。」案：暴字從日出用雙手舉手去曬會意。蒲木切。

安：說文：「  ，靜也，从女在宀中。」案：女有家、男有室，才能相安，故安从女在宀下會意。常隻切。

宗：說文：「，尊祖廟也，从宀示。」案：天神地祇，在壇上祭祀而沒有屋；宗从宀示，表示是屋中之神，卽祖宗也。宗，作冬切。

位：說文：「  ，列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案：古時朝會，君臣都站着，引伸凡人所站的地方就叫作位。位，于備切。

伐：說文：「  ，擊也，从人持戈。」案：伐，房越切。

老：說文：「，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案：人之毛髮由黑變化爲白，表示人老了。老，盧皓切。

須：說文：「，頤下毛也，从頁彡。」案：頁爲頭，彡爲毛。頭下有毛，就是鬚了。須卽古鬚字，相俞切。

灾災：說文：「  ，天火曰，从火，聲；，或从宀火；，籀文从。」案：灾从火焚屋會意；是水受阻壅，表示災害，从火，也是會意字。祖才切。

黑：說文：「  ，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案：是古文囪字，火燄在煙囪上所留的顏色是黑的，故黑從灰。呼北切。

沙：說文：「  ，水散石也，从水少，水少沙見。」案：沙，所加切。

冰：說文：「  ，水堅也，从水仌。」案：仌是凍的意思，水凍便爲冰。魚陵切。

武：說文：「  ，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案：武，文甫切。

孫：說文：「  ，子之子曰孫，从系子，系，續也。」案：孫繼續於子，思魂切。

男：說文：「  ，丈夫也，从田力，言男子力於田也。」案：男，那含切。

陟：說文：「  ，登也，从步。」案：緣拾級而上，所以从步，竹力切。

辭：說文：「  ，不受也，从受辛；受辛，宜辭之也。」案：受了就「辛」，所以不受，似茲切。

辭：說文：「  ，訟也，从辛，辛猶理辜也。」案：分爭辯訟謂之辭，所以从辛；是理的意思，辛有罪的意思。辭，似茲切。

2、會異體文字並峙見意者：

祝：說文：「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案：祝是巫祝，在祭祀中向神明祝禱的人。示，表神；人口，表祝的職務。就是以人口交接神明的意思。祝，之六切。

芟：說文：「芟，刈艸也，从艸，从殳。」案：割草爲芟，所以从艸从殳；殳取殺的意思。芟，所銜切。

分：說文：「分，別也，从八刀，刀以分別物也。」案：分，甫文切。

名：說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案：名，武幷切。

嚚：說文：「嚚，聲也，气出頭上，从囧，从页。页，首也。」案：人首四週有衆口，所以有嚚鬧之意。嚚，許嬌切。

計：說文：「計，會也，筭也，从言从十。」案：十爲「數之具」，計从言从十，故爲計算。計，古詣切。

善：說文：「譱，吉也，从言，从羊，此與義，美同意。譱，篆文善从言。」案：羊表示吉祥。善，常衍切。

堅：說文：「堅，剛也，从臤，从土。」案：臤，說文訓堅，是賢字古文，土臤便叫堅。古賢切。

役：說文：「役，戍邊也，从殳，从彳。」案：殳爲竹製的兵器，詩：「伯也執殳，爲王先驅。」便是。彳爲步行。執殳步行，表示戍邊。役，營隻切。

寇：說文：「暴，暴也，从攴，从完。」案：攴爲攻擊，完爲完聚。當完聚之時遭受攻擊，就叫做寇。寇，苦候切。

教：說文：「㪔，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案：攴示上所施，孝示下所效。說文子部：「孝，效也。」教，古孝切。

死：說文：「朽，澌也，人所離也，从歹，从人。」案：歹爲殘骨，人與殘骨分離，便是死了。死，息姊切。

筭：說文：「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案：筭爲算數的工具，蘇貫切。

算：說文：「算，數也，从竹，从具。」案：算爲動詞，是筭之用。蘇管切。

奠：說文：「奠，置祭也，从酋，酋，酒也；下，其六也。禮有奠祭者。」案：六爲薦物之几，几上有酒，表示奠祭。奠，堂練切。

喜：說文：「喜，樂也，从壴，从口。」案：壴是陳列着的樂器，人聞樂則笑，所以喜从壴从口。喜，虛里切。

析：說文：「㓝，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案：斤爲斧頭，析从木从斤，表示以斧斷木，所以有破木和折的意思。析，先激切。

邑：說文：「邑，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卩。」案：口代表封域，卩代表權力。邑，於汲切。

晉：說文：「𣥂，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𠦂。𠦂，到也。易曰：明出地上，晉。」案：日出萬物滋生長進，所以晉字从日，从𠦂，𠦂，到也。晉，卽叉切。

旅：說文：「𣂑，軍之五百人，从𠂢，从从；从，俱也。」案：𠂢爲旌旗，从爲隨從。軍旅隨旗幟而前進。旅，力舉切。

族：說文：「𣂑，矢鋒也，束之族族也，从𠂢，从矢。」案：𠂢爲靶，矢爲箭。族，卽今鏃字，昨木切。

羅：說文：「𦉪，以絲罟鳥也，从网，从維。古者𡍮氏初作羅。」案：网爲網，糸示網爲絲作，隹爲網中之鳥，示羅爲捕鳥之用。羅，魯何切。

表：說文：「𧘇，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案：表爲外表，以上衣朝外有毛的一面來表示。表，陂矯切。

見：說文：「𥄉，視也，从儿，从目。」案：儿爲人的古文奇字，人有目，所以才能見。見，古甸切。

法：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鷹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鷹去。𤯔，今文省。」案：今通作法，方乏切。

臭：說文：「禽走臭而知其跡者，犬也。从犬，从自。」案：自，古鼻字，犬用鼻聞臭而知路途，所以臭从犬从自。臭，尺救切。

契：說文：「𠫓，大約也，从大，从𠫓。易曰：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案：刻畫工整叫𠫓，契

約必須工整，故𠂤切。契，苦計切。

竦：說文：「𢖍，敬也，从立，从束。束，自申束也。」案：站立時自行申戒約束，是敬的表現。竦，息拱切。

悳：說文：「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案：正直的心爲悳；悳，古德字，多則切。

侃：說文：「侃，剛直也，从仜，仜，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案：侃，空旱切。

冬：說文：「冬，四時盡也，从夂，从夂；夂，古文終字。」案：夂爲冰凍，入冬水才結凍。冬，都宗切。

好：說文：「好，美也，从女从子。」案：子爲男子的美稱，有男有女，才是美好的家庭。好，呼皓切。

戎：說文：「戎，兵也，从戈，从甲。」案：披甲持戈爲戎。甲，甲骨鐘鼎多作十，故戎字隸楷都从十。戎，如融切。

宰：說文：「宰，罪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辛，罪也。」案：宰，作亥切。

3、會異體文字以位見意者：

班：說文：「班，分瑞玉，从珏，从刀。」案：把珏字拆開，中間有刀，表示瑞玉被刀分開了。班，布還切。

莫：說文：「，日且冥也，從日在中。」案：日落草中，表示傍晚，爲暮本字。莫，莫故切，又慕各切。

盥：說文：「，澡手也，從臼水臨皿也。」案：臼是兩手手指相向，其中有水，其下爲盤，表示在洗手。盥，古玩切。

益：說文：「  ，饒也，從水皿，水皿，益之意也。」案：水在皿上流出來爲益，故水在上，皿在下。益，今俗作溢，伊昔切。

杲：說文：「  ，明也，從日在木上。」案：詩經衞風：「杲杲出日。」杲，古老切。

杳：說文：「  ，冥也，從日在木下。」案：莫爲日將落，杳爲日全落。杳，烏皎切。

東：說文：「  ，動也，從木，官溥說：從日在木中。」案：日從樹木間升起，方向爲東。東，得紅切。

囚：說文：「  ，繫也，從人在口中。」案：囚，似由切。

束：說文：「  ，縛也，從口木。」案：詩有束薪、束楚、束蒲，都是縛的意思。束，書玉切。

早：說文：「  ，晨也，從日在甲上。」案：說文以甲象人頭，太陽曬在人頭上，表示早晨。早，子浩切。

兼：說文：「  ，並也，從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案：兼，古甜切。

春：說文：「  ，擣粟也，從臼持杵以臨臼，杵省，古者雖父初作舂。」案：午爲杵字初文，非从杵省。舂，書容切。

色：說文：「  ，小陷也，从人在臼上。」案：色从人落在窠臼之中，会作陷之色，丘猎切。

寒：說文：「，凍也，从人在宀下，从辩上下爲覆，下有冫也。」案：寒，胡安切。

突：說文：「  ，犬從穴中暫出也，从犬在穴中。」案：突，徒骨切。

竄：說文：「  ，匿也，从鼠在穴中。」案：左傳：「無所伏竄。」竄作匿解，竄，七亂切。

炙：說文：「  ，炙肉也，从肉在火上。」案：炙，之石切。

扁：說文：「  ，屋穿水入也，从雨在尸下，尸者，屋也。」案：今字作漏，盧后切。

閉：說文：「，闔也，从門从才。」案：晚上門關着而可見月，必是門有縫隙。閉，古閑切。

闖：說文：「  ，馬出門皃，从馬在門中。」案：引申有突兀驚人之意。丑禁切。

輦：說文：「，輓車也，从車从扶，扶在車前引之也。」案：扶爲兩夫並行，扶在車前，示輓車之意。輦，力展切。

辯：說文：「  ，治也，从言在辡之閒。」案：辡有分別的意思，故辦、瓣、辨、辮等字，刀、瓜、心，糸都在辡字中間。辯，从辡，表罪人相與訴訟；从言，示以言折中。所以說文以辯爲治，是治獄的意思。辯，符蹇切。

劵：說文：「  ，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案：勹爲包字初文，劵字从艸分爲兩，外各有勹。變艸爲屮屮，例與衣部表，衰等字將衣上下分開同。劵，又思切。

折：說文：「，斷也，从斤斷艸，譚長說。，篆文斷从手。」案：斷爲古文，从斤斷艸會意。食列切。

二、同體會意：

1、會同體二字見意者：

祘：說文：「祘，明視以筭之，从二示。逸周書曰：士分民之祘，均分以祘之也。」案：因爲是「明視」，所以從「二示」。祘，音算，蘇貫切。

珏：說文：「珏，二玉相合爲一珏。」案：珏，古岳切。

友：說文：「𠬜，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案：又爲手，友从二手相交、表示相親。友，云久切。

哥：說文：「哥，聲也，从二可，古文以爲歌字。」案：漢書多用哥爲歌，許愼也把哥當作歌解，所以說：「聲也」。哥从二可，「可」是口气舒緩。哥，古俄切。

多：說文：「多，緟也，从緟夕，夕者，相繹也，故爲多。」案：時間是無窮至多的，一夕過去，一夕又來。故多从重夕。多，得何切。

棗：說文：「棗，羊棗也，从重朿。」案：棗木有刺而高，所以从重朿，朿，刺之初文。棗，子皓切。

棘：說文：「棘，小棗叢生者，从並朿。」案：棘低於棗，而刺尤多，所以从並朿。棘，己力切。

林：說文：「林，平土有叢木曰林，從二木。」案：林是平原上的樹林，力尋切。

从：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案：从爲今之從字，疾容切。

炎：說文：「炎，火光上也，从重火。」案：炎，於廉切。

赫：說文：「，大赤兒，从二赤。」案：紅而又紅爲赫，所以从二赤。赫，呼格切。

並：說文：「，併也，从二立。」案：二人站在一起爲並，所以从二立。並，蒲廻切。

州：說文：「，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繞其旁，从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案：州爲川中的小陸地，職流切。

戔：說文：「，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也。」案：戔即殘字，昨干切。

步：說文：「，行也，从止相背。」案：止象左足趾，象右足趾，左右足趾前後相隨，爲步行的意思。步，薄故切。

北：說文：「，乖也，从二人相背。」案：北爲古背字，見國語韋昭注，許愼所說的「乖也」，是乖戾的意思。北，博墨切。

2、會同體三字見意者：

卉：說文：「，艸之總名也，从艸屮。」案：卉疊三屮，示大地所生艸本植物的總名。卉，許偉切。

品：說文：「，衆庶也，从三口。」案：一人一口，三口卽三人的意思。古人凡多，用三來表示，三口爲品，意與三人爲衆同。品，丕飲切。

卅：說文：「，三十幷也，古文省。」案：卅是三個十字的連寫，音蘇沓切。

羴：說文：「，羊臭也，从三羊。」案：羴，同羶，式連切。

森：說文：「，木多皃，從林從木。」案：森，所今切。

晶：說文：「，精光也，從三日。」案：晶，子盈切。段玉裁云：「凡言物之盛皆三其文。」

磊：說文：「，衆石皃，從三石。」案：磊，落猥切。

聶：說文：「，附耳私小語也。」案：聶，尼輒切。

姦：說文：「，厶也，從三女。」案：姦，古顏切。

劦：說文：「，同力也，從三力。」案：劦，力制切。

轟：說文：「，轟轟，羣車聲也，從三車。」案：轟，呼宏切。

3、會同體四字見意者：

：說文：「，衆艸也，從四屮。」案：莫、莽、葬字都从。，模朗切。

：說文：「，衆口也，從四口。」案：嚣、器字都从。，阻立切。

：說文：「，極巧視之也，從四工。」案：工爲巧，所以四工爲極巧。今字作展，知衍切。

第三節　會意變例舉例

一、省體會意：

支：說文：「，去竹之枝也，從手持半竹。」案：又爲手，爲半竹。支，章移切。

畫：說文：「，日之出入與夜爲介，從畫省，從日。」案：畫有界意，白晝與夜分界，所以**從畫省**，从日。畫，陟救切。

隶：說文：「隶，及也，从又，尾省。又持尾者從後及之也。」案：及字从人从又，表示後面的人，手已觸及前面的人；隶字从又从尾省，表示後面的人，手已觸前面動物的尾巴。所以說文「及，逮也」「隶，及也」互訓。隶，今作逮，徒耐切。

緊：說文：「緊，纏絲急也，从臤，絲省。」案：臤是堅實，絲編得堅實叫緊，紆忍切。

眾：說文：「眾，目相及也，从目，隶省。」案：眾，徒合切。

梟：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案：梟、从鳥省，从木，古堯切。

昏：說文：「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者，下也。」案：昏，呼昆切。

孝：說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案：孝，呼教切。

畏：說文：「畏，惡也，从由，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案：說文：「由，鬼頭也。」爲象形文；𠙵，爲虎之省。畏，於貴切。

谷：說文：「谷，泉出通川爲谷，从水半見，出於口。」案：谷从水省，从口，古祿切。

（以上省體會意，多會二體以成一字，其中一體成文，一體有簡省，易與增體象形，增體指事混淆。區別的標準是：省體會意簡省的一體是已造文字的簡省，未省前即已成文字。如梟从鳥省从木，鳥是鳥的省筆，未省前作鳥，即已成字。增體象形和增體指事不成文的一體卻不是省筆，根本不成文字。如果从木象果形，木上的田根本不成文字，也不是任何文字的簡省。）

二、兼聲會意：

吏：說文：「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案：吏必須心主於一，所以从一；必須明法令掌故，所以從史。吏，力置切，與史疊韻。

春：說文：「推也，从日艸屯，屯亦聲。」案：春字从日艸屯，表示得時艸生。春，昌純切，與屯疊韻。

葬：說文：「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荐之。易曰：古者葬厚衣之以薪。茻亦聲。」案：葬，則浪切，與茻疊韻。

喪：說文：「亡也，从哭亡，亡亦聲。」案：喪，息郎切，與亡疊韻。

返：說文：「還也，从辵反，反亦聲。」案：返，扶版切，與反音同。

鉤：說文：「鍾，曲鉤也，从金句，句亦聲。」案：句，曲也，金曲爲鉤。鉤，古侯切，與句古音同。

警：說文：「警，言之戒也，从言敬，敬亦聲。」案：警，己皿切，與敬疊韻。

誼：說文：「誼，人所宜也，从言宜，宜亦聲也。」案：誼，儀寄切，與宜雙聲。

鞣：說文：「鞣，耎也，从革柔，柔亦聲。」案：鞣，而由切，與柔同音。

整：說文：「齊，齊也，从支，从束正，正亦聲。」案：整，之郢切，與正音同。

政：說文：「政，正也，从支正，正亦聲。」案：支義爲小擊，含督責的意思。督責使正，正是爲政之道。論語也有「政者正也」的話。政，之盛切，與正音同。

羌：說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案：羌，去羊切，與羊疊韻。

殯：說文：「  ，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从歹賓，賓亦聲。」案：殯，必刃切，與賓音同。

剝：說文：「  ，裂也，从刀录；录，刻也。录亦聲。」案：北角切，與录疊韵。

劃：說文：「  ，錐刀畫曰劃，从刀畫，畫亦聲。」案：劃，呼麥切，與畫音同。

吁：說文：「，驚語也，从口亏，亏亦聲。」案：亏象氣之舒于，表示大的意思。口張大，是驚語的表情，所以吁从口于會意。吁，况于切，與于疊韵。

愷：說文：「  ，康也，从豈心，豈亦聲。」案：豈是樂的意思，愷从豈心，所以有康樂的意義。愷，苦亥切，與豈古同音。

阱：說文：「  ，陷也，从阜井，井亦聲。」案：阜爲平原，在平原上挖地如井來陷落野獸的爲阱。阱，疾正切，與井疊韵。

饗：說文：「  ，鄉人飲酒也，从鄉，从食，鄉亦聲。」案：饗，許兩切，與鄉古同音。

餽：說文：「，吳人謂祭曰餽，从食鬼，鬼亦聲。」案：餽，俱位切，與鬼古音同。

貧：說文：「  ，財分少也，从貝分，分亦聲。」案：古人寶龜而貨貝，以貝壳爲貨幣，所以財貨貴賤等字都从貝。財貨合便增，分則少，所以貧从貝分會意。貧，符巾切，與分疊韵。

瘧：說文：「  ，寒熱休作病，从疒虐，虐亦聲。」案：普通疾病或發冷，或發熱；只有瘧疾先發冷後發熱，對人體來說，是種酷虐。瘧，魚約切，與虐音同。

冠：說文：「  ，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从冖元，元亦聲，冠有法制，故从寸。」

案：冖表示覆戴；元，首也；寸示有法制。冠，古丸切，與元疊韻。

仲：說文：「仲，中也，从人中，中亦聲。」案：伯仲叔季爲長少之次，仲居中，所以从人中會意。仲，直眾切，與中疊韻。

覽：說文：「覽，觀也，从見監，監亦聲。」案：監字，說文以爲「臨下也」，詩大雅皇矣篇：「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毛傳：「監，視也。」覽从見監，所以有「觀」意。覽，盧敢切，與監疊韻。

執：說文：「執，捕罪人也，从丸幸，幸亦聲。」案：幸字說文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所以驚人也」；一種是「大聲也」。丸是「持也」。執从丮幸，所以有捕罪人的意思。執，之入切，與幸疊韻。

奘：說文：「奘，駔大也，从大壯，壯亦聲。」案：駔爲壯馬，奘从大壯，表示壯馬很大。奘，徂朗切，與壯疊韻。

泮：說文：「泮，諸侯饗射之宮，西南爲水，東北爲牆，从水半，半亦聲。」案：泮，普半切，與半疊韻。

否：說文：「否，不也，从口不，不亦聲。」案：否，方久切，與不古同音。

閨：說文：「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从門圭，圭亦聲。」案：閨，古攜切，與圭音同。

授：說文：「授，予也，从手受，受亦聲。」案：授，殖酉切，與受音同。

姓：說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因生以爲姓，从女生。生

亦聲。」案：姓，息正切，與生疊韻。

婚：說文：「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从女昏，昏亦聲。」案：婚，呼昆切，與昏音同。

姻：說文：「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因，因亦聲。」案：姻，於眞切，與因音同。

婢：說文：「婢，女之卑者也，从女卑，卑亦聲。」案：婢，便俾切，與卑疊韻。

均：說文：「均，平徧也，从土勻，勻亦聲。」案：均，居勻切，與勻疊韻。

釦：說文：「釦，金飾器口，从金口，口亦聲。」案：釦，苦厚切，與口音同。

隙：說文：「隙，壁際也，从阜㒸，㒸亦聲。」案：㒸爲「際見之白」，隙从阜㒸，表示土壁的裂縫。隙，綺戟切，與㒸音同。

字：說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聲。」案：字从子在宀下，故有孳乳而浸多的意思。字，疾置切，與子疊韻。

第五章　形聲

第一節　形聲概說

說文解字敍：「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段玉裁注：「事兼指事之事，象形之物，言物亦事也。名卽『古曰名，今曰字』之名。譬者，諭也；諭者，告也。以事爲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謂半聲也。江河之字，以水爲名，譬其聲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簡單地說：形聲字是「形」和「聲」的配合。「以事爲名」，指事物的形；「取譬相成」，謂事物之聲。例如「江河」，从「水」以示事物之名；再取「工」「可」以諭事物之聲；形聲相合便成爲標準的形聲字了。

上古未有文字，先有語言，古人見長江的水，流經岩石，發出「工工」的聲音，於是就學着它的聲音，叫它作「工」；又見黃河的水，流經沙土，發出「可可」的聲音，於是又學着它的聲音，叫它作「可」。後來造字的人，因爲「黃河」「長江」形既不可象，事又無從指，意更不能會；只好取「工」「可」二音，而附以「水」形，造成「江」「河」兩字，作爲長江黃河的專稱。這便是形聲字初創的情形了。「雞」「鴨」等字，取雞鴨鳴叫的聲音加上「鳥」旁而成；「銅」「鐵」等字，取銅鐵撞擊的聲音加上「金」旁而成。和「江」「河」造字原理完全相同。可是這一種「以聲命名」的形聲字並不很多。另外還有一部分形聲字，是由初文孳乳而生。例如：由羊，孳乳而有从示羊聲的祥；从食羊聲的養等等。祥、養，非但聲本於羊，義亦由羊孳乳而得。初民打獵遇羊，這不是吉祥的表示嗎？食而

有羊，這不是很養身的嗎？這一類形聲字在全部形聲字中佔的比例最大。

王筠在說文釋例上說：「聲者，造字之本也。及其後也，有是聲，即以聲配形而爲字，形聲一門之所以廣也。」根據王氏的說法，先有聲而後有字，所以聲爲語根，形爲表達。形聲字是以聲配形，那麼，形符不過表達字的類別；而聲符卻是語根的所寄。下面試將形聲字形符和聲符的功用作一番介紹：

形聲字的形符，可以表示事物的類別。例如：從「鳥」爲形符的形聲字，多爲鳥類；從「金」爲形符的形聲字，多爲金屬；從「艸」爲形符的形聲字，多爲艸本植物；從「木」爲形符的形聲字，多爲木本植物。說文每於各部首下說明：「凡某之屬皆从某。」就是因爲說文五百四十部首，絕大部分都是形聲字的形符。試以說文「玉」部形聲字爲例：或爲「玉名」，如：璆、璀、璇、璣、瑰、瑤、璠、玟、瑁、瑎、瑁、瑛、瑒、瑕、瑎、瑀、瑙、瑎、瑎、瑎

珊、瑚便是：或爲「送死之玉」，珍、璽便是：至於「璧」爲「金之美者與玉同色」：「靈」爲「巫也以玉事神」：以上從「璆」到「靈」，幾乎全是與「玉類」有關的形聲字，所以它們的形符都从「玉」，形聲字形符的功用，由此可見一斑。

形聲字的聲符，是語根之所寄。語根相同的字，意思往往相同，所以形聲字的聲符，兼有表聲表義雙重的功用，現在分別說明於後。

形聲字的聲符有表聲的功用。試分析形聲字與其所從聲符在聲韻上的關係，共有五種情形：

一、聲韻畢同者：如禛从眞聲，禛眞皆側鄰切，聲韻完全相同。

二、四聲之異者：如禧从喜聲，喜、虛里切，禧、許其切，平上之異；根从艮聲，艮、古恨切，根、古痕切，平去之異；嶷从疑聲，疑、語其切，嶷、魚力切；平入之異；梗从更聲，更、古孟切，梗、古杏切，去上之異；挩从兌聲，兌、古外切，挩、他括切，去入之異。

三、聲同韻異者：如孱从辛聲，孱、先稽切，辛、息隣切，孱辛雙聲而不疊韻。

四、韻同聲異者：如祥从羊聲，羊、與章切，祥、似羊切，羊祥疊韻而不雙聲。

五、聲韻畢異者：如妃从己聲，妃、芳菲切，己、居擬切，妃己聲韻都不相同。

形聲字的音，爲什麼有些會與其所从聲符的音完全不同呢？這是因爲「無聲符字多音」的緣故。黃季剛先生曾說：「形聲字有聲子與聲母聲韻不同者，實因此一聲母或聲母之母爲無聲字，當時兼有數音，而數音中之某一音，正與此聲子之本音相同，故取以爲聲。其後無聲字漸失多音之道，此一聲子所从之聲母，再不復存有與此聲子相同之音讀，故聲韻全異，乃滋後人疑惑也。」黃氏所謂「聲

子」，就是形聲字；所謂「聲母」，就是形聲字的聲符；所謂「無聲字」，就是指象形、指事、會意三種沒有聲符的文字。文字不是一時一地一人所造，因造字的人意識不同，和方言的差異，所以對同一個無聲符的文字，每產生不同的意識與不同的讀音。如說文有「丨」字，下上通也，古本切；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就有三個讀音。又如「屮」，讀若徹；或以爲艸字；那麼屮也有徹、艸二音。後人不明瞭這個道理，看見形聲字和其聲符聲韻不同，就認定沒有聲音上的關係，常改爲會意。例如段玉裁見妃己聲韻畢異，把妃改成从女己會意，不知道「己」是一個無聲符的文字，在文字初造時可能有一種讀音正讀若「妃」，所以「妃」才會取「己」爲聲。現再以說文「皀」字爲例證明。「皀」也是個無聲符字，音皮及切，又讀若香，有二個音。所以鄉从皀聲，讀彼及切；鄉也从皀聲，卻讀許良切。假使說文沒有「又讀若香」的明文，那麼，許良切的鄉所从的聲符卻是彼及切，聲韻全部不同，豈不是也像「妃从己聲」一樣令人感到疑惑了嗎？

形聲字的聲符除了表聲之外，更有表義的功用。宋代文字學家王子韶，字聖美，就曾創立「右文說」。據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爲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古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古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爲義也。」清代段玉裁替說文解字作注，更大揚「聲與義同源」「凡形聲多兼會意」之說。現在試以「句」爲例，說明形聲字聲符表義的事實。

說文：「句，曲也，从口，丩聲。」可見「句」字有「曲」的意思。爲什麼會有「曲」意？可以再從「丩聲」去推究。說文：「丩，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糾丩起。」瓜藤糾纏，決非直上，一定是

彎彎曲曲的，所以「句」有「曲」意是由「𠃌」聲而來。推演開來，从「句」得聲的字也多有「曲」意。如：

笱：說文：「笱，曲竹捕魚笱也。从竹句，句亦聲。」

鉤：說文：「鉤，曲鉤也。从金句，句亦聲。」

跼：說文：「跼，天寒足跼也。从足，句聲。」案：段注：「跼者，句曲不伸之意。」

朐：說文：「朐，脯脡也。从肉，句聲。」案：公羊昭二十五年「與四脡脯」注：「屈曰朐」。

翑：說文：「翑，羽曲也。从羽，句聲。」

痀：說文：「痀，曲脊也。从疒，句聲。」

耈：說文：「耈，老人面凍黎若垢。从老省，句聲。」案：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老人背傴僂也。」

絇：說文：「絇，繢繩絇也。从系，句聲。」

朐：說文：「朐，軥下曲者，从車，句聲。」

枸：說文：「枸，枸木也，从木，句聲。」案：荀子性惡篇：「故枸木必待隱括烝矯然後直。」

劬：說文：「劬，鎌也。从刀，句聲。」案：鎌刀爲曲刀。

苟：說文：「苟，苟卹也，从艸，句聲。」案：苟卹爲曲生草。

雊：說文：「雊，雄雉鳴也，而句其頸。从隹，句聲。」

鉤：說文：「鉤，嫗也。从女，句聲。」

以上各字，都从「句」得聲，其中「笱」「鉤」爲會意兼聲，都有「曲」意，固屬當然。其他如：詢、胸、朐、痀、耇、絇、枸、佝、劬、苟、雊、妁等是形聲字，也以「曲」爲義。可見這些从「句」得聲的字，字義上也得「句曲」之意。

不過形聲字所從的聲符，也有部分是無義可說的。這又可分二種情形：一種是「以聲命名」「狀聲」的字和「外來語」，都是眞正無義可說的。一種是造字的時候，聲符用假借字，在字根（卽形聲字所从之聲符）上雖然無義可說，在語根（語言的發音根源）上卻有義可尋。這一種並不是眞正無義可說的。現在分別解說於下：

先說第一種聲符眞正無義可說的形聲字，又包括三種情形：一是「以聲命名」的字。如：鴉从牙聲，是因爲鴉鳴，其音近牙；鵝，从可聲，鵝從我聲，是因爲鵝鳴聲，其音近可我。本節開頭所提「雞、鴨、江、河、銅、鐵」等字，都屬此類。此類多爲名詞。二是「狀聲」的字。如：嚶从嬰聲，狀鳥鳴嚶嚶之聲；呦从幼聲，狀呦呦鹿鳴之聲。嗾从族聲，狀嗾使畜犬之聲；吐从土聲，狀吐哺之聲。此類多爲副詞、動詞。三是「外來語」，如：珣从旬聲，於義無取，是東夷語「珣玗琪」的譯音而造的字，又如：琊从邪聲，也於義無取，是西胡語「璧流離」的譯音而造的字。至於近代所譯化學名詞，如「氧」「氮」「氫」「氖」等字，聲符有義可說；「鋰」「鉀」「鈉」「錳」等字，卻純爲拉丁文 Lithium. Kalium. Natrium. Manganum 的音譯，聲符無義可說。

再說第二種造字時聲符假借的形聲字。在字根上如果無意可說，在語根方面，必可求得意義的來源。例如：祿字从示彔聲。彔字與祿在意義上沒有關係，彔聲卻有意義可尋。彔與鹿音同，打獵時碰

到鹿，不是福祿的事嗎？說文凡从鹿聲的字，重文常从彔。如「麓」重文作「𣐈」；「漉」重文作「滤」。當造「祿」字時，假借「彔」爲「鹿」，才在字根上無義可說了。其他如：禍从示咼聲，咼爲虎聲的假借；丕从一不聲，不爲旁溥聲的假借。（溥有大義，不丕古多通用，是古代已借「不」爲旁溥之義。）都是聲符爲假借的形聲字，可由語根上追究其意義。

爲什麼語根常是語意之所寄呢？這一點，可以從語言心理學的道理來說明。朱桂耀在中國古代文化的象徵中說：「中國文字學上，也有一種以某種聲音直接的表示某種意義，是一種純粹的音的象徵。例如m音是唇與唇的接觸，而接觸的部位很廣泛，程度也很寬，不像破裂音的逼促，這時我們就起了一種寬泛的感覺；而發鼻音時，又有一種沉悶的感覺，於是凡有m音的字，多含有寬泛沉悶的意義。例如渺、茫、綿、邈、夢、寐、昧、莫、眇、沒、微等是。又如d t等音，是舌端和牙床接觸。牙床是凸出的部分，而舌端的部位，也特別顯著，感覺又最靈敏。所以發這種音時，我們就起了一種特定的感覺。於是凡有d t等音的字，多含有特定的意義。例如特、定、獨、單、第、嫡、端、點、滴等是。又如ts s等齒縫摩擦音，聲音分碎了，從極細的齒縫間洩出，這時我們就起了一種尖細分碎的感覺。於是凡有ts s等音的字，多含尖細分碎的意義。例如：細、小、尖、纖、碎、戔、散、撕、漸、沙等是。又如l r等音最容易滾。凡物圓的容易滾，於是就用這容易滾的聲音去稱呼圓的東西。例如輪、爐、廬、顱、櫓、蘆、螺、蝸輪等是。」把發音和語意的關係，說得十分明白。加上後來在語言演進的過程中，因爲許多字都是從同一語根孳生分化，形成一個語族的緣故，於是音讀相同相近者，其意義也往往相近相同。所以語根常爲語意之所寄；形聲字多兼會意，其無義可說者，每可以語

根假借來說明之。

關於形聲字形符與聲符的位置，依清儒賈公彥的觀察，計有六種。賈氏替周禮作正義，在「保氏」條下云：「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蓂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闕閬衡衙之類，是外聲內形。」賈氏的分析是正確的，不過外形內聲跟外聲內形的例子，略有錯誤。因爲國从口从或，衙从金行，都是會意；闕从門決聲，閬从門貴聲，仍是外形內聲。國字應換以从口有聲的囿字；闕閬應換以从耳門聲的聞，从口門聲的問：便完全無誤了。

天地之間，事物無盡；人心之中，觀念無窮。發爲語言，便沒有極限；形於文字，也永不停止。象形只能象物的大別；指事只能指事之大概；會意雖然較爲方便，但仍有所窮。因此，許多事物和觀念，既不能用依賴象形的法子去畫出它的形狀動作；也很難憑兩形配合來會出它的含意來。於是文字的孳衍，自然不得不從聲音方面發展；文字的進化，自然不得不從衍聲方面演進。在六書四體之中，形聲字最多。說文解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個文字，形聲字就佔七千六百九十七。理由就在此。在這麼衆多的形聲字中，如何把它分類，就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了。現在試依說文一書對形聲字的說解，略作分析，有下列六種方式：

一、从某，某聲：形符聲符形體皆不省，爲數最多。

二、从某省，某聲：形符爲省體；聲符形體不省。

三、从某，某省聲：形符形體不省；聲符爲省體。

四、从某省，某省聲：形符聲符形體皆省。

五、从某，某象某形，某聲（或某省聲）：於形聲之外，更加不成字之形體。

六、从某某，某聲：爲會意加形聲。

第一種形符聲符都不省的，爲正體形聲；二、三、四種，或形符簡略，或聲符簡略，或形符聲符均有所簡略，爲簡體形聲；第五種形聲加形，第六種會意加聲，爲繁體形聲。正體形聲爲形聲字之正例；簡體形聲、繁體形聲爲形聲字的變例。

第二節　形聲正例舉例

一、聲韻畢同者：

禛，說文：「禛，以眞受福也；从示，眞聲。」按：禛之義爲以眞受福，由眞而得義；聲從眞聲，皆側鄰切；形符示、聲符眞，形體又都不省，是標準的形聲字。

瑪，說文：「瑪，石之次玉者；从玉，禹聲。」按：瑪、禹皆王矩切，聲韻畢同。

苷，說文：「苷，甘草也；从艸，甘聲。」按：苷、甘皆古三切，聲韻畢同。

芐，說文：「芐，艸也；从艸，中聲。」按：芐、中皆陟宮切，聲韻畢同。

牲，說文：「牲，牛完全也；从牛，生聲。」按：牲、生皆所庚切，聲韻畢同。

物，說文：「物，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从牛勿聲。」按：物、勿皆文弗切，聲韻畢同。

捷，說文：「捷，獵也，軍獲得也，从手，疌聲。」按：捷、疌皆疾葉切，聲韻畢同。

蝓，說文：「蝓，庾蝓也，从虫，俞聲。」按：蝓俞皆羊朱切，聲韻畢同。

二、四聲之異者：

1平上異而得通轉者：

禧，說文：「禧，禮吉也；从示，喜聲。」按：喜，虛里切，上聲；禧，許其切，平聲。

堇，說文：「堇，卹也；从卹，里聲。」按：里，良止切，上聲；堇，里之切，平聲。

2平去異而得通轉者：

根，說文：「根，木株也；从木，艮聲。」按：艮、古恨切，去聲；根，古痕切，平聲。

蒔，說文：「蒔，更別種；从艸，時聲。」按：時，市之切，平聲；蒔，時吏切，去聲。

唱，說文：「唱，導也；从口，昌聲。」按：昌、尺良切，平聲；唱，尺亮切，去聲。

3平入異而得通轉者：

噰，說文：「噰，小兒有知也；从口，疑聲。」按：疑，語其切，平聲；噰，魚力切，入聲。

糕，說文：「糕，早取穀也；从米，焦聲。」按：焦，即消切，平聲；糕，側角切，入聲。

訐，說文：「訐，面相斥罪告訐也；从言，干聲。」按：干、古寒切，平聲；訐，居謁切，入聲。

稭，說文：「稭，禾稾去其皮祭天以爲席也；从禾，皆聲。」按：皆，古諧切，平聲；稭，古黠切，入聲。

4去上異而得通轉者：

梗，說文：「梗，山枒榆，有束，莢可爲蕪荑也；從木，更聲。」按：更，古孟切，去聲；梗，古杏切，上聲。

宥，說文：「宥，寬也；从宀，有聲。」按：有，云久切，上聲；宥，于救切，去聲。

猛，說文：「猛，健犬也；从犬，孟聲。」按：孟，莫更切，去聲；猛，莫杏切，上聲。

5去入異而得通轉者：

挩，說文：「挩，解挩也；从手，兌聲。」按：兌，大外切，去聲；挩，他括切，入聲。

怛，說文：「怛，憯也；从心，旦聲。」按：旦，得案切，去聲；怛，當割切，入聲。

背，說文：「背，脊也；从肉，北聲。」按：北，博墨切，入聲；背，補妹切，去聲。

附註：顧亭林音論以爲古音四聲一貫；江愼修雖列入聲八部，仍以入聲配平；孔廣森發明陰陽對轉之說，也都以入聲配合平聲。上舉各例，四聲雖異而得通轉，理由在此。

三、聲同韻異者：

犀，說文：「犀，犀遲也；从尸，辛聲。」按：犀，先稽切，古聲心紐，古韻十二部；辛，息鄰切，古聲心紐，古韻十三部，聲同韻異。（本書所用古聲，以黃氏十九紐爲準，所用古韻，以段氏十七部爲準）

員，說文：「員，物數也；从貝，口聲。」按：員，王權切，古聲匣紐，古韻十三部；口，羽非切，古聲匣紐，古韻十五部，聲同韻異。

允，說文：「允，信也；从儿，吕聲。」按：允，余準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三部；吕，羊止

切，古聲之紐，古韻一部，聲同韻異。

那，說文：「那，西夷國；从邑，冉聲。」按：那，諾何切，古聲泥紐，古韻十七部；冉，而琰切，古聲泥紐，古韻七部。

耎，說文：「耎，稍前大也；从大，而聲。」按：耎，而沇切，古聲泥紐，古韻十四部；而，如之切，古聲泥紐，古韻一部。

思，說文：「思，容也；从心，囟聲。」按：思，息茲切，古聲心紐，古韻一部；囟，息進切，古聲心紐，古韻十二部。

匿，說文：「匿，亡也；从匚，若聲。」按：匿，尼質切，古聲泥紐，古韻十二部；若，而灼切，古聲泥紐，古韻五部，聲同韻異。

四、韻同聲異者：

翁，說文：「翁，頸毛也；从羽，公聲。」按：翁，烏公切，古聲影紐，古韻九部；公，古紅切，古聲見紐，古韻九部，韻同聲異。

胡，說文：「胡，牛顧垂也；从肉，古聲。」按：胡戶孤切，古聲匣紐，古韻五部；古，公戶切，古聲見紐，古韻五部，韻同聲異。

蒿，說文：「蒿，蔱也；从艸，高聲。」按：蒿，呼毛切，古聲曉紐，古韻二部；高，古牢切，古聲見紐，古韻二部。韻同聲異。

許，說文：「許，聽言也；从言，午聲。」按：許，虛呂切，古聲曉紐，古韻五部；午，疑古

切，古聲疑紐，古韻五部。韻同聲異。

瑕，說文：「瑕，玉小赤也；从玉，叚聲。」按：瑕，乎加切，古聲匣紐，古韻五部；叚，古雅切，古聲見紐，古韻五部。韻同聲異。

黿，說文：「黿，蝦蟆屬；从黽，圭聲。」按：黿，烏媧切，古聲影紐，古韻十六部；圭，古畦切，古聲見紐，古韻十六部。韻同聲異。

羌，說文：「羌，進善也；从羊，久聲。」按：羌，與久切，古聲喻紐，古韻三部；久，舉有切，古聲見紐，古韻三部，韻同聲異。

莧，說文：「莧，莧菜也；从艸，見聲。」按：莧，侯澗切，古聲匣紐，古韻十四部；見，古甸切，古聲見紐，古韻十四部。韻同聲異。

歐，說文：「歐，吐也；从欠，區聲。」按：歐，烏后切，古聲影紐，古韻四部；區，豈俱切，古聲溪紐，古韻四部。韻同聲異。

五、聲韻畢異者：

妃，說文：「妃，匹也；从女，己聲。」按：妃，芳非切，古聲滂紐，古韻十五部；己，居擬切，古聲見紐，古韻一部。聲韻畢異。

蓋，說文：「蓋，苫也；从艸，盍聲。」按：蓋，古太切，古聲見紐，古韻十五部；盍，胡獵切，古聲匣紐，古韻八部。聲韻畢異。

爭，說文：「爭，五指爪也；从爪，一聲。」按：爭，側莖切，古聲莊紐，古韻十五部；一，於

悉切，古聲影紐，古韻十二部。聲韻畢異。

需，說文：「需，遇也，遲雨不進，止需也；从雨，而聲。」按：需，相俞切，古聲心紐，古韻四部；而，如之切，古聲日紐，古韻一部。聲韻畢異。

牡，說文：「牡，畜父也；从牛，土聲。」按：牡，莫厚切，古聲明紐，古韻三部；土，他魯切，古聲透紐，古韻五部。聲韻畢異。

斯，說文：「斯，析也；从斤，其聲。」按：斯，息移切，古聲心紐，古韻十六部；其，居之切，古聲見紐，古韻一部。聲韻畢異。

迹，說文：「迹，步處也；从辵，亦聲。」按：迹，資昔切，古聲精紐，古韻十六部；亦，羊益切，古聲定紐，古韻五部。聲韻畢異。

形聲字與所從聲符聲韻畢異，是因爲無聲字多音的緣故。在造字時，一定與所從聲符具有聲韻的關係。所以與前述四類都爲形聲字的正例。

第三節　形聲變例舉例

一、簡體形聲：

1. 形符簡略者：

鬃，說文：「鬉，彊毛也；可以箸起衣，从髟省，來聲。」

弒，說文：「弒，臣殺君也；易曰：臣弒其君。从殺省，式聲。」

筍，肉，說文：「筍，手足指節鳴也；从筋省，勻聲。肉，筍或省竹。」

橐，說文：「橐，囊也，从橐省，石聲。」

囊，說文：「囊，橐也，从橐省，襄聲。」

橐，說文：「橐，車上大橐，从橐省，咎聲。詩曰：載橐弓矢。」

橐，說文：「橐，囊張大皃，从橐省，佸聲。」

寐，說文：「寐，臥也，从瘳省，未聲。」

寤、寤，說文：「寤，寐覺而有言曰寤，从瘳省，吾聲。一曰：晝見而夜寢也。瘳，籀文寤。」

寢，說文：「寢，楚人謂寐曰寢；从瘳省，女聲。」

寢，說文：「寢，寐而厭也；从瘳省，米聲。」

寢，說文：「寢，孰寐也，从瘳省，水聲。」

疒，說文：「疒，臥病也，从瘳省，丙聲。」

疒，說文：「疒，眠言也，从瘳省，臬聲。」

耋，說文：「耋，年八十曰耋；从老省，至聲。」

耆，說文：「耆，老也；从老省，旨聲。」

耆，說文：「耆，老人面凍黎皆斑；从老省，句聲。」

耆，說文：「耆，老人面如點逗；从老省，占聲。」

壽，說文：「壽，久也；从老省，鬯聲。」

考，說文：「考、老也；从老省，丂聲。」

履，說文：「履，履也；从履省，婁聲。」

屨，說文：「屨，履下也；从履省，屢聲。」

孱，說文：「孱，履處；从履省，予聲。」

屩，說文：「屩，履也；从履省，喬聲。」

屐，說文：「屐，屩也；从履省，支聲。」

歙，說文：「歙，歙也；从畲省，炙聲。」

鹽，說文：「鹽，河東鹽池也；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从鹵省，古聲。」

鹼，說文：「鹼，鹵也；从鹽省，僉聲。」

妙，說文：「妙，急戾也；从弦省，少聲。」

竭，說文：「竭，不成遂，急戾也；从弦省，曷聲。讀若瘵。」

絆，說文：「絆，繫以絲毋杼也；从絲省，廾聲。廾，古文舛字。」

2. 聲符簡略者：

齋，說文：「齋，戒絜也；从示，齊省聲。」

禜，說文：「禜，設縣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从營省聲。」

營，說文：「營，市居也；从宮，熒省聲。」

瑩，說文：「瑩，玉色也；从玉，熒省聲。」

𠕋，說文：「𠕋，小聲也；从言，𡍮省聲。」

瞥，說文：「瞥，目戰也；从目，𡍮省聲。」

鶯，說文：「鶯，鳥有文章皃，从鳥，榮省聲。」

榮，說文：「榮，桐木也，从木，𡍮省聲。」

犖，說文：「犖，駁牛也，从牛，勞省聲。」

膋，說文：「膫，牛腸脂也，从肉，𡍮聲。詩曰：取其血膫。膋，膫或从勞省聲。」

禜，說文：「禜，精气感祥；从示，熒省聲。」

檠，說文：「檠，柱也；从木，熒省聲。」

按：禜，予林切，古聲精紐，古韻七部；檠，七荏切，古聲清紐，古韻七部；熒，七林切，古聲清紐，古韻七部。檠、熒同音，禜、禜疊韻。

珊，說文：「珊，珊瑚，色赤生於海，或生於山；从玉，刪省聲。」

茲，說文：「茲，艸木多益；从艸，絲省聲。」

薵，說文：「薵，披田艸也；从蓐，好省聲。」

余，說文：「余，語之舒也；从八，舍省聲。」

嘆，說文：「嘆，吞歎也；从口，歎省聲。」

哭，說文：「哭，哀聲也；从吅，从獄省聲。」

蹇，說文：「蹇，走皃；从走，寒省聲。」

蹇，說文：「蹇，跛也；从足，寒省聲。」

按：蹇、蹇，都晉九輦切；與寒同屬古音十四部。

酉，說文：「酉，從外知內也；从卤，象省聲。」

譻，說文：「譻，尖气言；一曰：言不止也。从言，讋省聲。傅毅讀若慴。譻、籀文譻不省。」

童，說文：「童，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重省聲。」

奐，說文：「奐，取奐也，一曰：大也。从廾，㬎省聲。」

融，說文：「融，炊气上出也；从鬲，蟲省聲。」

度，說文：「度，法制也；从又，庶省聲。」

事，說文：「事，職也；从史，之省聲。」

段，說文：「段，椎物也；从殳，耑省聲。」

將，說文：「將，帥也；从寸，醬省聲。」

皮，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爲省聲。」

昏，說文：「昏，省視也；从目，啓省聲。」

棨，說文：「棨，傳信也；从木，啓省聲。」

按：昏、苦系切，棨、康禮切，啓、康禮切。三字同音，皆溪紐十五部。

譽，說文：「譽，急告之甚也；从告，學省聲。」

鷽，說文：「鷽，雜鷽，山鵲；知來事鳥也。从鳥，學省聲。」

㬎，說文：「㬎，夏有水，冬無水曰㬎；从水，學省聲，讀若學。」

按：譽、苦沃切，與學疊韻，古韻皆屬三部；鷽、㬎，均音胡角切，與學同音。

3.形符聲符都簡略者：

笏，說文：「笏，筋之本也；从筋省，勿省聲。」

癵，說文：「癵，病臥也；从疒省，䜌省聲。」

量，說文：「量，稱輕重也；从重省，㫃省聲。」

二、繁體形聲：

1.會意加聲者：

碧，說文：「碧，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聲。」按：碧从玉石，表示似玉的石；取白以爲聲符。

藻，說文：「藻，水艸也；从艸水，巢聲，藻，藻或从澡。」按：藻从艸水會意，取巢以爲聲符。

歸，說文：「歸，女嫁也；从止，婦省，自聲。」按：歸从婦止，表示婦女止於嫁；取自以爲聲符。

嗣，說文：「嗣，諸侯嗣國也，从冊口，司聲。」按：以口讀冊命，所以从冊口；段玉裁以爲从冂，口示國的範圍，也通。取司以爲聲符。

奉，說文：「奉，承也，从手丮，丰聲。」按：丮是左右兩手，奉字从手和左右手，表示承受；

取丰以爲聲符。

簠：說文：「簠，黍稷圜器也，从竹皿，甫聲。」按：簠从竹皿，表示竹製的器皿；取甫以爲聲符。

梁：說文：「梁，水橋也；从木水，刅聲。」按：梁从木水，表示水上的木橋；取刅以爲聲符。

牖：說文：「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从片戶，甫聲。」按：牖从片戶，表示用木片作成窗戶，又取甫以爲聲符。

寶，說文：「寶，珍也；从宀玉貝，缶聲。」按：宀爲深屋，深屋中藏着玉跟貝，自然很寶貝了。取缶以爲聲符。

害，說文：「害，傷也；从宀口，言从家起也；丰聲。」按：段玉裁注云：「言爲亂階；而言每起於衽席。」取丰以爲聲符。

憲，說文：「憲，敏也，从心目，害省聲。」按：心目並用，爲明敏之徵；取害字省體以爲聲符。

聽，說文：「聽，聆也，从耳悳，壬聲。」按：悳古德字，與得通。耳有所得爲聽；取壬以爲符聲。

2. 形聲加形：

牽，說文：「牽，引而前也。从牛，冖，象引牛之縻也；玄聲。」按：牽从牛玄聲，已爲形聲字，又加冖象牛縻之形，故爲形聲加形。

龍，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从肉；𠬜，象肉飛之形；童省聲。」按：龍，从肉，童省聲，已爲形聲字了，又加𠬜象肉飛之形，故爲形聲加形。黃季剛先生說文略說以爲：所加之文「𠬜」，爲上古初造字時的痕跡。

金，說文：「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从革不違，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按：金，从土，今聲，已爲形聲字，又加左右兩點以象金在土中之形，故爲形聲加形。

禽，說文：「禽，走獸總名。从𠙵，象形，今聲。」按：禽，从𠙵，今聲，已爲形聲字，又加凶以象走獸之頭，故爲形聲加形。

第六章　轉　注

第一節　轉注概說

說文解字敍：「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有轉注假借說，曾加以闡釋說：「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其言或雙聲相轉，疊韵相迤，則爲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何謂建類一首，類謂聲類，古者類律同聲，以聲韻爲類，猶言律矣。首者，今所謂語基。考老同在幽類，其義相互容受，其音小變，按形體成枝別，審語言同本株，雖製殊文，其實公族也。非直考老，言壽者亦同。循是以推，有雙聲者，有同音者，其條例不異。適舉考老疊韵之字，以示一端，得包彼二者矣。」根據章先生這番話，可以知道：「建類一首」是指文字的聲韵屬於同一語基，包括雙聲、疊韵與同音。「同意相受」是說文字的意義相同，可以相互容受。所以「轉注」就是「語基相同意義相同而形體不同的文字間之轉相注釋」。例如「考老」：論聲韵，是疊韵；論意義，說文「老，考也。」「考，老也。」也相同；論形體，卻不相同。因此，考老之間的轉相注釋，便是轉注了。

文字不是一人一時一地所造，可是各種文字用以記錄語言的功能則一。因此，同一意義的語言，甲地造的字可能與乙地造的字不同；起初用的字可能與後來用的字不同。這些在不同的空間與時間造出的語根相同意義相同而形體不同的文字，在某時某地都已普遍使用，既不能取消某一形體的文字，

於是就用轉注的方法溝通它。例如：漢揚雄方言：「盂，宋衞之間或謂之盌。」盂與盌，意義相同；聲音上是雙聲字（都是喉音字）；可是形體卻不同。於是用「盂，盌也；盌，盂也。」去轉相注釋，以爲溝通。宋丁度集韵：「吳人呼父曰爸。」父與爸，意義相同；聲音上也是雙聲字（古無輕脣音，故父爲輕脣而讀作重脣，與爸雙聲。）；可是形體也不同。於是用「父，爸也；爸，父也。」去轉相注釋，以爲溝通。又如：章太炎先生新方言：「今人言的，在語中者，的卽之字。」的與之，用作介詞，意義相同；在聲音上，是雙聲字（古無舌上音，故之爲正齒近于舌上而讀作舌頭音，與的雙聲。）；可是形體不同。於是用「之，的也；的，之也。」去轉相注釋，以爲溝通。章氏新方言又說：「唐人詩多用無於語末，今語亦然，音轉如麼。」無與麼，用作語氣詞，意義相同（如白居易詩「能飲一杯無」卽「能飲一杯麼」）；在聲音上，是雙聲字（古無輕脣音，故無爲輕脣而讀作重脣，與麼雙聲。）；可是形體不同。於是也可用「無，麼也；麼，無也。」去轉相注釋，以爲溝通。這些古今南北音同義同形不同的文字，互相注釋，都算轉注；轉注的功用，正是用來溝通古今南北文字的重複的。

關於轉注，有許多誤解。第一種誤解是把轉注當作造字之法。

在講「六書總說」時，就談到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是造字之法；轉注、假借是用字之法。試看說文：「老，考也，从人毛匕。」「考，老也，从老省，丂聲。」一個人的毛髮起了變化（匕古化字），由黑變白，就表示人老了，所以老是個會意字。考，从老省，丂聲，是個省體的形聲字。許愼舉「考老」爲轉注之例，是指說解上用「老，考也」「考，老也」相互注釋；決不是說「考

老」二字是用轉注方法構造的，否則，由「老」而言，轉注將何異於會意？就「考」而言，轉注又何異於形聲？可是，少數文字學家爲附和「六書」爲「造字之本」一言所誤，竟將轉注當作造字之法。這種誤解，又可分爲兩派，分述於下。

甲、形轉派：

唐朝裴務齊以「考字左回，老字右轉。」徐鍇已譏之爲「俗說」；郭忠恕也認爲是「野言」。可是宋朝鄭樵在通志六書略依然把「杲、東、杳」「本、末、朱」「叨、召」「衾、衿」等列爲轉注。元朝戴侗作六書故，也專以字形的反正倒側爲轉注，說：「何謂轉注？因文而轉注之，側山爲自，反人爲匕，反欠爲兌，反子爲云之類是也。」其誤都和裴務齊相同。

乙、形省派：

曾國藩與朱太學書說：「老者，會意字也；考者，轉注字也。凡形聲之字，大抵以左體爲母，以右體之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省畫者；凡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者。其曰建類一首者，母字之形模尚具也；其曰同意相受者，母字之畫省而意存也。」曾氏以省體形聲爲轉注，因此把「老」歸會意，把「考」歸轉注。這與說文「日月」「上下」「武信」「江河」二字共證一書之例不同。原來曾氏之誤，也在把轉注當作造字之法，才有這種附會的說法。關於轉注第二種誤解是不明白「建類一首」的正確含意。又可分爲三派，分述於下。

丙、部首派：

清朝江聲作六書說，說轉注云：「轉注則由是而轉焉，如挹彼注茲之注。卽如考老之字，老屬會

意也；人老則須髮變白，故老从人毛匕，此亦合三字爲誼者也。立老字以爲部首，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從老省。考字之外，如耆、耄、壽、耇之類，凡與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屬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概數字，所謂同意相受；叔重祖言考者，舉一以例其餘爾。由此推之，則說文解字一書，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卽所謂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从某，卽同意相受也。」江氏以說文五百四十部首爲「建類一首」，以說解凡某之屬皆从某爲「同意相受」，錯誤是很明顯的。第一，我們要問：先有說文？先有六書？當然先有六書。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可見周代已用六書條理教學童識字了。而許愼的說文解字作於東漢，周代的人談六書的轉注，決不會知道五百年後有許愼把文字分成五百四十部首，而根據許愼定的部首來講轉注。第二，我們要問：說文部首是否天經地義不可改變？答案是否定的。說文五百四十部首，是許愼憑個人的意見定的，以後的玉篇和康熙字典，部首都和許氏說文不同。而且許愼對某字當入某部，也沒有絕對標準。如「句」部有拘、笱、鉤，連句共四字。另外有苟，在艸部；有劬，在人部；有跔，在足部；……爲什麼「拘、笱、鉤」在「句部」？而「跔、苟、劬」卻不在「句部」呢？又如說文「艸」部最後五十三字，許愼自己註明「大篆从艸」；說文卻根據小篆从艸而歸入「艸」部。如果照江聲所說轉注的建類一首就是部首，那麼，這五十三個大篆从艸小篆从艸的字，應與艸部三百多字轉注呢？還是該和艸部四個字轉注呢？由此看來，江聲同部首爲轉注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丁、轉音派：

宋朝張有曰：「轉注者，展轉其聲注釋他字之用也。」以文字的轉音爲轉注。明朝趙古則曾加以

分類並舉例來說明：「曰因義轉注者：如惡本善惡之惡；以其惡也則可惡（去聲），故轉爲憎惡之惡。齊本齊一之齊；以其齊也則如齊（齊同）故轉爲齊莊之齊。此其類也。曰無義轉注者：如荷本蓮荷之荷；而轉爲負荷之荷（去聲）。雅本烏雅之雅（鴉同），而轉爲風雅之雅（上聲）。此其類也。曰因轉而轉者：如長本長短之長，長則物莫先焉，故轉爲長幼之長（上聲）；長則有餘，故又轉爲長物之長（去聲）；行本行止之行；行則有蹤跡，故轉爲德行之行（去聲）；行則有次序，故又轉爲行列之行（音杭）；又爲行行（即論語行行如也之行）之行（音桁）。此其類也。」原來張、趙二氏，都把「破音字」當作「轉注」，這既不合「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的定義；又與「考老」之例不合，因爲考、老兩字都沒有「破音」的讀法！

戊、互訓派：

這一派起於南唐的徐鍇，而乾嘉時代，戴震、段玉裁又大加播揚，最佔勢力。徐鍇之言見於說文繫傳，曰：「轉注謂耆、耄、鬊、壽、考，皆老也，凡五字。試依爾雅之類言之：耆、耄、鬊、壽、考、老也。又考、壽、鬊、耄、耆可同謂之老，老亦可同謂之耆，往來皆通，故曰轉注。總而言之，轉注與假借相對：假借則一字數用；轉注則一義數文。」戴震答江愼修論小學書：「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爲注，互相爲訓，古今語也。」段玉裁於說文解字敍「轉注」條下注云：「建類一首，謂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說始是也。同意相受，謂無慮諸字意恉略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首，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其於義或近或遠，皆可互相訓釋，而同謂之始是也。」段氏又於說文鳥部隹篆下注云：「異字同義，謂之轉

注；異義同字，謂之假借。」戴、段都以互訓爲轉注，就是徐鍇「往來皆通」的意思。他們三人都以爾雅解釋字義的方法來比附轉注。對於轉注與假借的不同，徐氏用「一義數文」「一字數用」來分別；段氏用「異字同義」「異義同字」來分別，也完全相同。現在，我們試問：互訓是否就是轉注呢？就廣義的轉注來說，可以說是對的。不過就六書的轉注來說，互訓是「異字同義」，轉注於「異字同義」之外，還要在聲音方面「同一語根」。「異字同義而同一語根」，這正是章太炎先生轉注的定義了。

關於轉注的異說，我們講到這裏爲止。最後，講講太炎先生的學生朱宗萊對章氏轉注說的責疑和補充。朱氏著文字學形義篇，說：「顧章先生之說，猶有可商者二事。一事：類爲聲類，首爲聲音，則建類與一首同義，不煩複舉。二事：轉注誠不爲說文設；然保氏教國子時，又豈縣知古韻之宜分廿三部邪？」於是創「類爲物類，謂形也；一首卽語基，謂音也；同意相受卽數字共一義，謂義也。轉注以形通音近義同爲準。」之說。其實朱氏的責難顯由於誤解，朱氏的補充也便成蛇足。試分別說明於下：章氏以「類謂聲類；首者，今所謂語基」。那麼「建類一首」，就是指「文字的聲類屬於同一語基。」那有什麼「複舉」處呢？朱氏把「語基」竄改成「聲首」，認爲與「聲類」同義，可能是一時的疏忽吧！還有，轉注的確不是爲說文設的，保氏教國子時也不會懸知章氏分古韻爲二十三部。但是保氏教國子時，一定知道聲韻的大別。否則，同時代的詩經爲什麼會押韻的呢？許愼作說文時，也一定知道聲韻的大別，漢賦的押韻不是最好的證明嗎？因此，朱氏所「商」的「二事」，理由都不能成立。至於朱氏補充的：「類爲物類，謂形也。」這話也有問題；因爲「物類」與「字形」並沒有絕對關係。例如「天」與「頂」，是同一「類」的事物，而字「形」卻不相同。在「類爲物類」與「形

也」中間，用繫詞「謂」字來連繫，形成肯定全稱命題，這是不合邏輯的。非但理論上不合邏輯；事實上轉注字間也無形可通。朱氏在文字學形義篇所舉轉注的例子，分爲謂轉注，雙聲轉注，同音轉注，說明其「音近」與「義同」；卻無法說明其「形通」，來綜成「轉注以形通音近義同爲準」的理論，正好可用以反證轉注不在乎字形的相通。由此也更可堅信章太炎先生的轉注說，是顚撲不破的眞理。

總之，轉注是音近義同形異諸字之間的轉相注釋。它的功用，在溝通因時間、空間不同致所造形體不同的文字。裘務齊等把字形的轉側當作轉注；曾國藩把省體形聲當作轉注；都是誤把轉注當作造字之法。江聲以部首爲建類一首；張有以破音字爲建類一首；都是誤解了建類一首的意義。而朱宗萊先生以「音近義同形通」爲轉注之準，也不如章太炎先生轉注說的正確。

第二節　轉注正例舉例

六書中的轉注，以同語根同意義而形體不同的文字爲正例。黃季剛先生在說文略說論變易孳乳二大例一節中，指出變易的三種方式（詳見中國文字的演進一節），曾說：「天之訓爲顚，則古者直以天爲首，在大字中則天爲最高，在人身中則首爲最高，此所以一言天而可表二物也。然與天同詁者，有囟，聲稍變矣，由囟與天而有顚。此之造字，純乎變易也。顚語轉而有頂，有題，義又無大殊也。假使用一字數音之例，而云天又音囟，音顚，音頂，音題，又有何不可？是故囟、顚、頂、題，皆天之變易字也。而說文不言其同，吾儕睽視亦莫悟其同也。」類此等在聲音上同屬一個語根，在意義上

可以互相容受，而形體不同的字，都是轉注正例。茲以聲音關係分爲同音轉注、雙聲轉注、疊韻轉注三種，分述於下。

一、同音轉注：

諆，說文：「諆，欺也，从言，其聲。」去其切，古聲溪紐，古韻一部。

欺，說文：「欺，詐也，从欠，其聲。」去其切，古聲溪紐，古韻一部。

按：諆欺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不，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甫鳩切，又甫九切。古聲幫紐，古韻一部。

否，說文：「否，不也，从口不，不亦聲。」方久切，古聲幫紐，古韻一部。

按：不否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爻，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胡茅切，古聲匣紐，古韻二部。

殽，說文：「殽，相雜錯也，从殳，肴聲。」胡茅切，古聲匣紐，古韻二部。

按：爻殽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敖聲。」五到切，古聲疑紐，古韻二部。

謷，說文：「謷，傷也，从女，敖聲。」五到切，古聲疑紐，古韻二部。

按：傲謷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九，說文：「九，易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舉有切，古聲見紐，古韻三部。

究，說文：「究，窮也，从穴，九聲。」居又切，古聲見紐，古韻三部。

趨，說文：「趨，走也，从走，芻聲。」居六切，古聲見紐，古韻三部。

按：九宮趨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丩，說文：「丩，相糾繚也，象形。」居虯切，古聲見紐，古韻三部。

糾，說文：「糾，繩三合也，从糸丩，丩亦聲。」居黝切，古聲見紐，古韻三部。

按：丩糾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豆，說文：「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徒候切，古聲定紐，古韻四部。

梪，說文：「梪，木豆謂之梪，从木豆。」徒候切，古聲定紐，古韻四部。

按：毛傳：「木曰梪。」梪爲豆的繁文。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扐，說文：「扐，持也，象手有所扐據也。」几劇切，古聲見紐，古韻五部。

據，說文：「據，杖持也，从手，豦聲。」居御切，古聲見紐，古韻五部。

按：扐據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評，說文：「評，召也，从言，乎聲。」荒烏切，古聲曉紐，古韻五部。

謼，說文：「謼，評也，从言，虖聲。」荒故切，古聲曉紐，古韻五部。

按：評謼音義皆同，可以轉注。

媵，說文：「媵：物相增加也。从貝，朕聲，一曰：送也，副也。」以證切，古聲定紐，古韻六部。

侯，說文：「侯，送也，从人，𥫱聲。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侯女。古文以爲訓字。」以證

切，古聲定紐，古韻六部。

按：賸伏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宎，說文：「宎，深也。一曰：竄突，从穴火求省。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式針切，古聲透紐，古韻七部。

深，說文：「深，深水。出桂陽南平，西入營道，从水，宎聲。」式針切，古聲透紐，古韻七部。

按：段玉裁云：宎深古今字；古深淺字作宎。音同義同，可以轉注。

探，說文：「探，遠取之也，从手，罙聲。」他含切，古聲透紐，古韻七部。

撢，說文：「撢，探也，从手，覃聲。」他紺切，古聲透紐，古韻七部。

按：探撢音義皆同，可以轉注。

㰱，說文：「㰱，槌也，从木，詹聲。」余廉切，古聲定紐，古韻八部。

㬎，說文：「㬎，㬎謂之檐，檐，南門也，从門，詹聲。」余廉切，古聲定紐，古韻八部。

按：爾雅釋宮：「㰱謂之檐。」㰱㬎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耳，說文：「耳，耳垂也，从耳，L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耳者，其耳垂也，故以爲名。」陟栗切，古聲端紐，古韻八部。

聸，說文：「聸，垂耳也，从耳，詹聲。」都廿切，古聲端紐，古韻八部。

耽，說文：「耽，耳大垂也，从耳，冘聲。」丁含切，古聲端紐，古韻八部。

按：恥、聸、耻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囱，說文：「囱，在牆曰牖，在屋曰囱，象形。」楚江切，古聲清紐，古韻九部。

窻，說文：「窻，通孔也，从穴，悤聲。」楚江切，古聲清紐，古韻九部。

按：囱窻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缸，說文：「缸，瓦也。从缶，工聲。」下江切，古聲匣紐，古韻九部。

瓨，說文：「瓨，似罌長頸，受十升，从瓦，工聲。」戶江切，古聲匣紐，古韻九部。

按：缸瓨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弱，說文：「弱，彊也，重也，从二弓。」其兩切，古聲匣紐，古韻十部。

彊，說文：「彊，弓有力也，从弓，畺聲。」巨良切，古聲匣紐，古韻十部。

按：二字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迁，說文：「迁，往也，从辵，王聲。」于放切，古聲匣紐，古韻十部。

往，說文：「往，之也，从彳，㞢聲。」于兩切，古聲匣紐，古韻十部。

按：二字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賏，說文：「賏，頸飾也，从二貝。」烏莖切，古聲影紐，古韻十一部。

嬰，說文：「嬰，繞也，从女賏。」於盈切：古聲影紐，古韻十一部。

按：嬰爲賏的繁文，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人，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脅脛之形。」如鄰切，古聲泥紐，古韻十二

部。

儿，說文：「儿，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如鄰切，古聲泥紐，古韻十二部。

按：人儿一字異體，音同義同，可以轉注。

田，說文：「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待年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二部。

陳，說文：「陳，列也，从支，陳聲。」直刃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二部。

按：二字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乚，說文：「乚，匿也，象迟曲隱蔽形。」於謹切，古聲影紐，古韻十三部。

隱，說文：「隱，蔽也，从阜，悳聲。」於謹切，古聲影紐，古韻十三部。

按：乚隱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く，說文：「く，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枱廣五寸，二枱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く，倍く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姑泫切，古聲見紐，古韻十四部。

涓，說文：「涓，小流也，从水，員聲。」古懸切，古聲見紐，古韻十四部。

按：く重文作畎、畎，與涓同音同義，皆可轉注。

辛，說文：「辛，皋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讀若愆。」去虔切，古聲溪紐，古韻十四部。

愆，說文：「愆，過也，从心，衍聲，悤，或从寒省。㝵，籀文。」去虔切，古聲溪紐，古韻十四部。

按愆重文作悤、㝵，與辛同音同義，可以轉注。

徲，說文：「徲，久也，从彳，犀聲。」杜兮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五部。

遲，說文：「遲，徐行也，从辵，犀聲。」直尼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五部。

按：爾雅：「遲，久也。」與徲音義同，可以轉注。

火，說文：「火，煨也，象形。」呼果切，古聲曉紐，古韻十五部。

煨，說文：「煨，火也，从火，尾聲。」許偉切，古聲曉紐，古韻十五部。

燬，說文：「燬，火也，从火，毀聲。」許偉切，古聲曉紐，古韻十五部

按：火煨燬音義皆同，可以轉注。

菉，說文：「菉，莉也，从艸，录聲。」楚革切，古聲清紐，古韻十六部。

莉，說文：「莉，菉也，从艸，刺聲。」七賜切，古聲清紐，古韻十六部。

按：菉莉音同義同，可以轉注。

穌，說文：「穌，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和同。」戶戈切，古聲匣紐，古韻十七部。

和，說文：「咊，相應也。从口，禾聲。」咊，今作和，戶戈切，古聲匣紐，古韻十七部。

按：穌和義同音同，可以轉注。

二、雙聲轉注：

依，說文：「依，倚也，从人，衣聲。」於稀切，古聲影紐，古韻十五部。

倚，說文：「倚，依也，从人，奇聲。」於綺切，古聲影紐，古韻十七部。

按：依倚古聲皆屬影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乞，說文：「乞，燕燕，玄鳥也。齊魯謂之乞，取其鳴自謼，象形也。」烏拔切，古聲影紐，古韻十五部。

燕，說文：「燕，燕燕，玄鳥也。籥口，布翄，枝尾，象形。」於甸切，古聲影紐，古韻十四部。

按：乞燕古聲皆屬影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訢，說文：「訢，喜也，从言，斤聲。」許斤切，古聲曉紐，古韻十三部。

喜，說文：「喜，樂也，从壹，从口。」虛里切，古聲曉紐，古韻一部。

欯，說文：「欯，喜也，从欠，吉聲。」許吉切，古聲曉紐，古韻十二部。

欣，說文：「欣，笑喜也，从欠，斤聲。」許斤切，古聲曉紐，古韻十三部。

按：訢爲欣字重文，見欣字下段注據晉灼引許愼語。訢欣兩字爲同音同義的轉注字。與喜、欯雙聲。古音皆在曉紐，也可以轉注。

讙，說文：「讙，譁也，从言，雚聲。」呼官切，古聲曉紐，古韻十四部。

譁，說文：「譁，讙也，从言，華聲。」呼瓜切，古聲曉紐，古韻五部。

按：讙譁同在曉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爲，說文：「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下腹爲母猴形。」薳支切，古聲匣紐，古韻十七部。

蝯，說文：「蝯，善援，禺屬，从虫，爰聲。」兩元切，古聲匣紐，古韻十四部。

按：爲蝯古聲同在匣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諸，說文：「諸，論也，从言，者聲。」戶皆切，古聲匣紐，古韻十五部。

詒，說文：「詒，諧也，从言，台聲。」候閨切，古聲匣紐，古韻七部。

按：諸詒古聲皆在匣紐，雙聲，同義，可以轉注。

戟，說文：「戟，有枝兵也，从戈，𠦂省。周禮：戟長丈六尺。」紀逆切，古聲見紐，古韻五部。

戛，說文：「戛，戟也，从戈百。」古黠切，古聲見紐，古韻十五部。

按：戟戛古聲皆屬見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更，說文：「更，改也。从支，丙聲。」古孟切，古聲見紐，古韻十部。

改，說文：「改，更也。从支，己聲。」古亥切，古聲見紐，古韻一部。

按：更改古聲皆屬見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攻，說文：「攻，𣪊也。从支，工聲。」苦浩切，古聲溪紐，古韻三部。

𣪊，說文：「𣪊，擊也，从支，句聲。」苦侯切，古聲溪紐，古韻四部。

按：攻𣪊古聲皆屬溪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竅，說文：「竅，空也，从穴，敫聲。」牽弔切，古聲溪紐，古韻三部。

窒，說文：「窒，空也，从穴，至聲。」去徑切，古聲溪紐，古韻十一部。

窠，說文：「窠，空也，从穴，果聲。」苦禾切，古聲溪紐，古韻十七部。

空，說文：「空，竅也，从穴，工聲。」苦紅切，古聲溪紐，古韻九部。

按：竅窒窠空皆爲溪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逆，說文：「逆，迎也，从辵，屰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宜戟切，古聲疑紐，古韻五部。

迎，說文：「迎，逢也，从辵，卬聲。」疑卿切，古聲疑紐，古韻十部。

按：逆迎皆屬疑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顚，說文：「顚，頂也，从頁，眞聲。」都年切，古聲端紐，古韻十二部。

頂，說文：「頂，顚也，从頁，丁聲。」都挺切，古聲端紐，古韻十一部。

按：頂顚同屬端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錠，說文：「錠，鐙也，从金，定聲。」丁定切，古聲端紐，古韻十一部。

鐙，說文：「鐙，錠也，从金，登聲。」都滕切，古聲端紐，古韻六部。

按：錠鐙同屬端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通，說文：「通，達也，从辵，甬聲。」他紅切，古聲透紐，古韻九部。

逞，說文：「逞，通也，从辵，呈聲。」丑郢切，古聲透紐，古韻十一部。

徹，說文：「徹，通也，从彳，从支，从育。」丑列切，古聲透紐，古韻十五部。

按：通逞徹古屬透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舒，說文：「舒，伸也，从予，舍聲。」傷魚切，古聲透紐，古韻五部。

伸，說文：「伸，屈伸，从人，申聲。」失人切，古聲透紐，古韻十二部。

按：舒伸皆屬透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遞，說文：「遞，更易也，从辵，虒聲。」特計切，古聲定紐，古韻十六部。

迭，說文：「迭，更迭也，从辵，失聲。」徒結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二部。

按：遞迭皆爲定紐，雙聲，可以轉注。

眾，說文：「眾，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徒合切，古聲定紐，古韻八部。

隶，說文：「隶，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以後及之也。」徒耐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五部。

按：眾隶皆爲定紐，雙聲，可以轉注。

慅，說文：「慅，憂兒，从心，蚤聲。」奴歷切，古聲泥紐，古韻二部。

慭，說文：「慭，飢餓也，一曰憂也。从心，叔聲。」古聲泥紐，古韻三部。

按：方言：「慅，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慭。」慅慭義同，古聲皆屬泥紐，可以轉注。

入，說文：「入，內也，象從上俱下也。」人汁切，古聲泥紐，古韻七部。

內，說文：「內，入也，从冂入，自外而入也。」奴對切，古聲泥紐，古韻十五部。

按：入內古聲皆屬泥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羸，說文：「羸，瘦也，从羊，嬴聲。」力爲切，古聲來紐，古韻十六部。

孌，說文：「孌，臠也，从肉，䜌聲。」力沇切，古聲來紐，古韻十四部。

按：毛詩傳：「孌孌，瘦瘠皃。」孌即孿之借字，孿羸同義，古聲皆爲來紐，雙聲，可以轉注。

嗞，說文：「嗞，嗟也，从口，茲聲。」子之切，古聲精紐，古韻一部。

𠔃，說文：「𠔃，噬也，从言，差聲。」子邪切，古聲精紐，古韻十七部。

按：噬𠔃皆屬精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茨，說文：「茨，茅蓋屋，从艸，次聲。」疾資切，古聲清紐，古韻十五部。

葺，說文：「葺，茨也，从艸，咠聲。」七入切，古聲清紐，古韻七部。

按：葺𠔃皆屬清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丵，說文：「丵，叢生艸也，象丵嶽相並出也。」士角切，古聲從紐，古韻三部。

叢，說文：「叢，聚也，从丵，取聲。」徂紅切，古聲從紐，古韻四部。

按：丵爲叢之初文，叢爲丵之繁文。古聲皆爲從紐，可以轉注。

存，說文：「存，恤問也，从子，在省。」徂尊切，十四部。古聲從紐，古韻十三部。

在，說文：「在，存也，从土，才聲。」昨代切，古聲從紐，古韻一部。

按：存在古聲皆屬從紐，雙聲，可以轉注。

生，說文：「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所庚切，古聲心紐，古韻十一部。

產，說文：「產，生也，从生，彥省聲。」所簡切，古聲心紐，古韻十四部。

按：生產皆屬心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斯，說文：「斯，析也，从斤，其聲。」息移切，古聲心紐，古韻十六部。

析，說文：「析，破木也，一曰：折也。從木，從斤。」先激切，古聲心紐，古韻十六部。

按：斯析古聲都屬心紐，雙聲，同義，可以轉注。

八，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博拔切，古聲幫紐，古韻十一部。

分，說文：「分，別也，从八刀，刀以分別物也。」甫文切，古聲幫紐，古韻十三部。

必，說文：「必，分極也，从八弋，八亦聲。」卑吉切，古聲幫紐，古韻十二部。

別，說文：「別，分解也，从冎，从刀。」憑列切，古聲幫紐，古韻十五部。

按：八分必別皆同義，古聲同在幫紐，雙聲，可以轉注。

藩，說文：「藩，屏也，从艸，潘聲。」甫煩切，古聲幫紐，古韻十四部。

屏，說文：「屏，蔽也，从尸，幷聲。」必郢切，古聲幫紐，古韻十一部。

按：屏藩古聲皆屬幫紐，雙聲，同義，可以轉注。

副，說文：「副，判也，从刀，畐聲。」芸逼切，古聲滂紐，古韻一部。

判，說文：「判，分也，从刀，半聲。」普半切，古聲滂紐，古韻十四部。

按：副判古聲皆屬滂紐，雙聲，同義，可以轉注。

劈，說文：「劈，破也，从刀，辟聲。」普擊切，古聲滂紐，古韻十六部。

破，說文：「破，石碎也，从石，皮聲。」普過切，古聲滂紐，古韻十七部。

按：劈破古聲皆屬滂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卹，說文：「卹，憐信也，从卩，血聲。書曰：卹成五服。」毗必切，古聲並紐，古韻十五部。

輔，說文：「輔，春秋傳曰：輔車相依。从車，甫聲。」扶雨切，古聲並紐，古韻五部。

弼，說文：「弼，輔也，从弜，丙聲。弼，古文弼如此；弜，亦古文弼；㚔，弼或如此。」按，

今作弼，房密切，古聲並紐，古韻十五部。

按：即輔弼古聲都在並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辨，說文：「辨，判也，从刀，辡聲。」符蹇切，古聲並紐，古韻十二部。

剖，說文：「剖，判也，从刀，咅聲。」浦后切，古聲並紐，古韻四部。

按：辨剖古聲都在並紐，雙聲，義同，可以轉注。

晚，說文：「晚，莫也，从日，免聲。」無遠切，古聲明紐，古韻十四部。

莫，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艸亦聲。」莫故切，古聲明紐，古韻五部。

冥，說文：「冥，窈也，从日六，从冖，冖亦聲。」莫經切，古聲明紐，古韻十一部。

瞑，說文：「瞑，冥也，从冥，眠聲。」武庚切，古聲明紐，古韻十部。

按：晚莫冥瞑古聲皆屬明紐，雙聲，同義，可以轉注。

三、疊韻轉注：

忒，說文：「忒，更也，从心，弋聲。」他得切，古聲透紐，古韻一部。

代，說文：「代，更也，从人，弋聲。」徒耐切，古聲定紐，古韻一部。

改，說文：「改，更也，从攴，己聲。」古亥切，古聲見紐，古韻一部。

按：忒代改三字古疊韻，都屬第一部。義同，故可轉注。

福，說文：「福，備也，从示，畐聲。」方六切，古聲幫紐，古韻一部。

富，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从宀，畐聲。」古聲幫紐，古韻一部。

備，說文：「備，愼也，从人，𠂤聲。」平祕切，古聲並紐，古韻一部。

按：福富爲同音轉注，與備古韻都屬一部，疊韻，也可轉注。

超，說文：「超，跳也，从走，召聲。」敕宵切，古聲徹紐，古韻二部。

跳，說文：「跳，蹙也，从足，兆聲。」徒遼切，古聲定紐，古韻二部。

按：超跳古韻都屬二部，疊韻，義同，可以轉注。

爻，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胡茅切，古聲匣紐，古韻二部。

交，說文：「交，交脛也，从大，象交形。」古爻切，古聲見紐，古韻二部。

按：爻交古韻皆屬二部，疊韻，義同，可以轉注。

考，說文：「考，老也，从老省，丂聲。」苦浩切，古聲溪紐，古韻三部。

老，說文：「老，考也，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盧皓切，古聲來紐，古韻三部。

嘐，說文：「嘐，誇語也，从口，𠂤聲。」古肴切，古聲見紐，古韻三部。

啁，說文：「啁，啁嘐也。从口，周聲。」陟交切，古聲端紐，古韻三部。

按：啁嘐古疊韻，皆屬三部，義同，可以轉注。

走，說文：「走，趨也。从夭止，夭者屈也。」子苟切，古聲精紐，古韻四部。

趨，說文：「趨，走也。从走，芻聲。」七逾切，古聲清紐，古韻四部。

按：走趨古韻皆屬四部，疊韻，義同，可以轉注。

遇，說文：「遇，逢也，从辵，禺聲。」牛具切，古聲疑紐，古韻四部。

遘，說文：「遘，遇也，从辵，冓聲。」古侯切，古聲見紐，古韻四部。

按：遇溝古疊韻，皆屬四部，義同，故可轉注。

叚，說文：「叚，借也，闕。」古雅切，古聲見紐，古韻五部。

借，說文：「借，假也。从人，昔聲。」資昔切，古聲精紐，古韻五部。

按：叚借古疊韻，皆屬五部，義同，故可轉注。

粗，說文：「粗，疏也。从米，且聲。」徂古切，古聲從紐，古韻五部。

疏，說文：「疏，通也，从疋，从足，疋亦聲。」所葅切，古聲心紐，古韻五部。

按：粗疏古韻皆在五部，疊韻，義同，可以轉注。

賸，說文：「賸，物相增加也，从貝，朕聲。一曰：送也，剩也。」以證切，古聲定紐，古韻六部。

贈，說文：「贈，玩好相送也。从貝，曾聲。」昨鄧切，古聲從紐，古韻六部。

按：賸贈古疊韻，皆在六部，義同，可以轉注。

頤，說文：「頤，頤也，从頁，臣聲。」胡男切，古聲匣紐，古韻七部。

頷，說文：「頷，頤也，从頁，今聲。」公荅切，古聲見紐，古韻七部。

按：頤頷古疊韻，皆在七部，義同，可以轉注。

踏，說文：「踏，跼也，从足，荅聲。」他合切，古聲透紐，古韻七部。

跼，說文：「跼，進足有所擷取也，从足，及聲。」蘇合切，古聲心紐，古韻七部。

按：踏跋古韻，皆在七部，疊韻、義同，可以轉注。

檻，說文：「檻，圈也，从木，監聲。」胡黯切，古聲匣紐，古韻八部。

柙，說文：「柙，檻也，所以藏虎兕也，从木，甲聲。」烏匣切，古聲影紐，古韻八部。

按：檻柙古疊韻，古韻都爲八部。義同，可以轉注。

讇，說文：「讇，嗑也，从言，闔聲。」徒盍切，古聲定紐，古韻八部。

嗑，說文：「嗑，多言也，从口，盍聲。」侯臘切，古聲匣紐，古韻八部。

按：讇嗑古疊韻，皆在八部，義同可以轉注。

詾，說文：「詾，訟也，从言，匈聲。譟，或省；說，詾或从兇。」許容切，古聲曉紐，古韻九部。

訟，說文：「訟，爭也。从言，公聲。一曰：歌訟。」似用切，古聲定紐，古韻九部。

按：詾重文作譟、說，與訟古韻都在九部，疊韻，同義，都可轉注。

共，說文：「共，同也，从廿𠬜。」渠用切，古聲匣紐，古韻九部。

同，說文：「同，合會也，从凡口。」徒紅切，古聲定紐，古韻九部。

按：共同古韻都在九部，疊韻，同義，都可轉注。

香，說文：「香，芸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許良切，古聲曉紐，古韻十部。

芳，說文：「芳，艸香也。从艸，方聲。」敷方切，古聲滂紐，古韻十部。

按：芳香古疊韻，都爲十部。義同，可以轉注。

晃，說文：「晃，明也，从日，光聲。」胡廣切，古聲匣紐，古韻十部。

曠，說文：「曠，明也，从日，廣聲。」苦謗切，古聲溪紐，古韻十部。

明，說文：「朙，照也，从月囧。明，古文从日。」武兵切，古聲明紐，古韻十部。

按：晃、曠、明古疊韻，都在十部，義同可以轉注。

靖，說文：「靖，立竫也。从立，青聲。」疾郢切，古聲從紐，古韻十一部。

婧，說文：「婧，竦立也。从女，青聲。」七正切，古聲清紐，古韻十一部。

按：靖婧古疊韻，都在十一部，義同可以轉注。

莖，說文：「莖，草木幹也。从艸，巠聲。」戶耕切，古聲匣紐，古韻十一部。

莛，說文：「莛，莖也，从艸，廷聲。」特丁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一部。

按：莖莛古疊韻，都在十一部，義同，可以轉注。

勘，說文：「勘，愼也，从力，甚聲。」巨乙切，古聲匣紐，古韻十二部。

愼，說文：「愼，謹也，从心，眞聲。」時刃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二部。

按：勘愼古疊韻，都在十二部，義同，可以轉注。

尹，說文：「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余準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三部。

君，說文：「君，尊也，从尹口，口以發號。」舉云切，古聲見紐，古韻十三部。

按：尹君古疊韻，都在十三部，義同，可以轉注。

遵，說文：「遵，循也，从辵，尊聲。」將倫切，古聲精紐，古韻十三部。

循，說文：「循，行也，从彳，盾聲。」詳遵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三部。

按：遵循古雙韻，都在十三部，義同，可以轉注。

蹳，說文：「蹳，踐也，从足，麻聲。」直連切，古聲定紐，古韻十四部。

踐，說文：「踐，履也，从足，戔聲。」慈衍切，古聲從紐，古韻十四部。

按：蹳踐古疊韻，都在十四部，義同，可以轉注。

樣，說文：「樣，藩也，从爻林。」附袁切，古聲並紐，古韻十四部。

藩，說文：「藩，屏也，从艸，潘聲。」甫煩切，古聲幫紐，古韻十四部。

按：樣藩古疊韻，都在十四部，義同，可以轉注。

出，說文：「出，進也，象艸木益茲上出達也。」尺律切，古聲透紐，古韻十五部。

茁，說文：「茁，艸初生地皃，从艸出。」武庚切，古聲明紐，古韻十五部。

按：出茁古疊韻，都在十五部，義同可以轉注。

自，說文：「自，鼻也，象鼻形。」疾二切，古聲精紐，古韻十五部。

鼻，說文：「鼻，所以引气自畀也。从自畀。」父二切，古聲並紐，古韻十五部。

按：自鼻古疊韻，都在十五部，義同，可以轉注。

啻，說文：「啻，語時不啻也，从口，帝聲。一曰：啻，諟也。」施智切，古聲透紐，古韻十六部。

諟，說文：「諟，理也，从言，是聲。」都計切，古聲端紐，古韻十六部。

按：啻諟古疊韻，皆在十六部，義同，可以轉注。

我，說文：「我，我，施也。从屮，我聲。」五何切，古聲疑紐，古韻十七部。

施，說文：「施，我也，从屮，羅聲。」力稅切，古聲來紐，古韻十七部。

按：我施古疊韻，皆在十七部，義同，可以轉注。

佗，說文：「佗，負何也。从人，它聲。」徒何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七部。

何，說文：「何，儋也。一曰：誰也。从人，可聲。」胡可切，古聲匣紐，古韻十七部。

按：佗何古疊皆在十七部，疊韻，義同，可以轉注。

第三節　廣義轉注舉例

廣義的轉注就是互訓，說已見「轉注概說」節。段玉裁在說文序：「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下注云：「建類一首，謂分立其義之類而一其首，如爾雅釋詁第一條說始是也；同意相受，謂無慮諸字意恉略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於一首，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其於義或近或遠，皆可互相訓釋，而同謂之始是也。」爾雅首條：初爲衣之始；哉爲才之假借字，才者，艸木之初；首爲人體之始；基爲牆始；肇爲扉之假借，扉者，始開；祖爲始廟；元爲始；胎爲婦孕三月；俶爲始也；落之爲始義，以反而成；權輿之爲始，蓋古語：是十一者通謂之始，非一其首而同其異字之義乎？」段氏所說之得失，也已見「轉注概說」節，茲不復贅。現在就依段氏所舉爾雅首條而廣其例，說明廣義轉注於下。

一、「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初，說文：「初，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也。」楚居切，古聲清紐，古韻五部。

哉，爲才之段借字，說文：「才，艸木之初也。」昨哉切，古聲從紐，古韻一部。

首，說文：「首，古文百也。」「百，頭也。」頭爲人體之始。書九切，古聲透紐，古韻三部。

基，說文：「基，牆始也。」居之切，古聲見紐，古韻一部。

肇，爲扆字之假借。說文：「扆，始開也。」治小切，古聲定紐，古韻二部。

祖，說文：「祖，始廟也。」則古切，古聲精紐，古韻五部。

元，說文：「元，始也。」愚袁切，古聲疑紐，古韻十四部。

胎，說文：「胎，婦孕三月也。」段注：「釋詁曰：胎，始也，此引伸之義。」土來切，古聲透紐，古韻一部。

俶，說文：「俶，善也；一曰：始也。」昌六切，古聲透紐，古韻三部。

落，說文：「落，凡艸曰零，木曰落。」按：詩周頌訪落：「訪予落止。」傳：「落，始也。」盧各切，古聲來紐，古韻五部。

權輿：爲雙音節衍聲複詞，無關「權」字「輿」字本義。詩秦風權輿：「不承權輿。」傳：「權輿，始也。」

按：以上十二字，除權輿爲複音詞外，其他十字中，首俶古同音，與胎古雙聲；初祖落古疊韻；哉基胎古疊韻。有同音雙聲疊韻關係的，可以看作轉注；但就全體而言，缺乏共同的聲韻關係，只可

看作廣義的轉注。

二、爾雅：「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綋、穀、攻、穀、介、徽，善也。」

儀，說文：「儀，度也。」段注：「度，法制也。毛傳曰：儀，善也，又曰：儀，宜也，又曰：儀，匹也，其義相引伸。肆師職曰，古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古書爲誼。按如文王傳曰：義，善也。此與釋詁及我將傳：儀，善也。正同。謂此義爲儀之假借字也。」魚羈切。古聲疑紐，古韻十七部。

若，說文：「若，擇菜也。」按：若者，惠順之善也。而灼切，古聲泥紐，古韻五部。

祥，說文：「祥，福也。」段注：「凡統言則災亦謂之祥，析言則善者謂之祥。」似羊切。古聲定紐，古韻十部。

淑，說文：「淑，清湛也。」段注：「釋詁曰：淑，善也，此引伸之義。」殊六切，古聲定紐，古韻三部。

鮮，說文：「鮮，鮮魚也，出貉國。」按：鮮者，清絜之善。詩邶風新臺：「燕婉不鮮。」箋：「鮮，善也。」相然切，古聲心紐，古韻十四部。

省，說文：「省，視也。」段注：「釋詁曰：省，善也。此引伸之義。大傳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謂君察之，而得其大善也。」所景切，古聲心紐，古韻十一部。

臧，說文：「臧，善也。」則郎切，古聲精紐，古韻十部。

嘉，說文：「嘉，美也。」段注：「見釋詁，又曰：嘉，善也。周禮以嘉禮親萬民。鄭曰：嘉，

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爲之制。」古牙切，古聲見紐，古韻十七部。

令，說文：「令，發號也。」段注：「詩箋曰：令，善也。按：詩多言令，毛無傳。古文尚書言靈，見般庚、多士、多方。般庚正義引釋詁：靈，善也。蓋今本爾雅作令，非古也。凡令訓善者，靈之假借字也。」力正切，古聲來紐，古韻十二部。

類，說文：「類，種類相似，唯犬爲甚。」段注：「釋詁毛傳皆曰：類，善也。釋類爲善，猶釋不肖爲不善也。」力遂切，古聲來紐，古韻十五部。

綝，說文：「綝，止也。」按：說文通訓定聲：「綝，假借爲良。」故有善義。丑林切，古聲透紐，古韻七部。

彀，說文：「彀，張弩也。」爾雅郝疏：「彀者，張弓之善。」古候切，古聲見紐，古韻四部。

攻，說文：「攻，擊也。」釋詁疏：「攻者，堅緻之善。」古洪切，古聲見紐，古韻九部。

穀，說文：「穀，續也，百穀之總名也。」段注：「引伸爲善也。釋詁毛傳皆曰：穀，善也。又大雅傳曰：穀，祿也。」古祿切，古聲見紐，古韻三部。

介，爲价之假借字。說文：「价，善也。」段注：「大雅板曰：价人維藩，釋詁及傳曰：价，善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蓋鄭易价爲介也。詩正義引爾雅作价；今爾雅作介，善也，蓋非善本。」古拜切，古聲見紐，古韻十六部。

徽，說文：「徽，衺幅也。一曰：三糾繩也。」段注：「卽詩之邪幅也。傳曰：邪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釋詁曰：徽，善也，止也。大雅箋云：美也。自偪束之義之引申也。」許歸切，古聲曉

紐，古韻十五部。

按：以上十六字，在聲方面，祥淑古都歸定紐；鮮省古都歸心紐；令類古都歸來紐；皆爲雙聲，可看作雙聲轉注。在韻方面；儀嘉古都歸十七部；祥臧古都歸十部；淑穀都歸三部；類徽古都歸十五部；皆爲疊韻，可看作疊韻轉注。但就全體而言，缺乏共同的聲韻關係，只可看作廣義的轉注。

三、爾雅：「爰、粤、于、那、都、繇，於也。」

爰，說文：「爰，引也。」段注：「此與手部援音義皆同，韻會作引也謂引詞也六字，謂引詞也四字當出演說文。今按：援從手爰聲，訓引也；爰從爪從亏，訓引詞也；轉寫奪詞字。釋詁：粤、于、爰，曰也；爰、粤，于也；爰、粤、于、那、都、繇，於也。八字同訓，皆引詞也。粤、于、曰、爰，見經傳者多；那，若越語吳人之那不穀；都，若孟子謨蓋都君，相如傳終都攸卒；繇同由，於，即今人所用於字。凡言於者，兩物相於，自此引而之彼。此八字皆由上引下之詞也。曰下云詞也；粤下云於也；粤下云于也；烏、於，同引孔子曰烏乎呼也；是可以得其解。」羽元切，古聲匣紐，古韻十四部。

粤，說文：「粤，于也，來愼之詞也，从來亏。周書曰：粤三日丁亥。」段注：「粤與于雙聲而又从于，則亦象气舒于也。粤、于，皆訓於。」王伐切，古聲匣紐，古韻十五部。

于，說文：「于，於也，象氣之舒于。」段注：「釋詁毛傳皆曰：于，於也。凡詩書用于字；凡論語用於字。蓋于於二字在周時爲古今字，故釋詁毛傳以今字釋古字也。凡言於者，皆自此之彼之

詞，其氣舒于。」羽俱切，古聲匣紐，古韻五部。

那，說文：「那，西夷國，从邑，丹聲，安定有朝那國。」段注：「釋詁曰：那，於也。左傳：棄甲則那，杜云：那猶何也。今人用那字，皆爲奈何之合聲。越語：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那，於也。此釋詁之證，郭失其解。」那，諾何切，古聲泥紐，古韻七八部。

都，說文：「都，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从邑，者聲，周禮：距國五百里爲都。」按：都之訓於，予史皆有，已見「爰」字下所引段注，不贅。都，當孤切，古聲端紐，古韻五部。

緐，爲繁字之僞體，說文：「緐，隨從也。从系，各聲。」段注：「从系者，謂引之而往也。緐之僞體作緐，由，或緐字。」以周切，古聲定紐，古韻三部。

按：以上六字，在聲方面，爰粤于古都歸匣紐，雙聲；那古歸泥紐，都古歸端紐，緐古歸定紐，同部雙聲；可視爲雙聲轉注。在韻方面，于都古都歸五部，疊韻；可視爲疊韻轉注。但就全體言，缺乏共同的聲韻關係，只可看作廣義的轉注。

總之，有聲韻關係的互訓，是轉注的正例；無聲韻關係的互訓，只可看作廣義的轉注，不是六書上轉注之正例。

第七章　假借

第一節　假借概說

說文解字敍：「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段玉裁注云：「託者，寄也；謂依傍同聲而寄於此。則凡事物之無字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如漢人謂縣令曰令長：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令之本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縣令、縣長本無字；而由發號久遠之義引申展轉而爲之，是謂假借。」根據許氏的假借定義及段氏的注釋，我們知道，所謂假借，就是在紀錄語言時，因爲同音多同義的道理，借用已造出的同音文字代替未造出的文字。所謂「本無其字」，是表示語言上已有這種詞彙，可是文字的形體未曾造出；所謂「依聲託事」，是指紀錄語言時，依靠同聲音的文字，來寄託一下會說不會寫的意思。「本無其字」是指字形而言；「依聲」是指字聲而言；而「託事」是指字義而言。

假借的開始，雖然是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可是到了後來，本來已有的字，在紀錄語言時，因爲一時想不起來本字，就用另一個同音的字來代替，也叫作假借；甚至用了錯字別字，也冒充爲假借：這是假借演變的過程。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敍注云：「大氏假借之始，始於本無其字；及其後也，既有其字矣，而多爲之假借；又其後也，且至後代，譌字亦得自冒於假借：博綜古今，有此三變。」茲分別說明於下：

一、本無其字的段借：

除「令」「長」兩字外，段氏又舉許書用「以爲」來說解的各字爲例，其說文解字敍注中曾說：「許書凡言以爲者，用彼爲此也。如：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而以爲行來之來。烏，孝鳥也；而以爲烏呼字。朋，古文鳳，神鳥也；而以爲朋攩字。予，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也；而人以爲稱。韋，相背也；而以爲皮韋。西，鳥在巢上也；而以爲東西之西。言以爲者凡六，是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明證。」說文中言「以爲」者，雖只六字，但是本無其字的假借卻不止這六個。段氏又說：「以許書言之，本無難易二字，而以難鳥蜥易之字爲之，此所謂無字依聲者也。」所以「本無其字」的假借，段氏在說文解字敍注中，就已舉出了：令、長、來、烏、朋、予、韋、西、難、易十字。而事實上，段氏繼承戴震「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的師說（見戴震答江愼修書），主張「異義同字謂之假借」（見說文烏部集篆下注）。而說文九千多字中，幾乎每個字除本義之外，都有「引申展轉而爲之」的假借義，因此，依段氏之見，這些段借義如不曾另造本字，都可以認爲是本無其字的假借。

二、本有其字的假借：

本有其字的段借，原於紀錄語言時，倉卒間想不起本字，於是就用同音的字來代替。陸德明經典釋文序引鄭玄的話：「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段借爲之，趣於近而已。」可見鄭玄就已發現經典中有這種同音段借的現象。段氏脊萃說文中十個言「古文以爲」的字爲例，於說文解字敍注中說：「其云古文以爲者，洒下云：古文以爲灑埽字；疋下云：古文以爲詩大雅字；丂下云：古

文以爲巧字；攷下云：古文以爲賢字；㚔下云：古文以爲魯衛之魯；哥下云：古文以爲歌字；詖下云：古文以爲頗字；圓下云：古文以爲靦字；爰下云：古文以爲轅字；敱下云：周書以爲討字：此皆所謂依聲託事也。而與來、烏、朋、子、韋、西不同者，本有其字而代之，與本無字有異。」不過段氏說此十字，態度猶豫，不敢肯定這十個字絕對爲本有其字的假借，所以下文又說：「然或假借在先，製字在後；則段借之時，本無其字，非有二例。唯前六字則段借之後，終古未嘗製正字；後十字則段借之後，遂有正字，爲不同耳。」此外，許書中又有引經說段借者，段注云：「如：攷，人姓也；而引商書無有作攷，謂鴻範段攷爲好。莫，火不明也；而引周書布重莫席，釋云：蒻、席也，謂顧命假莫爲蔤也。堊、古文盪，以土增大道上也；而引唐書朕堊讒說殄行，釋云：堊、疾惡也，謂堯典假堊爲疾也。圂，廁行也；而引商書日圂，釋云：圂者，升雲半有半無，謂鴻範假圂爲駱驛也。枯，槀也；而引夏書唯箘輅枯，釋云：木名，謂段枯槀之枯爲木名也：此皆許稱經說假借，而亦由古文字少之故，與云古文以爲者，正是一例。」這些也是本有其字的假借。古文及經典古字，因爲聲近義通的緣故，往往本字現存，偏不用本字，而用同音的段借字，學者改本字讀它，就怡然理順；照借字讀它，卻以文害辭。所以漢代經師作注，有「讀爲」之例，有「讀曰」之例，都是把本有其字的假借字改回本字。

三、譌字自冒爲段借：

段氏說文解字敍注又云：「至於經傳子史不用本字，而好用段借字，此或古古積傳，或轉寫變易，有不可知。而許書每字依形說其本義，其說解中必自用其本形本義之字，乃不至矛盾自陷；而今

日有絕不可解者。如：寘爲愁，憂爲行皃，既晝然矣；而愁下不云息也，云憂也。寧爲窒，寒爲隔，既晝然矣；而窒下不云寒也，云塞也。但爲裼，袒爲衣縫，既晝然矣；而裼下不云但也，云袒也。如此之類，在他書可以託言假借，在許書則必爲轉寫譌字。」段氏以憂愁之憂，窒塞之塞，裼袒之袒，在許書出現，必屬譌字；但是在他書可以託言假借。憂从夂悳聲，與悳音同；塞从土寒聲，與寒音同；袒但都从旦聲，二字也同音。都可以視爲本有其字依聲託事的假借。因爲，我國文字的構造，雖然是形符；我國文字的運用，依然是音符。某一時期，約定俗成使用某字代表某種語音，記錄語言時，就假借這約定俗成的某字來表達。這種假借，純由聲音上的條件造成，與借字之義沒有關係。

季剛先生講授說文時，曾說：「六書中最難解者，莫如假借。許氏說文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此假借之正例，亦有本有其字而互通段者，要皆不能離聲韻之關係。」又說：「假借之道，大別有二，一曰有義之假借，二曰無義之假借。有義之假借者，聲相同而字義又相近也。無義之假借者，聲相同而取聲以爲義也。故形聲字同聲母者，每每假借；語言同語根者，每每段借；進而言之，凡同音之字皆可假借。」如與段氏假借三變之說參看，就更清楚段借的道理了。

段借不是造字之法，而是用字之法。試看說文對「令」「長」二字的解釋：「令，發號也，从亼卩。」是個會意字；「長，久遠也，从兀从匕，亾聲。」是個形聲字。便充分明白段借跟轉注一樣，與造字無關。不過由於章太炎先生有「余以轉注假借悉爲造字之則」的話；（見國故論衡：轉注段借說。）黃季剛先生也有「然則六書爲造字之本」的話。（見說文略說：論六書起原及次第。）於是章黃的學生中有人誤認段借是造字之法，而不守四體二用之說。其實，太炎先生在轉注段借說中曾明白

表示：「構造文字之端在一字者，指事、象形、形聲、會意盡之矣。」轉注假借顯然不是「構造文字之端在一字者。」而季剛先生說到假借與造字，是指形聲字在造字時，它的聲符就有假借的現象（詳見形聲變例舉例節）；並不是說六書中的假借字爲新造的字。所以季剛先生論六書起原及次第中說：「假借之法，行於太初；依其聲以造形聲之字，而假借之用益大。是故形聲之字，有義可言者，近於會意；卽無義可言者，亦莫不由於假借。」「假借之用」的「用」字，值得我們特別留意！

假借爲用非體，那麼，它的功用何在？根據太炎先生的意見，在於「節文字之孳乳」。（見轉注假借說。）朱宗萊先生復加以闡釋，其文字學形篇假借釋例曾說：「蓋文字孳乳，日以浸多，苟不爲之節制，煩冗孰甚焉。又況形容諸語，唯是觸口成聲，用相比喻，若有一音一義，而必爲制一字，則萬物之形相有盡，人心之比擬無窮，不幾艱於痴作乎？故造字者特設假借一科以趨簡易，或就一字之義而引申之，或因他字之音以比擬之，旣不失之煩冗，又不虞其不給，此假借之法所由繼轉注而起也。故曰假借之與轉注，消息相殊，正負相待者也。轉注者，繁而不殺，所以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所以節文字之孳乳者也。」對於假借的功用以及與轉注之異同，有很清楚的敍述。

關於假借的分類，有假借正例跟廣義假借兩種。正例卽本無其字的假借，又包括有義的假借與無義的假借；廣義的假借卽本有其字的假借，也叫作通假。下面兩節，當舉例詳細說明。

第二節　假借正例舉例

假借正例即本無其字的假借。依黃季剛先生的意見，又分有義的假借跟無義的假借。有義的假借是指：文字除本義外，又有「引申展轉而爲之」（語本段玉裁，見說文敍注。）的假借義；無義的假借大都爲「語言假借」，（語亦本段玉裁，見說文易篆下注。）僅借其字音，而不借其字義。茲分述如下：

一、有義的假借：

(1)官職：

令，說文：「令，發號也，从亼卩。」按：令之本義爲發號施令；漢時在萬戶以上的縣份設縣令之官，是用令字的假借義，由發號的本義引申而得。

長，說文：「長，久遠也，从兀从亡，𠔃聲。」按：長的本義爲久遠，漢時在萬戶以下的縣份設縣長之官，係用長的假借義，由久遠長幼之義引申而得。今長久之長音直良切，長官之長音知丈切。

公，說文：「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按：公的本義爲公平，國之三公必須由公平公正的人擔任，所以借公平公正之公以爲稱呼。

侯，說文：「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按：侯的本義是箭靶。江愼中申說文侯字本義云：「記但大概言所以爲射侯之禮者，將以射選諸侯故也。必射中此侯乃得爲諸侯，不中此侯則不得爲諸侯也。」（見說文解字詁林二二五九頁。）據此，則諸侯義爲假借，由射侯義引申而得。

伯，說文：「伯，長也，从人，白聲。」按：伯的本義爲伯仲之伯，伯爵之伯爲假借。

子，說文：「子，十一月易氣動，萬物滋，人以爲稱。」按：子本義爲小子小孩；人以爲稱以及子爵之稱都是假借義。

男，說文：「男，丈夫也，从田力，言男子力於田也。」按：男字本義指在田地上出力的男子；段借爲男爵，是由任力於田引申爲任力於功業而得。

(2)方向：

西，說文：「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鳥西，故因以爲東西之西。」西本義爲栖，東西之西爲段借義。

北，說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北本義爲相背。北方背太陽，故引伸爲北方之北，爲段借義。

(3)地理：

州，說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水周繞其旁，以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也。」按：水中可居者曰州，爲州之本義，詩曰：「在河之州。」是本義的證明。九州之州由水中高土義的引申，是段借。

縣，說文：「縣，繫也。从系持県。」段注：「引伸之則爲所系之稱。周禮：縣系於遂。邑部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則系於國。秦漢縣系於郡。」縣之本義爲懸掛；郡縣之縣爲段借。

(4)時間：

年，說文：「年，穀熟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年。」爾雅曰：「夏曰歲，商曰祀，周

曰年，唐虞曰載。」穀熟爲年的本義；年歲爲年的借義，取禾年一熟而得義。

月，說文：「月，闕也，大会之精，象形。」月亮之月爲月的本義；陰曆以月一圓缺爲一月，爲月的段借義。

日，說文：「日，實也，大易之精不虧，从〇一，象形。」太陽之日爲本義；地球繞日一周之一日，爲日的假借義。

(5)人事：

朋，說文：「朋，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朋本義爲鳳，段借爲朋黨。

主，說文：「主，鐙中火主也。㞢，象形，从丶，丶亦聲。」劉師培小學發微補：「从丶者，所以象火形也，從㞢者，卽盛火之火也。而後世借爲君主之主，別作炷字以代之。不知君主之義，亦與用火之說相關。上古之時，凡能發明用火之術者，卽爲君主。故有祝融、燧人二氏。而神農一名炎帝，一號烈山。爾雅釋詁訓君爲烝，而烝字亦從火，蓋君主爲發明用火之人，故君主之主由火器之義引伸。猶之君主爲發明製酒之人，而酋長之酋遂由酒官之義引伸也。」

尊：說文：「尊，酒器也。周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小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尊，尊或從寸。」按：酒尊之尊爲本義，引伸爲尊禮尊客之尊，爲假借義。

道，說文：「道，所行道，从辵首，一達謂之道。」道路之道爲本義，道德之道爲假借義。

理，說文：「理，治玉也，从玉，里聲。」治玉爲理的本義，理由之理爲假借義。

(6)動作：

來，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麥也。一麥一夂，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來麥之來爲本義，行來之來爲假借義。

集，說文：「雧，羣鳥在木上也，从雥木。集，雧或省。」羣鳥在木上爲集的本義；集會，趕集爲集的假借義。

施，說文：「施，旗旖施也。从㫃，也聲。晉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施本義爲旗旖旎；政令之發曰施政，爲引伸而得的假借義。

(7)形容：

彊，說文：「彊，弓有力也。从弓，畺聲。」按：弓有力爲彊的本義，字亦作強。今以國勢強盛爲強，是強的假借義。

弱，說文：「弱，橈也，上象橈曲，彡象毛氂橈弱也。弱物幷，故从二弓。」弱本義爲弓之破敝，膠解筋散，狀如毛氂；今國勢衰弱的弱，是假借義。

難，說文：「鷬，鷬鳥也，从鳥，堇聲。難，鷬或从隹。」難本義爲鳥名，因爲難鳥每年難得只來一次，於是引伸而有難易之難的意思，爲假借義。

(8)指稱：

自，說文：「自，鼻也，象鼻形。」自本義爲鼻，人自稱每指着鼻子，所以引伸爲自己之自，爲假借義。

女，說文：「女，婦人也，象形。」女本義爲婦女；就男性而言，對方即爲女性，所以用女爲第二人稱，是假借義。

它，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它本義爲蛇，上古艸居患蛇，所以相問有沒有蛇，因而引伸爲第三者之稱，是假借義。

二、無義的假借：

(1)名物：

佛，說文：「佛，仿佛也，从人，弗聲。」按：仿佛爲佛字本義，及佛教傳入，借佛之音以譯Buddha，爲無義依聲的假借。

合黎，說文：「合，亼口也，从亼口。」「黎，黏也，从黍，日聲。春秋傳曰：不義不黎。黎，或从刃。」按：合本義爲集合；黎本義爲暱。尚書禹貢有「合黎」，山名，爲西番語「哈喇」的對音，是無義依聲的假借。

醫無閭，說文：「醫，治病工也。从殹从酉。殹，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故从酉：王育說。一曰：殹，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醫。」「無，亡也，从亡，橕聲。」「閭，里門也，从門，呂聲。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三十五家相羣侶也。」按：醫本義爲治病的醫生；無本義是亡；閭本義爲里門。爾雅釋地有「醫無閭」，山名，在遼東。是無義依聲的假借。

(2)動作：

留連，說文：「留，止也，从田，丣聲。」「連，負車也，从辵車會意。」按：留連爲雙聲聯緜字，表示依戀不忍去的意思。與「留」「連」二字本義無關，僅借留連之音，爲無義依聲的假借。梁元帝長歌行：「人生行樂耳，何處不留連。」

猶豫，說文：「猶，玃屬，从犬，酋聲。一曰：隴西謂犬子爲猶。」「豫，象之大者，賈侍中說：不害於物。从象，予聲。」按：猶豫也是雙聲聯緜字，表示不能決定。與「猶」「豫」二字本義無關，僅借猶豫之音，爲無義依聲的假借。離騷：「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3)形容：

蕭瑟，說文：「蕭，艾蒿也，从艸，肅聲。」「瑟，庖犧所作弦樂也。从琴，必聲。」按：蕭瑟爲雙聲聯緜字，表示秋風搖落艸木的聲音，與「蕭」「瑟」二字本義無關，僅借蕭瑟之音，爲無義依聲的假借。楚辭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荒唐，說文：「荒，蕪也，从艸，㠯聲。一曰：艸掩地也。」「唐，大言也，从口，庚聲。」按：荒唐爲疊韻聯緜字，表示廣大無界限的意思。與「荒」「唐」本義無關，僅借荒唐之音，爲無義依聲的假借。莊子天下：「荒唐之言。」

習習，說文：「習，數飛也，从羽，白聲。」按：詩谷風：「習習谷風。」毛傳：「習習，和舒貌。」與數飛本義無關，僅借習習之音以狀和風之聲，是無義依聲的假借。

(4)語詞：

之，說文：「之，出也，象艸過屮，枝莖漸益大有所之也。」用作介詞，是無義依聲的假借。

而，說文：「而，頰也，象形。周禮曰：作其鱻之而。」而本義爲鬍鬚，用作連詞，是無義依聲的假借。

耳，說文：「耳，主聽者也。象形。」用作語末助詞，是無義依聲的假借。

然，說文：「然，燒也，从火，狀聲。」用作轉折連詞或副詞語尾，爲無義依聲的假借。

(5)指稱：

夫，說文：「夫，丈夫也，一以象先。周制八寸爲尺，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古書或假借爲指稱詞，如左傳桓公十三年：「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服虔曰：「夫謂鬬伯比。」爲無義依聲的假借。

其，說文：「箕，所以簸者也，从竹，甘象形，亓，其下也。凡箕之屬皆从箕，甘，古文箕；其，籀文箕。」其本義爲箕，用作特定指稱詞，表示「這」或「那」，爲無義依聲的假借。

焉，說文：「焉，焉鳥，黃色，出於江淮，象形。」用作指稱詞，等於「於之」，可代人或代物或代事。爲無義依聲的假借。

第三節　廣義假借舉例

廣義假借就是本有其字的假借，也就是後人所說的通假。茲據昭明文選通假實例，歸納說明如下：

一、同音通假

(1)假聲母爲聲子：

假奄爲閹：曹元首六代論：「至於桓靈，奄豎執衡。」奄，魏志作閹。聲子閹爲本字，所從聲母奄爲借字。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又欠也。从大申。」依檢切，古音影紐，古韻八部。「閹，門豎也，宮中奄昏閉門者。从門，奄聲。」英廉切，古聲影紐，古韻八部。二字古音同，故得通假。

假貞爲楨：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惟周之貞。」貞，詩大雅文王原作楨。聲子楨爲本字，所從聲母貞爲借字。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陟盈切，古聲端紐，古韻十一部。「楨，剛木也。从木，貞聲。」陟盈切，古聲端紐，古韻十一部。二字古音同，故得通假。

假戚爲慼：謝靈運晚出西射堂：「節往戚不淺。」聲母戚爲聲子慼之借字。說文：「戚，戊也。从戊，未聲。」倉歷切，古聲清紐，古韻三部。「慼，悤也。从心，戚聲。」倉歷切，古聲清紐，古韻三部。二字古音同，故得通假。

(2)假聲子爲聲母：

假奸爲干：鄒陽上書吳王：「則無國而不可奸。」注：「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聲母干爲本字，聲子奸爲借字。說文：「奸，犯婬也。从女，干聲。」古寒切，古聲見紐，古韻十四部。「干，犯也，从一，从反入。」古寒切，古聲見紐，古韻十四部。二字古音同，故得通假。

假邪爲丕：何叔平景殿賦：「欞檻邪張。」注：「邪或爲丕。」聲母丕爲本字，聲子邪爲借字。說文：「邳，奚仲之後，湯左相仲虺所封國，在魯，薛縣是也。从邑，丕聲。」敷悲切，古聲滂紐，

古韻十五部。「丕，大也。从一，不聲。」敷悲切，古聲滂紐，古韻十五部。同音故得通假。

假圓爲員：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圓，晉書作員。聲母員爲本字，聲子圓爲借字。說文：「圓，圜全也。从口，員聲。讀若員。」王問切，古聲影紐，古韻十三部。「員，物數也，从貝，口聲。」王權切，古聲影紐，古韻十三部。同音故得通假。

(3)同聲母字相借：

假軌爲宄：陸士衡五等論：「姦軌充斥。」注：「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宄爲本字，軌爲借字。說文：「軌，車徹也，从車，九聲。」居洧切，古聲見紐，古韻三部。「宄，姦也。外爲盜，內爲宄。从宀，九聲，讀若軌。」居洧切，古聲見紐，古韻三部。二字所從聲母皆爲九，且同音故得通假。

假訾爲貲：揚子雲羽獵賦：「富訾與地乎侔訾。」師古曰：「訾與貲同。」貲爲本字，訾爲借字。說文：「訾，不思稱意也。从言，此聲。」將此切，古聲精紐，古韻十五部。「貲，小罰以財自贖也。从貝，此聲。」即夷切，古聲精紐，古韻十五部。二字所從聲母皆爲此，且同音故得通假。

假聞爲問：王仲宣從軍詩：「但聞所從誰。」聞，魏志作問。問爲本字，聞爲借字。說文：「聞，知聲也。从耳，門聲。」無分切，古聲明紐，古韻十三部。「問，訊也。从口，門聲。」亡運切，古聲明紐，古韻十三部。二字所從聲母皆爲門，且音同故得通假。

(4)同語根字相借：

假尤爲郵：盧子諒贈劉琨詩：「眷同尤良。」注：「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

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同，古字通。」說文：「尤，異也。从乙，又聲。」羽求切，古聲影紐，古韻一部。「郵，竟上行書舍，从邑垂。」羽求切，古聲影紐，古韻一部。二字語根相同，故音同得通假。

假伏爲服：陸士衡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詩：「誰謂伏事淺。」注：「鄭司農曰：服事謂爲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服爲本字，伏爲借字。說文：「伏，司也。从人犬，犬司人也。」房六切，古聲並紐，古韻一部。「服，用也，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艮聲。」房六切，古聲並紐，古韻一部，二字語根相同，故音同得通假。

假后爲後：司馬長卿上林賦：「然后揚節而上浮。」后，漢書作後。後爲本字，后爲借字。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从口。」胡口切，古聲匣紐，古韻四部。「後，遲也。从彳幺夂，幺夂者，後也。」胡口切，古聲匣紐，古韻四部。二字語根相同，故音同得通假。

二、雙聲通假

(1)同聲母字相借：

假茸爲佴：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今諸本作茸字。」按：漢書亦作茸字。佴爲本字，茸爲借字。說文：「佴，位也。从人，耳聲。」仍吏切，古聲泥紐，古韻一部。「茸，艸茸茸兒。从艸，耳聲。」而容切，古聲泥紐，古韻九部。二字所從聲母皆爲耳，雙聲故得通假。

假蜱爲麋：張仲子東京賦：「供蜗蠃與蠭夭。」李善注：「叙紀供蜱蠃。」按：麋爲本字，匡爲

虡之異體，蜱爲**虡**之借字。說文：「**虡**，陛也。飾爲**虡**，圜爲鐻。从虫，**虡**聲。」徐鉉曰：「或作**虡**。」蒲猛切，古聲並紐，古韻十二部。「蠧，蠧蛸也，从蚰，卑聲。蜱，或从虫。」匹迷切，古聲並紐，古韻十六部。**虡**從**虡**聲，**虡**從卑聲；蜱亦從卑聲，二字所從聲母皆爲卑，雙聲故得通假。

(2)同語根字相借：

假苓爲蓮：曹子建七啓：「寒芳苓之巢龜。」注：「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蓮爲本字，苓爲借字。說文：「苓，苓耳，卷耳草。从艸，令聲。」郎丁切，古聲來紐，古韻十二部。「蓮，扶渠之實也，從艸，蓮聲。」洛賢切，古聲來紐，古韻十四部。二字語根相同，故雙聲得假借。

假郁爲燠：劉孝標廣絕交論：「敍溫郁則寒谷成暄。」注：「毛萇詩傳曰：燠，煖也。郁與燠古字通。」燠爲本字，郁爲借字。說文：「郁，古扶風郁夷也。从邑，有聲。」於六切，古聲影紐，古韻一部。「燠，熱在中也，从火，奧聲。」烏到切，古聲影紐，古韻一部。二字語根相同，故雙聲得假借。

假冀爲覬：王仲宣登樓賦：「冀王道之一平兮。」注：「賈逵國語注曰：覬，望也。冀與覬同。」覬爲本字，冀爲借字。說文：「冀，北方州也。从北，異聲。」几利切，古聲見紐，古韻一部。「覬，饮棄也，从見，豈聲。」几利切，古聲見紐，古韻十五部。二字語根相同，故雙聲得假借。

三、疊韻通假

(1)借聲母爲聲子：

假遂爲邃：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勳超遂古。」遂，梁書作邃。聲子邃爲本字，所從聲母遂爲借字。說文：「遂，亡也。从辵，遂聲。」徐醉切，古聲定紐，古韻十五部。「邃，窈遠也。从穴，遂聲。」雖遂切，古聲心紐，古韻十五部。兩字疊韻，故得假借。

假亢爲抗：班孟堅典引：「尊亡與亢。」後漢書作「尊無與抗。」聲子抗爲本字，所從聲母亢爲借字。說文：「抗，扞也。从手，亢聲。」苦浪切，古聲溪紐，古韻十部。「亢，人頸也。从大省，象頸脈形。」古郎切，古聲見紐，古韻十部。兩字疊韻，故得通假。

假京爲鯨：揚子雲羽獵賦：「乘巨鱗，騎京魚。」注：「京魚，大魚也。字或爲鯨，鯨魚，亦大魚也。」聲子鯨爲本字，所從聲母鯨爲借字。說文：「京，人所爲絕高丘也。从高省，从㠯象高形。」舉卿切，古聲見紐，古韻十部。「鱷，海大魚也，从魚，畺聲。鯨，鱷或从京。」渠京切，古聲匣紐，古韻十部。兩字疊韻，故得假借。

(2)假聲子爲聲母：

假拂爲弗：顏延年應詔讌曲水作詩：「有悔可悛，滯瑕難拂。」注：「毛萇詩傳曰：拂，去也。拂亦作弗，古字通。」聲母弗爲本字，聲子拂爲借字。說文：「拂，過擊也。从手，弗聲。」敷勿切，古聲滂紐，古韻十五部。「弗，矯也。从丿乀，从韋省。」分勿切，古聲幫紐，古韻十五部。兩字疊韻，故得假借。

假楄爲扁：何平叔景福殿賦：「爰有禁楄。」注：「扁與楄同。」聲母扁爲本字，聲子楄爲借字。說文：「楄，楄部，方木也。從木，扁聲。」部田切，古聲並紐，古韻十二部。「扁，署也，从戶冊。

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方沔切，古聲幫紐，古韻十二部。兩字疊韻，故得通假。

(3)同聲母字相借：

假猗爲綺：曹子建洛神賦：「揚輕袿之猗靡兮。」猗爲借字，本字當作綺。說文：「猗，犗犬也。从犬，奇聲。」於離切，古聲影紐，古韻十七部。「綺，文繒也。从糸，奇聲。」袪彼切，古聲溪紐，古韻十七部。兩字所從聲母同爲奇，疊韻而得假借。

假柙爲匣：張孟陽七哀詩：「珠柙離玉體。」注：「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柙與匣通。」匣爲本字，柙爲借字。說文：「柙，檻也，所以藏虎兕也，从木，甲聲。」烏匣切，古聲影紐，古韻八部。「匣，匱也。从匚，甲聲。」胡甲切，古聲匣紐，古韻八部。兩字所從聲母同爲甲，疊韻而得假借。

假增爲贈：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牋：「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增，梁書作贈。贈爲本字，增爲借字。說文：「增，益也。从土，曾聲。」作滕切，古聲精紐，古韻六部。「贈，玩好相送也。从貝，曾聲。」昨鄧切，古聲從紐，古韻六部。兩字所從聲母同爲曾，疊韻故得假借。

(4)同語根字相借：

假信爲伸：左太沖魏都賦：「其軍容弗犯，信其果毅。」注：「鄭玄禮記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說文：「伸，屈伸。从人，申聲。」失人切，古聲透紐，古韻十二部。「信，誠也，从人言。」息晉切，古聲心紐，古韻十二部。兩字語根相同，故疊韻得假借。

假觚爲瓠：司馬長卿子虛賦：「蓮藕觚盧。」觚盧卽瓠蘆，瓠爲本字，觚爲借字。說文：「觚，

鄉飲酒之爵也。从角，瓜聲。」古呼切，古聲見紐，古韻五部。「瓠，匏也。从瓜，夸聲。」胡呼切，古聲匣紐，古韻五部。兩字語根相同，故疊韻得假借。

假蜚爲飛：司馬長卿封禪文：「蜚英聲。」蜚，漢書作飛。蜚爲借字，飛爲本字。說文：「蠜，臭蟲負蠜也。从蟲，非聲。蜚，蠜或从虫。」房未切，古音並紐，十五部。「飛，鳥翥也，象形。」甫微切，古聲幫紐，古韻十五部。兩字語根相同，故疊韻得通假。

經籍中通假字，大抵以同音者居多，疊韻者次之，雙聲者最少。

第三篇　形音義篇

第一章　字形的演進

第一節　古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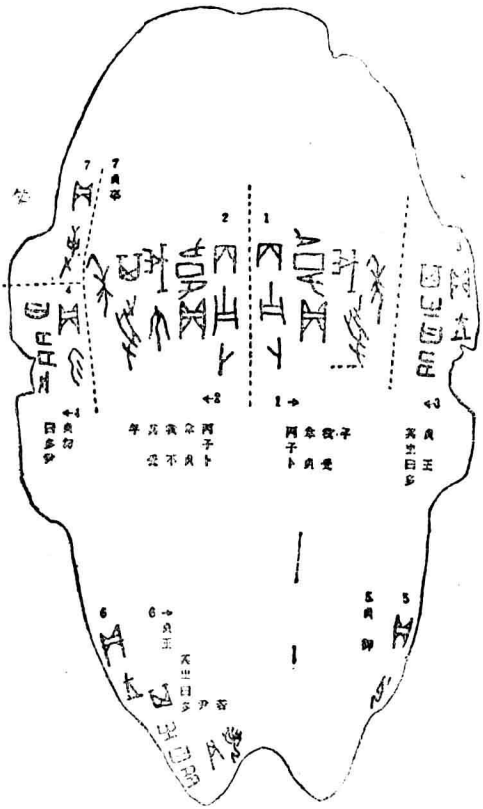
形、音、義，爲文字的三要素，這在緒論中，已經講過了。純粹的拼音文字，字形，不過是拼音的符號罷了；但在中國文字中，字形一方面表音，一方面又表義。地位自然要比拼音文字的字母重要得多。就「六書」中四種構造文字的方法而論，象形、指事，完全以形表義；會意也是合兩形或兩形以上以見義；形聲雖然有一體是聲符，但另外一體，仍然是形符。字形在中國文字上關係之重大，由此可見。

中國第一部說解字形的書，自然要舉東漢許愼的說文解字。說文解字敍中，許愼自言其書：「今敍篆文，合以古籀。」所謂篆文，亦稱篆書，說文敍：「篆書即小篆。」所謂古籀，指古文與籀文。敍云：「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回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可知古文指於山川所得鼎彝之銘文，即現在所說的金文。至於清末發現的甲骨文字，自然也可目爲古文之一了。敍又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可知籀文是西周晚期所頒行而與古文形體偶有不同的文字，也叫作大篆。本節就是「古籀」二字概括中國在秦之前的一切字

體，包括甲骨文、金文，以及籀文。

先說甲骨文。

甲骨文是龜甲和獸骨上刻著的文字。這些龜甲跟獸骨，多在殷墟發見；其辭中有殷代帝王名號，所以也稱爲殷墟書契，簡稱爲殷契或契文。又因爲其刻辭均爲貞卜之語，故又稱爲貞卜文字。通常稱爲甲骨文。現在從董作賓「甲骨學六十年」一書中，選出五片甲骨文的釋文，影印於後：



圖一：爲殷武丁時代（西元前一三二四年—一二九一年）之文字。



圖二：爲殷祖庚祖甲時代（西元前一二六五年—一二三一年）之文字。

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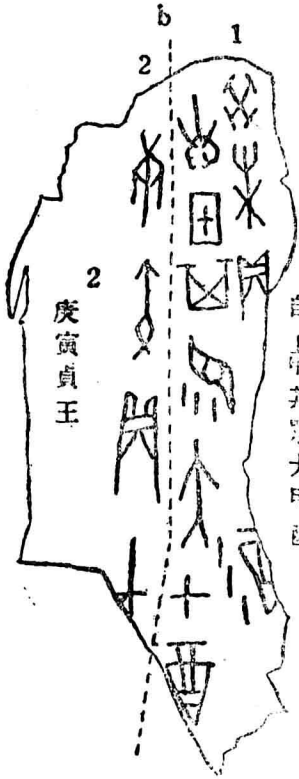
在七月
庚大亡𡆥
祭于
→旅

圖三：爲殷虛辛康丁時代（西元前一二三五年至一一一九年）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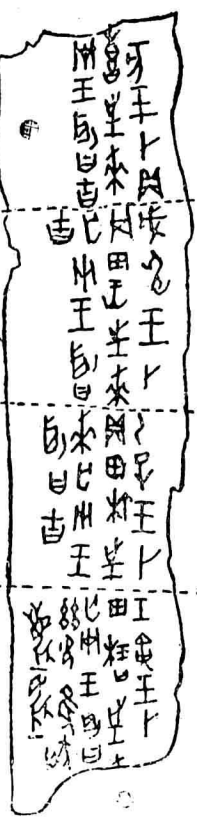


釋文

圖四：殷武乙文字時代（西元前一一九八年—一一九四年）之文字。



圖五：爲殷帝乙帝辛時代（西元前一一九一年至一一二三年）之文字。



釋文

1 ←1 □亥王卜貞 ←2 戊申王卜 ←3 乙巳王卜 ←4 壬寅王卜

2 囗喜往來 貞田无往來 貞田秝往 田暫往囗

3 𠂤王囚曰吉 亡𠂤王囚曰 來亡𠂤王 亡𠂤王囚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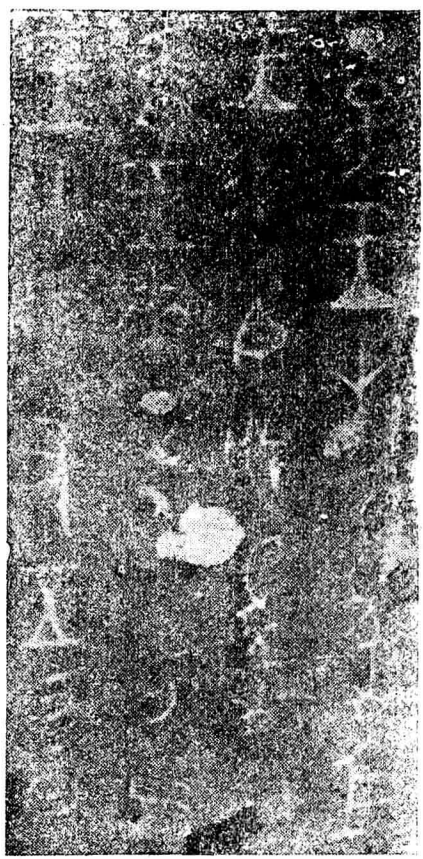
4 吉 囚曰吉 丝御獲犯囗

鹿一𩵦一

再說金文。

金文從前也稱爲鐘鼎文，是指鑄在銅器上面的文字。這些銅器包括：觶、彝、卣、㪔、尊、鼎、斝、鐘、盤、敦、爵……等，並不是只有鐘鼎兩樣，所以稱爲鐘鼎文不十分恰當。而古代把銅叫做金，這些刻在銅器上的文字，現在就叫作金文了。雖然後世也有把文字鑄在銅器上的，但是，我們這兒所說的金文，卻特別指周代及周代以前的鏤在銅器上的文字而言。

下面附圖五幅，第一幅爲殷紂王時器。文爲：「丁子，王省夔祖。王錫小臣艅夔貝。唯王來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夔祖」是殷人的遠祖，甲骨文上有「高祖夔」；「人方」是在山東的部落，殷紂王曾征人方，也見於甲骨文；「祀」爲殷人稱法，周人用「年」不用「祀」；又年代放在最後，也是殷文法，周器年代多在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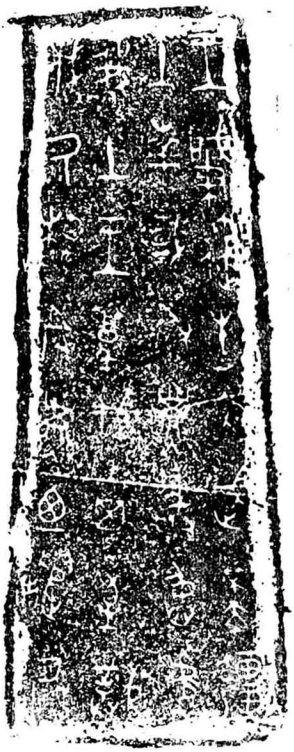


第二幅「大豐敦」爲周武王時器，其文爲：「乙亥，王又大豐。王旁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衣祀于王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在上，丕顯王作省，丕□王作康丕克三衣，王祀。丁丑，王卿大宜。王降亡□。□復□。維□有□每揚王休十尊□。」



大豐敦　西周初期（武王）（公元前一一二一）

第三幅「宗周鐘」爲周昭王時器，其文爲：「王肇遹省文武勤彊土。南國及孳敢陷虐我土！王敦伐其至，戡伐厥都。及孳迺遣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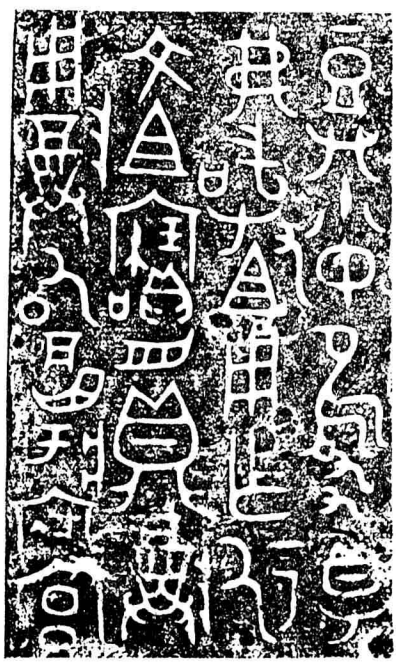
宗周鐘　西周中期（昭王）（公元前一〇五二）

王肇遹省文武勤彊
土。南國及孳(子)敢陷虐
我土！王敦伐其至，戡
伐厥都。及孳迺遣間。

第四幅「兮甲盤」爲周宣王時器，其文爲：「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玁狁于𡍮虞，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尤。王賜兮甲馬四匹，駒車，王命甲征辭成周四方積，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帛賈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積，其進入其貯，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朴伐。其惟我諸侯百姓，乃貯毋不即市，毋敢或入閒宄貯，則亦刑。兮伯吉父作盤，其眉壽萬年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



第五幅「鄧小仲方鼎」是春秋時器，其文爲：「鄧小仲獲得，弗敢扭用作乃文祖寶鼎尊用尊乃丁翊于定宮。」



然後要說到籀文了。

籀文就是大篆，它通行的時代，古人看法跟近人略有不同。漢書藝文志，於小學類首列「史籀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藝文志小學類後敍：「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許愼作說文解字，根據班志，於敍中說：「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同樣肯定史籀大篆是周宣王時代的文字，並且進一步認爲「籀」爲太史的名字。一直到了民國初年，王國維先生在史籀篇疏證序才提出異議。略云：「史籀

十五篇，古之遺書，戰國以前，未見稱述。爰逮秦世，李、趙、胡毋本之，以作倉頡諸篇；劉向校書，始著於錄。自班志許序以史籀爲周宣王太史，其說蓋出劉向父子，而班序從之，上千年來無異論。余竊有疑者，說文云：『籀，讀也。』又云：『讀，籀書也。』古籀讀二字同音同義。昔人作字書者，其首句蓋云『大史籀書』，以目下文，後人因取首句『史籀』二字以名其篇。」故王氏以「史籀」非人名爲書名，同時斷定史籀爲「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者，非周宣王時所作。王氏全部證據，僅爲史籀篇在「戰國以前，未見稱述。」顯然地，這個消極證據用來證明史籀非宣王時作，實在太薄弱了。王氏從而引說文對「籀」「讀」二字的解釋，認爲籀是動詞，而非名詞；其實說文爲許愼所作，許愼對此豈有不知的道理？許愼既知籀本義爲動詞，而敍以大史籀之籀爲人名，自然有他的理由和根據。王氏所說「史籀」之得名，非因此十五篇爲「大史籀」所作，而是首句有「大史籀書」之故：這也不對。果如王說，史籀篇應該用此句一二兩字叫「大史篇」，不應取二三兩字叫「史籀篇」。王氏最後斷定史籀「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這話含意太模糊了。如說史籀爲春秋時作，春秋起於周平王元年（西前七七〇年）東遷，其年秦始爲諸侯，上距宣王（西前八二七至七八二年），不過十二年之差，王氏所爭，難道僅爭第十二年？如說戰國時作，戰國時秦力雖強，然務於攻伐，是否有餘力於武事之餘整理文字，大有疑問。如說秦一統時作，那更不對了，因爲「爰逮秦世，李、趙、胡毋本之，以作倉頡諸篇。」爲王氏所不否認；史籀篇既爲李、趙、胡毋所本，時代在「秦世」之前，自然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個人認爲，文字之整理，必爲太平盛世或大一統時事。黃帝史官倉頡首次整理文字是一證明；秦一統後，李斯等第三次整理文字也是一證，在這兩

六之間，中國第二次整理文字之在秦代之前的宣王中興時代，是與歷史法則契合的。因此，毛志許序以史籀爲宣王時作，周時史官以教學童的記載，在我們看來，比較王國維之說，更合乎歷史的眞實。

㘝籀文的代表作品，要算石鼓文了。石鼓文是十個如鼓形的石塊，上面刻有古文字，故名。唐時在陳倉（陝西寶雞東）田野發現，鄭餘慶把它運到鳳翔府（也在陝西）孔子廟中，散失一鼓；宋向傳師又從民間找到它。宋亡，金人把它搬到燕京；元代放在北平的孔廟中；一直到現在，原鼓仍在北平。原石高約三尺，文字刻在鼓的四週，全文原有七百多字，四言體，體裁很像詩經，紀敍漁獵之事。宋代磨滅不可識的字已過半，現在十鼓只剩二百多字還能辨認。清高宗時複製十鼓，以供墨拓，原鼓用重欄保護，許看不許拓。石鼓製作年代，有人因爲周文王有渭陽之獵，認爲文王時作；程大昌因爲周成王有岐陽之獵，認爲成王時作。韋應物、韓愈因爲其文體與大雅車攻、吉日兩詩相似，斷定爲宣王時作；張懷瓘書斷，趙明誠金石錄都從此說。今人馬衡則以爲是秦德公以下十四世居雍時作，異說很多，莫能考正。下圖係石鼓文一部份及其釋文。



石鼓文

避(吾)車既工，

避馬既同。

避車既好，

避馬既驌。

第二節　篆　文

上一節，講到「古籀」，曾引說文解字敍上「今敍篆文合以古籀」一語而加以銓釋，指出所謂「篆文」就是「小篆」；所謂「籀文」就是「大篆」。這一節題目爲「篆文」，講的僅是「小篆」，而不包括「大篆」：這是必須先說清楚的。

說文解字敍云：「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從這一番話，可知小篆是取史籀篇的大篆省改而成。段玉裁注說得很清楚：「省者減其繇重；改者改其怪奇。云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者，言史籀大篆，則古文在其中。大篆既或改古文；小篆復或改古文大篆。或之云者，不盡省改也。不改者多，則許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則所謂或頗省改者也。」舉例來說，說文：「  ，戒絜也。  ，籀文齋。」「  ，物數也。，籀文从鼎。」「，衣系也。，籀文从金。」這些是省。說文：「，進取也。，籀文叡。」「，所以簸者也。，籀文箕。」「，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籀文。」這些是改。至於說文：「，絜祀也。，籀文，从示。」「  ，美玉也。  ，籀文玤。」可說是既省又改的例子。不過也有些字，籀文反比篆文簡省，如說文「  ，旅行也。，古文；  ，籀文麗字。」「  ，竹也。  ，籀文从微省。」這一點啓示我們：中國字形的演進，不單

由繁而簡，亦有由簡入繁的現象。

秦代小篆傳留至今的有：泰山刻石、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琅邪刻石等。泰山刻石爲秦二世元年所刻，原石在清朝毀於火，現在殘石僅存二十餘字。附圖於下。

泰山刻名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

臣斯，臣去疾，卸史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山東　泰安

嶧山刻石在西安，爲南唐徐鉉摹刻，圖如下。



陝西西安（南唐徐鉉摹刻）

嶧山刻石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

以開爭理，功（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

會稽刻石在浙江紹興，爲元申汲馴摹刻，圖如下。

會稽刻石　秦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

遂登會稽宣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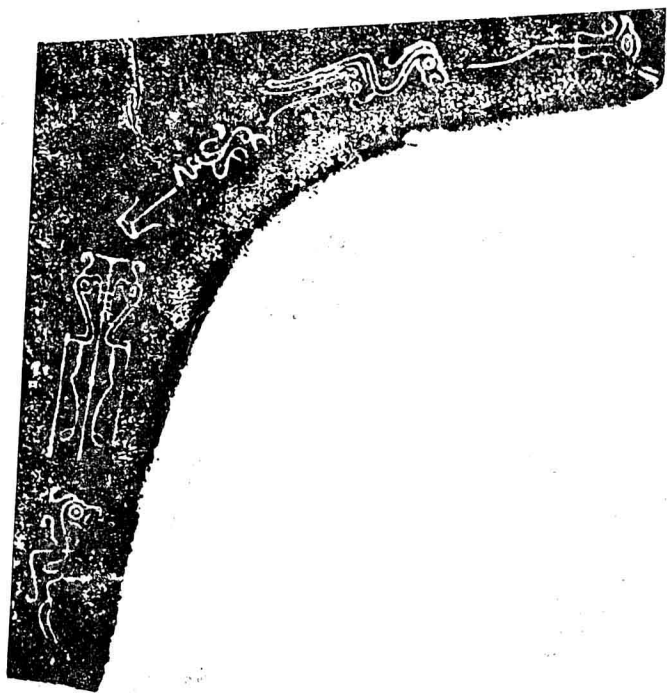
浙江會稽（元申屠馴摹刻本）

而我們現在可以認識最重要的專書，自然是東漢許愼的說文解字了。說文解字共收九三五三個文

字，分爲五百四十部首，每字均按所從部首排列。先標出篆文，再加以說明解釋，爲研究文字學必讀之書。比說文更早，專列小篆字形但不加說明的書，還有「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說文敍所說：「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就是了。這三本書到漢初合編在一起，統叫作「倉頡篇」。漢書藝文志小學類後敍：「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爲倉頡篇。」便是。民國初年發現的居延漢簡，有許多遺簡爲漢代所書的倉頡篇。其中九簡爲木觚，共寫三面，每面一行，五句二十字，三面共六十字，與漢志「斷六十字爲一章」合。倉頡篇的遺文，許愼說文引及者，有「幼子承詔」，顏之推家訓所引有「漢兼天下，海內並廁，豺鯨韓覆，叛討殘滅。」據居延漢簡，知道倉頡篇首，當爲「倉頡作書，以教後詣。」而「幼子承詔」章第二句當爲「謹愼敬戒」，「漢兼天下」數句則在第五章。於是倉頡篇的形式與結構，也就清楚了。可惜的是，居延漢簡中的倉頡篇諸簡，都是用隸書寫的，不能據以欣賞李斯等所定小篆的形體。

秦初除省改大篆而行小篆外，還有幾種有特殊用途的書體。據說文解字敍：「自爾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大篆和小篆，上面都已說過了。隸書留待下節再說。刻符是刻在符節上的文字；蟲書又叫鳥蟲書，是畫在幡幟上面的文字；摹印又叫繆篆，是刻在印章上的文字；署書是題在匾額上的文字；殳書是鑄在兵器上的文字。秦代的符節跟匾額都不曾發現，所以刻符跟署書的形體都不可得知。這兒要說的是蟲書、摹印、殳書。

蟲書，據說文敍，本是「所以書幡信也」。現在所見到的鳥蟲書卻多從古鐘兵器上發現。下圖爲越王戈，文爲「：予孜山用戈。」



下文摹自「越王矛」，文爲：「越王者召於賜。」



下文摹自「無公劍」和「古戈」，文已不能確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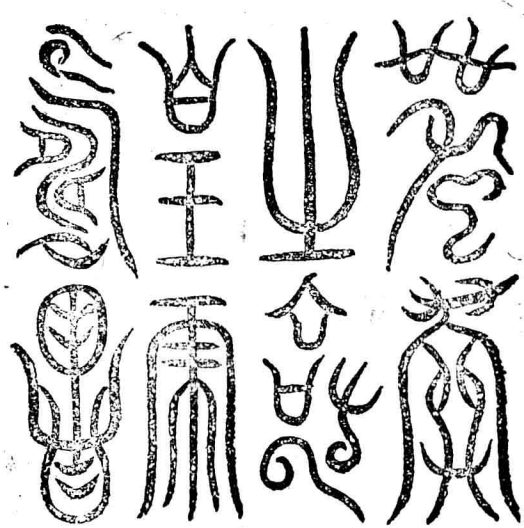
（無公劍）



（古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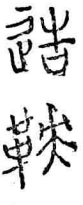


摹印用的是繆篆，說文敍：「繆篆，所以摹印也。」下圖爲摹古璽文，文爲：「受天之命，皇帝



殳書的殳，是兵器，記在殳上的，固然爲殳書；而一切兵器上的題字，都叫殳書。茲以秦大良鞅戟跟呂不韋戈爲例，摹其字於下：

（大良造鞅造戟）



（呂不韋戈）



第三節　隸楷

隸書的流行，也起於秦，說文解字敍所列秦書八體，已有「隸書」了。隸書所以起於秦朝，是有它的歷史背景的。班固漢書藝文志：「是時（秦）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許愼說文解字敍：「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從班許的話中，可以了解：一、隸書始於秦代。二、隸書的興起，並非某一人所獨創；而是因爲秦代官獄多事，篆文繁難，故用隸書，以求簡易便捷。三、因爲這種字體在秦代僅施之於徒隸，所以就名爲隸書。不過，也有許多學者認爲隸書是程邈作的。說文解字敍說到亡新居攝時有六書，曾說：「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段玉裁注：「按此十三字當在下文左書卽秦隸書之下，上文明言李斯、趙高、胡毋敬皆取史籀大篆省改所謂小篆。則作小篆之人既顯白矣，何容瞀此，自相矛盾耶？況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而蔡劌、衞恆、羊欣、江式、庾肩吾、王僧虔、鄭道元、顧師古，亦皆同辭。惟傳聞不一，或晉時許書已譌，是以衞巨山疑而未定耳。」按：段注據蔡邕的話以校許敍。但蔡邕書已佚，所言係由唐人張懷瓘書斷轉引。因此，蔡邕是否確有此話，已須考證，不宜冒昧作爲證據。而衞恆先說程邈「從獄中作大篆」，又說「或曰程邈所定乃隸書也」。語意游移，也不可作論證的依據。個人的看法，任何一種文字都不是單獨一個人所能創作的。小篆固然不是一人所作，而是李斯、趙高、胡毋敬多人整理的結果；隸書也不可能爲一人所作，而是許多基層官員共同使用的結果。程邈也許參加過小篆和隸書兩者或其中一種整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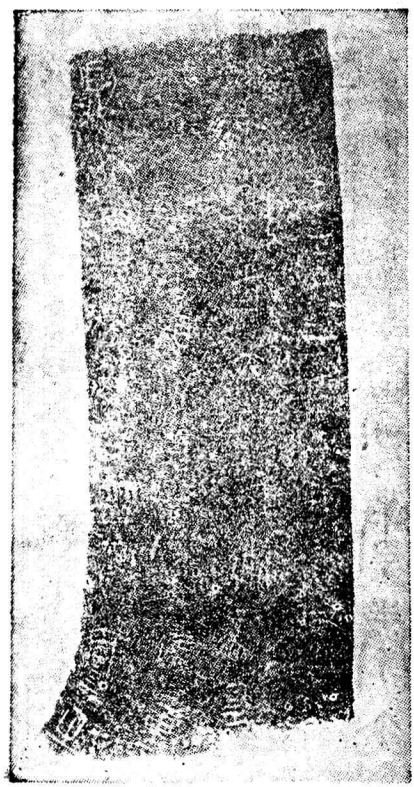
所以前人才有程邈作小篆定隸書的不同說法。

中國文字，由甲骨鐘鼎上的古文，而至史籀的大篆，再由大篆省改而成小篆。形體上，正如說文敘所說：「雖巨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及由小篆一改而成隸書，六書的原則受到嚴重的破壞，許多字因此不能看出造字的道理來。難怪許愼要說：「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更難怪許愼作說文解字，必須「今敍篆文合以古籀」而不用隸書爲說解的根據。事實上，如無說文解字一書依小篆而說明字形，而照隸楷望文生義，我們很可能還以爲「馬頭人爲長」「苛之字止句也」是正確的呢！下圖第一行是小篆「春奏奉秦泰」五字，它們上半形狀原都不同；第二行是五字的隸書，上半全改成了「夫」。第三行是小篆的「無馬鳥燕魚然」，它們下半形狀也都不同；第四行是六字的隸書，下半全改成了「灬」。隸書之破壞六書，由此可見一斑：



現在傳世的秦漢金石碑刻簡策，頗多用隸書刻寫的，茲影印其圖如下：

下圖爲秦景詔，爲秦始皇二十六年刻。其文爲：「廿六年，皇帝盡幷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歙疑者皆明壹之。」



秦量詔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九）

廿六年，皇帝盡幷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歙疑者皆明壹之。

下圖爲熹平石經，爲東漢靈帝時蔡邕所書。



熹平石經

東漢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

下圖爲武威漢簡中的「王杖十簡」，是西漢末年的遺物，簡上文字代表着當時讀書人的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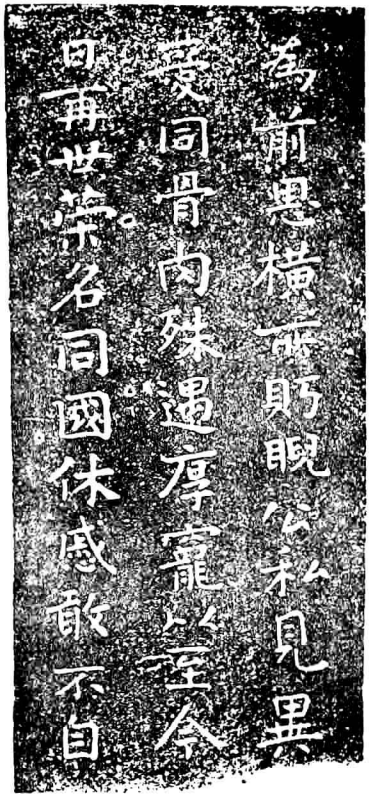
從隸書到楷書，文字的形體結構很少改變，只是筆勢不再講究「波磔」而已。所以，秦漢的隸書，也有人叫做「古隸」，而把楷書叫做「今隸」。楷書的楷，是法式模範的意思。書斷：「楷者：法也　式也，模也。」而楷書就是寫字時可作楷模法式的書。正由於楷書可爲法式楷範，於是又有「眞書」「正書」之名。張懷瓘六體書論：「字皆眞正，曰眞書。」宋宣和書譜：「所謂楷書，卽今

之正書也。」

楷書的起源，有下列諸說：一、程邈所作。梁庾肩吾曰：「程邈所作隸書，今時正書是也。」二、王次仲作。宣和書譜：「漢時有王次仲者，始以隸書作楷法。」三、陳遵所作。書斷：「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此其開創隸書之善也。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按：此隸書謂今隸，就是楷書。由上述三說，可見楷書之作者，不止一人。宣和書譜又說：「西漢之末，隸字刻石，間雜正書。降及三國，鍾繇乃有賀克捷表，假盡法度，爲正書之祖。東晉王羲之作樂毅論黃庭經，遂爲今世不貲之寶。」說明了「西漢之末」刻字「間雜正書」了。大抵隸楷只是筆勢小變，所以隸書通行不久，楷書也跟着出現，由於書法家陳遵、鍾繇、王羲之等人的提倡，楷書非但爲世人的通用文字，而且更成爲一種藝術品。到了唐文宗開成二年（西元八三七年），將「九經文字」刻石，採用楷書，作爲書寫的標準，於是楷書便成爲法定文字，一直沿用於今了。

下圖爲三國時魏鍾繇所書的宣示表：

宣示表　魏　鍾繇書



為前思橫計賜覩公私見異
憂同骨肉殊遇厚寵並冷
旨再世榮名同國休感敢不自

下圖爲晉王羲之所書的蘭亭序：

蘭亭序　晉　王羲之書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
地有崇山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

第二章　字音的分析

第一節　聲

每一個中國字都有它獨立的音，而每一個字音，又可以區分爲聲與韻兩大部分。那末甚麼是「聲」呢？黃季剛先生的聲韻通例說：「凡音所從發謂之聲。」音所從發，就是發聲，實際上是指一個字的首音而言，所以又稱作「聲母」(initial)。聲母的形成，實由於肺部的空氣，經氣管呼出，經過口鼻等發音器官的調節而成，這種聲音古人認爲是「形氣相軋」而成的，西洋人把它叫做輔音(Consonant)。我國聲韻學上所謂的「字母」、「聲紐」、「聲類」等等的名稱，在基本上意義是一致的。

了解了「聲」的名稱以後，我們再談研究的方法，要確切的明白中國聲韻學上所謂「聲」的意義，就得先從切韻着手。（切韻一書，今雖殘缺不全，但廣韻是據切韻增益而成的，因此二者的系統基本上是一樣的。）因爲切韻一書是兼論「古今通塞，南北是非」而成的，其書原本是推明古今聲韻沿革的。不但上可據以推求古音，而下亦可據以考明今音，實爲研究聲韻學的基本要籍。

如何研究廣韻的「聲母」呢？清陳澧根據他所定的系聯廣韻反切上字的條例（見緒論篇第二章第二節）以爲切語上字與所切之字爲雙聲，則切語上字同用的、互用的、遞用的聲必同類的道理，把廣韻切語上字四百多字，系聯爲四十聲類。後來黃季剛先生又因於陳氏的分析，參酌守溫三十六字母的分類，再析明微爲二，於是把廣韻的聲類，分成四十一聲紐。下面是廣韻四十一聲紐表：

喉音	（深喉）	影曉匣喻爲
牙音	（淺喉）	見溪羣疑
舌音	舌頭	端透定泥
	舌上	知徹澄娘
齒音	半舌	來
	半齒	日
	正齒 上者 近于舌	照穿神審禪
	正齒 頭者 近于齒	莊初牀疏
	齒頭	精清從心邪
脣音	重脣	幫滂並明
	輕脣	非敷奉微

廣韻的聲類，分析到四十一聲類，已可得其大綱，足够運用了。（至於廣韵的反切上字，那些字屬於甚麼聲紐，可參見拙著中國聲韻學通論。）

上表的喉音、牙音、舌音、齒音、脣音等等，那是指的發音部位而言。這些發音部位的名稱，如果以現在的語音學理解釋它，則所謂喉音就是由聲帶緊張而節制外出的氣息而成。牙音就是以舌根與軟顎接觸以節制外出的氣息而成。舌頭音就是以舌尖抵緊上齒齦以節制外出的氣息而成。舌上音就是以舌面前與硬顎接觸而節制外出的氣息而成。半舌音就是舌尖邊音；半齒音就是舌面鼻擦音。正齒音的近舌一類就是舌面前的塞擦聲與擦聲；正齒音的近齒一類就是由舌尖面混合部份與齦顎接觸以節制外出的氣息而成。齒頭音就是由舌尖與齒尖接觸以節制外出的氣息而成。重脣音是上下脣接觸以節制外出氣息而成。輕脣音是下脣與上齒接觸節制外出氣息而成。（關於發音原理可參見著者門人陳新雄所著音略證補一文。）

把廣韻聲紐的發音部位弄清楚了，又知道廣韻裏那些反切上字屬於那些聲紐以後。我們再談談清濁跟發送收的問題。

所謂「清」「濁」，純粹是發聲時用力輕重不同的問題。當我們發聲時用力輕而氣上升，這就是

「清」；發聲時用力重而氣下沉，這就是「濁」。在語音學上，管濁聲爲「帶音」（voiced）；清聲爲「不帶音」（voiceless）。所謂「帶音」，就是在左右兩聲帶互相接近，而使聲門閉塞的時候，肺內呼出的氣流，衝開聲門，觸使聲帶發生顫動而成音的。至於「不帶音」，則是聲門並未緊閉，氣流呼出，不觸使聲帶顫動，僅有微細的摩擦可聞。這種學理極易明瞭，是很容易辨識的。

至於「發」、「送」、「收」，則是指聲紐的發音方法，發送收的名稱，最早見於明方以智的通雅，方氏分爲「初發聲」、「送氣聲」、「忍收聲」三類，後來江永、江有誥、陳澧因之，而名之爲「發聲」「送氣」「收聲」。錢大昕則改爲「出聲」「送氣」「收聲」三類，洪榜的四聲韻和表又分作「發聲」「送氣」「外收聲」「內收聲」四類，勞乃宣的等韻一得則改爲「戛」「透」「轢」「捺」四類，邵作舟更區分爲「戛」「透」「拂」「轢」「揉」五類。至於各類的發聲狀況，各家都未曾作明確的解釋。惟陳澧切韻考外篇曾略加說明。他說：「發聲者，不用力而出者也。送氣者，用力而出者也。收聲者，其氣收斂者也。」勞乃宣則說：「音之生，由于氣，喉音出于喉，無所附麗，自發聲以至收聲，始終如一，直而不曲，純而不雜，故獨爲一音，無戛透轢捺之別。鼻舌齒脣諸音，皆與氣相遇而成。氣之遇于鼻舌齒脣也，作戛擊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戛』類，作透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透』類，作轢過之勢而得音者，謂之『轢』類，作按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捺』類。戛稍重，透最重，轢稍輕，捺最輕。」二家雖各有解說，但陳氏的解釋過於簡單，勞氏的說法又流於抽象。學者驟看實難了然於心的。若以語音學理說明之，則所謂發聲者蓋指不送氣的塞聲與塞擦聲；送氣者蓋指送氣的塞聲塞擦聲跟摩擦聲；收聲者則指邊聲與鼻聲。

我們把廣韻聲類的名稱，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都弄清楚了以後。就可以根據這一基礎，來探討古聲類的情形。廣韻的聲類既有四十一紐之多，周秦的古聲是怎麼樣的呢？

第一個研究周秦古聲類的人是清代的錢大昕，錢氏在十駕齋養新錄裏，有兩篇文章，一爲古無輕脣音。他說：「凡輕脣之音，古讀皆爲重脣。」於是舉出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檀弓引作「扶服」，家語引作「扶伏」，漢書天文志的「奢爲扶」，鄭讀爲「蟠」，說文引易「服牛乘馬」作「犕牛」，史記「南面倍依」即「負扆」等例子加以證明。另外一篇是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以爲古無舌上音。他說：「古無舌頭舌上之分，知徹澄三母，以今音讀之，與照穿牀無別也，求之古者，則與端透定無異。」也舉出說文「沖讀若動」，詩「蘊隆蟲蟲」韓詩作「烔」，春秋「蟲牢」即「桐牢」，周禮故書「中」爲「得」，詩「實爲我特」韓詩作「直」，論語「君子篤於親」漢簡作「竺」等例子來加以證明。錢氏這兩項創見，經後人證明，都是非常可靠的。

錢氏而後，則章太炎先生的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一文，對古聲紐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貢獻。他說：「古音有舌頭泥紐，其後支別，則舌上有娘紐，半舌半齒有日紐，于古皆泥紐也。」於是舉出「涅而不緇」或作「泥而不滓」，「不義不黈」亦作「不義不昵」，釋名「入，內也」，白虎通「男，任也」等例證以爲說明，也都信而有徵，可資依信。

錢、章二氏之後，於古聲紐研究而有貢獻者，則當推黃季剛先生的古聲十九紐之說。黃先生的成就，得推因於他對廣韻一書的透徹了解。他的方法是基於陳澧對廣韻聲類的考證，參以錢、章二家之說。進明照穿審神禪諸紐，古聲讀與端透定無殊，莊初牀疏諸紐古聲與精清從心不異，更旁考錢氏影

發音部位	喉	牙	舌	齒	
正聲	影曉匣	見溪疑	端透定泥來	精清從心	幫
變聲	喻爲	羣	知徹澄娘日	莊初牀疏邪	非
說明	清濁相變	清濁相變	輕重相變	輕重相變心邪清濁相變	輕

喻無分之說，戴氏心邪同位，溪羣同位之理，衡以等韻之一四等聲及廣韻的古本韻。因是求得古聲確數爲十九紐。茲錄其正聲變聲表於上。

黃先生所考定的正聲十九紐，是從整個的古音系統觀察而得來的。至於變聲二十二紐，究竟古聲應歸入那些聲紐，黃先生只作了一個粗略的說明。還未曾作詳細的舉證，就與世長逝了。他所說的清濁相變，是指的發音方法的不同；他所說的輕重相變，則是指的部位的有異。照穿神審禪之讀同端透定。古書上的例證，像爾雅釋天「太歲在乙曰旃蒙。」史記曆書引作「端蒙」，禹貢「被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夏本紀作「明都」。左傳「孟公綽」字或作「卓」，禮記「不充出於富貴」，本或作「統」，「它」或體作「蛇」，「受」讀如「紂」等也是很多的。莊初牀疏之讀同精清從心，像舜典「黎民阻飢」漢書作「祖飢」，禹貢「滄浪之水」夏本紀作「蒼浪」，詩「助我舉柴」說文引作「挙」，詩「予曰有疏附」尚書大傳作「胥附」，都不是偶然的。黃先生這兩點創見經後人的證明都

脣	滂	敷	重
明	並	奉	相
	微		變

是很有道理的。

黃先生雖考證出喻爲二紐爲變聲，尚未有證明。益陽曾運乾氏受黃先生的啓示，不但能證明喻爲確爲變聲，更證明出不是影紐的變聲，而各另有本聲。他的喻紐古讀考說：「喻于（按卽爲紐）二母，本非影母濁聲，于母古隸牙聲匣母，喻母古隸舌聲定母，部仵秩然，不相陵犯。」於是舉出韓非子「自營爲私」，說文作「自環」，春秋「陳孔奐」公羊作「孔瑗」，詩皇矣「無然畔援」漢書作「畔換」詩卷阿作「泮奐」等例證以明爲紐確爲匣紐之變聲。又舉出易渙「匪夷所思」，虞荀本作「弟」，左傳「邢遷於夷儀」公羊作「陘儀」詩「周道倭遲」韓詩作「威夷」等例證以明喻紐爲定紐的變聲。曾氏這兩項考證，確能補黃先生的疏漏，爲後人所接受。

曾氏而後，則錢玄同先生有古音無邪紐證一文，以爲邪紐古讀同定紐。像形聲字中隋聲有隨、也聲有灺、延聲有誕、盾聲有循等例子都是很好的說明。後來錢先生的弟子戴君仁氏作古音無邪紐補證一文，更舉出毛詩羔羊之「委蛇」韓詩作「褘隋」，左傳文十六年「分爲二隊」，哀十三年「伐吳爲二隧」，「隊」卽「隧」，禮記學記鄭注「衎當爲遂」等例子以證明錢說之有據。錢戴二氏之說，確有補正黃氏的地方。

近年作者門生陳新雄著古音學發微一文，更全盤觀察，認爲黃先生所謂「清濁相變」一類的說法，可靠性頗有問題，因此提出修正意見。以爲邪紐也不是定紐的變聲，應該與爲紐一樣古聲同隸匣紐。也舉出書湻子「我其發出狂」，史記作「往」，水經泗水注「狂黃聲相近」，孟子「亥唐」枹朴

予作「期清」等例子以爲說明（見東著音韻學綱要）。也頗能修正黃先生的未密。

以上各家，雖然或多或少，都對黃先生的古聲學說提出了部分修正，但對古聲十九紐都一致贊同。陳新雄更以他所擬測的古聲讀法與黃先生的古聲十九紐列成對照表，現錄於後，以資參考：

黃	發聲部位	脣音	舌音		齒音	牙音	喉音
君	古聲名稱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來	精	淸	從	心	見	溪	疑	曉	匣	影
今	今定古聲	p	p‘	b‘	m	t	t‘	d‘	n	l	ts	ts‘	dz‘	s	k	k‘	ŋ	x	ɣ	ʔ
定	發聲部位	脣音				舌尖音					舌尖前音				舌根音					喉音

陳新雄以爲這十九紐從上古到中古都有，與黃先生所考定的古聲十九紐也完全符合。由此可見黃先生立說的精審了。

第二節　韻

黃先生聲韻通例說：「凡音歸本於喉謂之韻。」音歸本於喉，就是把一個字音拖長來唸，剩下末尾部份就是韻；也就是一個音除開聲母以外的東西。西洋人管它叫韻母(final)。我們稱它爲收音。韻母是由韻頭、韻腹、韻尾三部份組合而成。韻頭是介音，韻腹是主要元音，韻尾則有元音與輔音兩種。中國聲韻學上的韻有時三者具備，有時則有韻頭韻腹而無韻尾，有時又只有韻腹韻尾而無韻頭，

有時則只有韻腹而頭尾皆缺。所以構成韻母的必要成素是韻腹——元音(vowel)。

研究中國聲韻學的韻母也應該從廣韻着手，廣韻一書共有二百零六韻。這二百六韻的區分，因素是很多的。有因四聲之異者，有因陰陽之別者，有因開合之殊者，有因古今之變者。所以這二百六韻實際上是「包羅古今方國之音」。是兼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決不是一時一地的語音實錄。

清陳澧根據他系聯廣韻切語下字的條例，系聯廣韻切語下字，每韻又細分爲一類、二類、三類、四類。共得三百十一類（見切韻考內篇）。但陳氏的分類太拘拘於切語的上下用字，過於瑣碎，乃至有不應分而分的。經過著者重加考定，實爲二百九十四類。（詳見拙著中國聲韻學通論）

陳氏系聯廣韻的切語下字，每韻最多只得四類者，就是因爲在收音的時候，有開口與合口的不同，但開口與合口又各有洪音細音的差別，故得有四類。開口洪音爲開口呼，簡稱曰「開」，以其收音之時，開口而呼之；開口細音爲齊齒呼，簡稱曰「齊」，以其收音之時，齊齒而呼之；合口洪音爲合口呼，簡稱曰「合」，以其收音之時，合口而呼之，合口細音爲撮口呼，簡稱曰「撮」，以其收音之時，撮脣而呼之。實則開、齊、合、撮的區別，實因收音聲勢的不同。清潘耒的類音說：『初出于喉，平舌舒脣，謂之「開口」；舉舌對齒，聲在舌腭之間，謂之「齊齒」；斂脣而蓄之，聲滿頤輔之間，謂之「合口」；蹙脣而成聲，謂之『撮口』。』自此以後，開齊合撮四呼，遂成爲聲韻學上的重要名詞了。聲韻學上的「等呼」也就是指此而言。實際上開齊合撮的區別，是由於韻頭的不同。若以今語釋之，凡韻頭及韻腹不含[i][u][y]三音的就是開口呼；若含[i]的就是齊齒呼；含[u]的就是合口呼；含[y]的就是撮口呼。抑又有言，韻頭的[y]，實際上就是[i][u]二音合成的，以此說來，

則開合的區別，純以韵頭與韵腹［-i］音的有無爲準，無則爲開口，有爲合口；洪細的區別以［-i］音的有無爲準，無爲洪音，有爲細音。

韻母的最後成素爲韵尾。中國字音的韻母，以元音爲尾者二：就是［-i］［-u］，即所謂陰聲是；以鼻音爲尾者三：就是［-m］［-n］［-ŋ］，所謂陽聲是；以塞音爲尾者亦三：就是［-p］［-t］［-k］，即入聲是。廣韻二百六韻中，平上去三聲韵中，平聲（舉平以賅上去）的支脂之微魚虞模齊佳皆灰咍蕭宵肴豪歌戈麻尤侯幽及去聲的祭泰夬廢（此無平上者）等二十六韵，都是開口無尾，或以［-i］［-u］爲韵尾的，即所謂陰聲韵。平聲的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十二韵都收舌根鼻音［-ŋ］；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十四韵都收舌尖鼻音［-n］；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九韵都收雙脣鼻音［-m］。以上三十五韵都以鼻音收尾，即所謂陽聲韵。廣韻入聲的屋沃燭覺藥鐸陌麥昔錫職德十二韵收舌根塞音［-k］；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等十三韵收舌尖塞音［-t］；緝合盍葉怗洽狎業乏九韵收雙脣塞音［-p］。以上三十四韻都是以塞音收尾，即所謂入聲韵。

陰聲、陽聲古人雖分別甚嚴，但却沒有顯言它們的區別，也沒有名稱來稱說它。直到戴震才說明它們的分別。戴氏說：

「僕審其音，有入者如氣之陽，如物之雄，如衣之表；無入者，如氣之陰，如物之雌，如衣之裏。」（答段若膺論韻書）

後來孔廣森詩聲類始據其說，定如氣之陽，如物之雄，如衣之裏者爲「陽聲」。如氣之陰，如物之雌，如衣之表者爲「陰聲」。陰聲、陽聲的名稱，才算正式確定。

至於入聲，則是介於陰陽之間的，本音出於陽聲，應收鼻音，但入聲音至短促，不待收鼻，其音已畢，頗有類於陰聲。然仔細研究，入聲雖無收音，實有收勢。（陽聲收ŋ的，其入聲音畢時，恒作k聲之勢。陽聲收n的，其入聲音畢時，恒作t聲之勢。陽聲收m的，其入聲音畢時，恒作p聲之勢。其作勢而不聞聲的緣故，就是由於入聲過於短促，不是眞的沒有收鼻音。）故又近于陽聲。所以說入聲是介于陰陽之間的，因爲它介于陰陽之間，故得兼承陰陽，而與二者都得通轉。

韻有開合洪細及陰陽入的區別，是屬韵的原質問題；其有平上去入的不同，則是屬於韵的聲調問題。廣韻是有平上去入四個聲調的。關於聲調，幾經討論，一般都傾向於漢以前不知有四聲之別。至齊梁間始興起四聲，實際上四聲就是因收音時留聲長短的不同。古代只有平入二聲，以爲留音長短的大限。後來讀平聲稍短乃變成上，讀入聲稍長遂轉爲去，於是乃形成了平上去入四個聲調。段玉裁說：『古四聲之道有二無四，二者平入也。平稍揚之則爲上，入稍重之則爲去，故平上一類也，去入一類也。抑之揚之舒之促之，順逆交遞而四聲成。古者掫爲文字，因乎人之語言爲之音讀，曰平上、曰去入，一陽一陰之謂道也。』段氏說明四聲形成的道理，已足够清楚了。古聲調雖有二無四，然廣韻確有四聲。廣韻二百六韵中，是平上去入四聲相承的。但今廣韻平聲五十七韵，上聲五十五韵，去聲六十韵，入聲三十四韵，所以參差不齊的緣故，乃因冬鍾二韵上聲字少，併入腫隱去了。去聲則多祭泰夬廢四韻，而臻韵去聲字少，附於隱韵中去了。入聲專附陽聲，陽聲三十五，入聲只三十四的，因爲痕韵入聲字少附於魂韵入聲沒韵中去了。否則上去入也應該是五十七韵的。

對廣韵的韵類分類及義例，明其梗概以後，再以此爲基礎，說明古韻的情形。

古韵研究，雖宋鄭庠詩古音辨肇分六部，但最爲疎略。使走上正確的道路，還是從清儒開始的。現在擇要敍述於下：

顧炎武著音學五書分古韻爲十部。㈠東部：廣韵（下不言廣韵同）東、冬、鍾、江。㈡支部：支之半、脂、之、微、齊、佳、皆、灰、咍、尤之半，去聲祭、泰、夬、廢，入聲質、術、櫛、昔之半，職、物、迄、屑、薛、錫之半，月、沒、曷、末、黠、鎋、麥之半，德、屋之半。㈢魚部：魚、虞、模、麻之半，侯。㈣眞部：眞、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㈤蕭部：蕭、宵、肴、豪、尤之半，幽、入聲屋之半，沃之半，覺之半，藥之半，鐸之半，錫之半。㈥歌部：歌、戈、麻之半，友之半。㈦陽部：陽、唐、庚之半。㈧耕部：庚之半，耕、清、青。㈨蒸部：蒸、登。㈩侵部：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入聲緝、合、盍、葉、怗、洽、狎、業、乏。顧氏在古韵上的貢獻，除確立古韵爲十部外，還有二點，也頗足稱道的，那就是離析唐韵以求古音及變更唐韵入聲的分配。（其原書俱在，此不多贅。）

顧氏以後則江永著古韻標準，於平上去三聲分爲十三部，這十三部與顧氏不同的地方：㈠眞元分部，江氏從顧氏眞部析出元寒桓刪山仙，及先之一支爲元部。㈡侵談分部，江氏從顧氏侵部別出添、嚴、咸、銜，凡諸韵與覃談鹽三韵之一部而爲談部。㈢尤部獨立：江氏使侯及虞半自顧氏魚部分出，又使尤幽自顧氏蕭部分出，然後合侯及虞半與尤幽爲一部。故較顧氏多了三部。此外，又別立入聲屋質月鐸錫職緝葉八部，而主數韵同一入，也都是很有見解的。

段玉裁著六書音均表分古韵爲十七部，比江氏多了四部：㈠支脂之分爲三部：江氏以廣韵的支脂

之微齊佳皆灰咍諸韵合爲一部。段氏則以之咍及入聲哉德爲第一部之部，支佳及入聲陌麥昔錫爲十六部支部，脂微齊皆灰及去聲祭泰夬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屑薛爲十五部脂部。(二)眞諄分部：段氏從江氏㬎部析出諄文欣魂痕諸韵爲十三部諄部。(三)尤侯部分部：段氏從江氏尤部析出侯及虞之半爲侯部，故一共多了四部。此外，段氏又以音之遠近定立古韵部的次弟，建立古本音古合韵的理論，都很有參考價值。而確立以諧聲系統分部，更爲古韵的研究建立新的里程碑。

戴震著聲類表，根據音理，把古韵部按陰陽入三分，定爲九類二十五部，第一類歌（阿）魚（烏）鐸（噩），第二類蒸（膺）之（噫）職（億），第三類東（翁）尤（謳）屋（屋），第四類陽（央）蕭（夭）藥（約），第五類庚（嬰）支（娃）陌（厄），第六類眞（殷）脂（衣）質（乙），第七類元（安）叅（靄）月（遏），第八類侵（音）緝（邑），第九類覃（醃）合（諜）。他這二十五部最大的特點，就入聲九部完全獨立起來，不再附於陰聲。此外則爲獨立叅部，然即使在陰陽入三分的原則下，叅部也應與月部合爲一部。他不從段玉裁眞諄分部，尤侯分部的事實，則爲他審音的疎漏。

孔廣森著詩聲類分古韵爲十八部。他的創見，最爲人所稱道的，就是東冬分部。孔氏所分出的冬部，是以濮韵的冬韻爲主，另加東江二韵的一部分。凡从冬、眾、宗、中、螽、戎、宮、農、降、宋得聲的字，都屬此部。此外又將緝合九韵入聲，併爲一部，稱作合部。一般人多以爲孔氏十八部只比段氏多出冬部，其實不然，除冬部外，又多了合部，但即把段氏眞諄二部合爲辰部，又將段氏第三部尤部入聲的一部份畫爲侯部之入，這才是段孔兩家的區別。

王念孫著古韻譜分古韻爲廿一部，他的創見有四：(一)至部獨立：王氏的至部，是以去聲的至霽兩

韵，及入聲質櫛黠屑薛五韵中，凡从至㚔𠂤吉七日疾悉栗黍畢乙失八必月節血徹設閉實逸一抑別等字爲聲的，都屬此部。㈡祭部獨立：王氏以廣韵去聲的祭泰夬廢及入聲的月曷末黠鎋屑等韵，實際上只有去入而無平上，故使之獨立爲祭部。㈢緝盍分部：王氏的緝部，以緝合兩韵爲主，另加洽韵的一半；王氏的盍部，則以盍葉怗狎業乏爲主，加洽韵的另一半。㈣侯部有入：王氏以屋沃燭覺四韵中，凡从屋从谷从木……得聲的字畫爲侯部的入聲，與孔氏同。

江有誥著音學十書，也分古韵爲廿一部。他在古韵分部上，並沒有甚麼特出的地方。不過也可以說，王念孫的四項創見，除至部獨立外，也就是江氏的特點。因爲他們是各不相謀，出而合轍的。此外江氏又采孔氏冬部獨立之說，另名之爲中部，故也是廿一部。

如果以王念孫的廿一部，加上孔廣森的冬部，就讀成古韵廿二部了。這廿二部是清儒經過幾百年考古所得的最後結果。能跳出清儒的圈子而另有新見的，就要算餘杭章太炎先生了。章先生在國故論衡及文始裏，以爲王念孫的脂部去入聲字，詩多獨用，不與平上通用，乃據以別出隊部。他的隊部，是以廣韵入聲術物迄沒爲主，另加去聲未隊怪一部字而成。這樣一來，章先生就把古韵分爲二十三部了。

蘄春黃季剛先生著音略，以章氏廿三部爲基礎，參以戴震陰陽入三分的道理，把章氏還沒有分出入聲的支魚侯宵之五部中的入聲錫鐸屋沃德，分別獨立成部，故得古韵廿八部。他這二十八部衡之於廣韵中古本韵之理，（此二十八部在廣韵中，皆只有古本聲十九紐，不雜今變聲的。）等韵裏的一四等韵，也都若合符節，妙契天成。所以近世言古韵學的，咸推黃先生爲奄有眾長，集其大成。先生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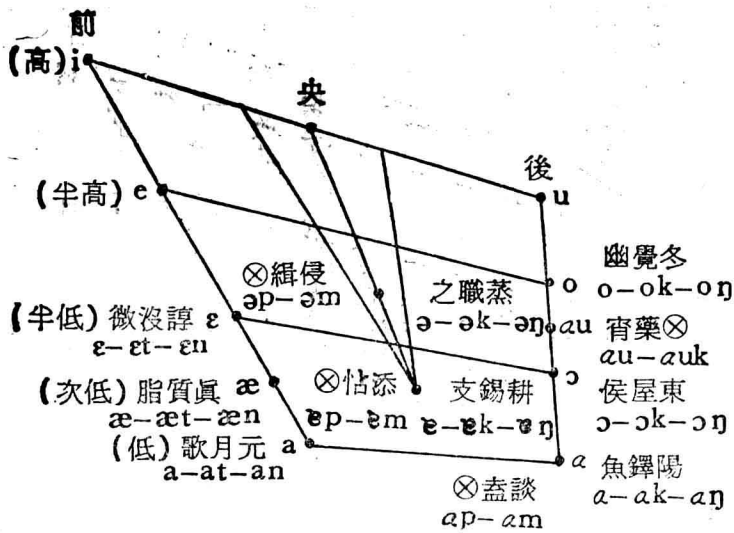
年著談添盍怙分四部說一文，又察及廣韻的談敢闞盍四韻，也只有古本聲十九紐，不雜變聲的韻，故主張談盍二部，也應自其二十八部的添怙分出。從文字諧聲上看來，這兩部的獨立也是有必要的。大體說來黃先生所分的談部，是以談銜二韻爲主，另收嚴凡二韻一部份字；添部則以添咸二韻爲主，再加鹽嚴二韻的另一部份字。盍韻以盍狎韻爲主，另收葉業一部字；怙部以怙洽二韻爲主，又加葉業二韻另一部字。這是四部分別的界線，如此說來，則黃先生晚年的主張，是把古韻分爲三十部。

近年作者的門生陳新雄著古音學發微，卽以黃先生晚年所分的古韻三十部，另取今人黃永鎭竜部獨立與王力脂微分部之說，重訂古韻爲三十二部。以爲此三十二部乃前人經數百年從考古與審音兩方面所得的最後結果。今以陳新雄所考定的三十二部，與前述各家所定韻部，列表對照於後：

鄭庠六部	顧炎武十部	江永十三部	段玉裁十二部	戴震二十七部	孔廣森十八部	王念孫廿一部	江有誥廿一部	章君廿三部	黃君三十二部	陳新雄卅二部
東一	東一	東一	東九	冬七	東五	東一	東十五	東十四	東十八	東十八
陽七	陽八	陽十	央十	陽四	陽五	陽十四	陽二	唐四十	陽五十	
耕八	庚九	庚十一	嬰十三	丁二	耕六	庚三十	青四	青一十	耕二十	
蒸九	蒸十	蒸六	膺四	蒸八	蒸二	蒸七十	蒸二十	登二四	蒸六二	
					冬六		中六十	冬六十	冬一二	冬三二

支二									魚三	
支二									魚三	歌六
支二									魚三	歌七
支六十	脂五十	併于眞			之一		魚五		歌七十	
娃四十	尼五十	衣七十	乙八十	鬻十二	噫五	億六	烏二	睪三	阿一	
支一十	脂二十				之七十		魚三十		歌十	
支一十	脂三十	至二十	祭四十		之七十		魚八十		歌十	
支七	脂八	祭九			之一		魚五		歌六	
支三	脂八	隊七	至五	泰一十	之九十		魚一		歌十	
齊九	灰四	沒三	屑一	曷六	咍二二	德三二	模二十	鐸三十	歌七	戈
支十	脂四	微七	沒八	月二	之四二	職五二	魚三十	鐸四十	歌一	

| | | |



陳新雄更綜合諸家之說，加以他自己的考證，進而假定三十二部的音讀，以國際音標舌位圖說明各部的讀法，這樣一來，則各古韵部的關係，都可得到音理上的說明，而於前人所說對轉旁轉諸名，也可以得到一較爲清晰的概念。茲錄他所假定古韵諸部音讀的舌位圖於后。

至其音讀，何以作此假定，他在古音學發微裏已詳加討論，讀者可自行參看。圖中的⊗號，是表示沒有適當的陰聲或陽聲韵部。

第三節　反　切

所謂「反切」，就是合二字的音，以成一音。以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以兩個字來拼一個字的音。實在並不是甚麼深奧的道理。反切的名稱，大概自

南北朝以上，多叫做「反」，雖然偶爾也有叫做「切」的，但不多見。到了唐代，才改稱爲「切」，所以改名的原因，據說是當時因爲忌諱說「反」字，才避免不用它。像荀子的「口行相反」，戰國策的「上黨之民皆反爲趙。」淮南子的「談語不稱師是反也。」孔子家語的「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這些個「反」字，現在的本子都寫作「返」。梁書侯景傳的「取臺城如反掌。」現在也作「返」。這些都是後人改的。隋朝以前，對於「反」字沒有甚麼好忌諱的，像漢器首山宮鐙的「蒲坂」就寫成「蒲反」，但是水經跟說文上的「汳」字，唐人就寫成「汴」了。路史說是「隋煬帝惡其作反易之」。大概是可信的了。唐玄度的九經字樣序就說過「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的話。所以在九經字樣裏，「蓋」字下就說「公害翻」拿翻來代替反字，「受」下就說「平表紐」，用紐來代替反字。從此可知，所謂反呀、切呀、翻呀、紐呀，名稱雖然不同，意思是一樣的。

最初造反切的時候，大概只叫做「反」，不叫做「切」，到後來，或叫「切」，或叫「翻」，或叫「紐」，或稱爲「體語」「反語」「反音」「切語」「切音」，或合起來叫「反切」。大概都是因爲時代的影響，稱說的習慣，偶然用這個名稱，偶然又用那個名稱，不知不覺名稱就多起來了，就不一致了。

至於反切的起源，顏氏家訓音辭篇說：

「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辭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愼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字音。而古語

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韵蟬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

這是說聲韵學的興起，是由於「反語」，而「反語」的創造，則是由于孫叔然。從顏氏以後，談到「反切」的起源，大多數跟顏之推相同。像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所說：「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叔然）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所說：「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都是與顏氏不異。但若說反切創於于孫炎，證之古書，恐怕未必盡合。大概「反切」之語，漢代已經有了，如果說孫炎用「反切」來代替「直音」，那自然沒有什麼不可，如果說「反切」起自孫炎，恐怕就有問題了。現在引章太炎先生的話，以爲證明。章先生說：

「經典釋文序例謂漢人不作音，而王肅周易音，則序例無疑辭，所錄肅音，用反語者十餘條，尋魏志王肅傳云：『肅不好鄭氏，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假令反語始於叔然，子雍（肅字）豈肯承用其術乎，又尋漢地理志，廣漢郡梓潼下。應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墊江，墊音徒浹反。』遼東郡沓氏下，應劭注：『沓水也。音長答反。』是應劭時已有反語，則起於漢末也。」

黃季剛先生音略說明「反切」的道理，非常清楚，現在就把他的話寫在後面，以爲說明。黃先生說：

「反切之理，上一字定其聲理，不論其何韻；下一字定其韻律，不論其何聲。質言之：卽上字祇取發聲，去其收韵；下字祇取收韵，去其發聲。

故上一字定清濁，下一字定開合。

假令上字爲清聲，而下字爲濁聲，切成之字仍清聲，不得爲濁聲也。

假令下字爲合口，而上字爲開口，切成之字仍合口也。

今舉一例：

東，德紅切，德清聲，紅濁聲，切成之字爲東，仍隨德爲清聲，不得隨紅爲濁聲。紅合口，德開口，切成之字爲東，仍合口，不得隨德爲開口。

反切上一字，與切成之字必爲雙聲，故凡雙聲者，皆可爲上一字；如東與德，雙聲也，然東與端、與都、與當、與丁等，亦雙聲也。故東爲德紅切可，爲端紅、都紅、丁紅亦無不可。

反切下一字，與切成之字必爲叠韻，故凡叠韵者，皆可爲下一字；如東與紅、叠韻也，然東與翁、與烘、與工、與空等；亦叠韵也。故東爲德紅切可，爲德翁、德烘，德工、德空亦無不可。錯綜言之，左列之音，同其效果。

德紅　德翁　德烘　德工　德空

端紅　端翁　端烘　端工　端空

都紅　都翁　都烘　都工　都空

當紅　當翁　當烘　當工　當空

丁紅　丁翁　丁烘　丁工　丁空

右設二十五反切，皆同切東字。

據以上所列，則用多數字以表明反切上一字，與指定一字以表明反切上一字者，其理無殊；亦與造一字母以表明反切上一字者，無殊。然而至今雜用多數者，從習慣也。

又據以上所列，則用多數字以表明反切下一字，與指定一字以表明反切下一字者，其理無殊；亦與造一字母以表明反切下一字者無殊。然而至今雜用多數者，從習慣也。

如依吾儕之私議，則四十一聲類，卽爲指定之反切上一字；而下一字，則於母韻中專指一字亦可。譬如德、當、都、丁同爲端母，吾儕但指定一『端』字以表明上一字；紅、翁、工、空同屬東韻，吾儕但指定一『翁』字以表明下一字。故東、德紅切，可改定爲端翁切，而其實無絲毫之不同。」

從黃先生這段話看來，我們很清楚的可以曉得，反切就是拼音，反切的方法，是上一個字取它的聲母，下一個字取它的韻母，但上字的韻母與下字的聲母，都必須除掉。現在舉一個例子，以注音符號跟國際音標來表明。例如同、徒紅切。

徒 ㄊㄨˊ（棄韻）——ㄊㄛ(ㄨˊ)
紅 ㄏㄨˊㄥ（棄聲）——(ㄏ)ㄨˊㄥ　} 同 ㄊㄨˊㄥ

紅[xuŋˊ]——（棄聲）[(x)uŋˊ]
徒[t'u]——（棄韻）[t'(u)]　} 同 [t'uŋˊ]

從這個例子，我們更可看出，反切就是拼音，道理極其簡單。但這樣簡單的道理，今天還有許多人不明白反切的意義與作用的原因，就是因爲如果根據這上面的方法用切語來拼切國音，還有少部分不能得到正確的讀法。殊不知廣韵的切語原來是兼顧到古今南北不同的語言，它的聲母有清濁發送收的不同，韵母有開合洪細陰陽的區別，聲調有平上去入的差異。而現在的國音全濁聲跟入聲都消失了，平聲又有陰陽平的不同，經過一千多年，聲音變化太大，所以純以上字取聲下字取韵的方法，於是有不能完全正確的。但也有條理可資遵循，首先我們一定要熟悉反切上下字的聲韵類別，如果弄清楚了，再瞭解它就不難了。

第三章　字義的訓詁

第一節　字義的變遷

文字的構成，必先在心裏有個意思；而後發之於音，使人知道自己心裏的意思；進而再有文字的形體。這樣，才能把自己的意念思想遠播四方，流傳千古。不過我們閱讀文字時，卻先看見文字的形體；再讀出聲音；最後才明瞭文字的意思。文字的形體，是會變動的；文字的聲音，也因時因地而異；同樣的，文字的意義，也在隨時隨地變遷着。

中國文字在運用方面，原就有「轉注」「假借」兩種方法。由於轉注，所以中國文字有多字一義的現象；由於假借，所以中國文字有多義一字的現象。文字的意義，既在隨時隨地變遷着；而「轉注」「假借」的運用，造成「多字一義」「一字多義」的現象，更足以使中國文字的變遷複雜萬端。所以文字的意義往往「古今異義」，「方國異訓」了。

就「時間」方面說：先以孟子中一段話爲例。滕文公篇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同爲一種教育的場所，夏、商、周三代的名稱就不同。非但名詞的變遷如是，虛字的變遷亦然。顧炎武日知錄說：「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二，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九。語言輕重之間，世代之別，從可知矣。」從上面的例子，可見同樣一個意思，由於時間的先後，用字就不同

了。試再讀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個「涕」字，指的是眼淚，隋唐之前多把眼淚叫作「涕」；到了五代十國，南唐李後主相見歡詞：「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眼淚就不叫作「涕」而寫作「淚」了。又如：說文：「的，明也。」現代人卻把「的」用爲介詞。從這些例子，可見同樣一個文字，由於時間的早遲，意思也不同了。

就「空間」方面說：揚雄方言：「悽、愍、矜、悼、憐，哀也。齊、魯之間曰矜；陳、楚之間曰悼；趙、魏、燕、代之間曰悽；自楚之北郊曰愍；秦、晉之間或曰矜，或曰悼。」可見古代就有依方言造成的字。其他例子見於許愼說文的，有「燕、代、東齊謂信曰訦；齊、楚謂信曰訏。」「海、岱之間謂眄曰睇；江淮之間謂眄曰瞷；南楚謂眄曰睨。」等。見於劉熙釋名的，有「齊、魯謂庫曰舍。」見於何休公羊注的，有「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見於郭璞爾雅注的，有「煖，江東通言燠。」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至於方言的由來，章太炎先生在新方言序中，分爲六例：一曰、一字二音，莫知誰正；二曰、一語二字。聲近相亂；三曰、就聲爲訓，皮傅失根；四曰、餘音重語，迷誤語根；五曰、音訓互異，凌雜難曉；六曰、總別不同，假借相貿。說得最爲透徹。可作進一步專門研究方言問題的參考。

文字意義演變的方式，不外「分化」「混同」兩種，茲分別說明如下。

先說「分化」。試以「立」字爲例：說文：「立，侸也，从大在一之上。」段注：「侸，各本作住；正；在，各本作立，今正。竝曰：大，人也；一，地也；會意。」可見立字本義是表示人站在地上。禮記曲禮篇：「立必正方。」用的就是「立」的本義。由「人立在地」這個本義引申，因而又

產生人格的建立，聲名的確立，生命的存在等等引申義。論語爲政：「三十而立。」離騷：「恐脩名之不立。」戰國策燕策：「燕秦不兩立。」便是用「立」的引申義。把「立」字意義再加推廣，物品的放置，事理的制定，都可叫立。書牧誓：「立爾矛。」立指物品的放置；易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指事理的制定。立字還可假借爲「竝」、「粒」、「位」等意思。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明主立政。」「立」字戰國策作「泣」，是假借爲「竝」；詩周頌思文：「立我烝民。」意思指后稷播種百穀，烝民才能粒食。「立」假借爲「粒」；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云：「故書位作立。」是立可假借爲「位」。至於立由「站立」義變爲「立卽」義，漢代就有了。史記刺客列傳：「劍堅，不可立拔。」就是例子。上述「立」字意義的引申、假借、變化，可以看出文字意義分化的一斑。

再說「混同」。試以「始」義爲例：爾雅：「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初，說文說是「裁衣之始」。哉，古文作才，說文說「才」是「草木之初」；尚書康誥：「三月哉生魄」的哉，就是才的意思。首，是首先的意思。基，說文說是「牆始築」。肇，說文作𦥑，是「始開」之意。祖，是宗廟之始。元，說文說「始也」；九家易說「元者，氣之始也。」胎，是人成形之始。俶，是動作之始；詩大雅既醉：「令終有俶」，卽用始意。落，木葉隕墜之始；詩周頌訪落：「訪予落止」，卽爲始義。權輿，爲天地之始，詩秦風權輿有「胡不承權輿」的句子。由上例，可見「始」的意思，形諸文字，有種種不同寫法；其中有些仍在通行，有些已經不太使用了。那些不太使用了的字義，已經與其他同義字或近義字混同了。試再舉例分別說明如下：如「耆」「考」，說文

都說是「老」也，現代只用一「老」字，這是同義字的混同；如古代洗髮曰「沐」，洗面曰「沫」，洗身曰「浴」，洗手曰「澡」，洗足曰「洗」，現在卻不管洗的是頭或是脚，是身或是物，一律稱爲洗，這是義近字的混同。

由於字義的分化與混同，於是有些字義擴大，有些字義縮小；有些字義變好，有些字義變壞；有些字義變強；有些字義變弱。例如「江」「河」，本指長江、黃河，現在卻成水流的通名；這是字義的擴大。例如「朕」，古代凡人自稱都可用「朕」，離騷裏，屈原自謂「朕皇考曰伯庸」，便是證據，秦以後卻只有天子自稱才可稱「朕」，這是字義的縮小。例如「牧」，本是飼養牛羊的意思，周禮注：「牧，州長也。」把牧牛牧羊義引申爲牧民義，以至現代把基督教教士稱作「牧師」；這是字義的變好。例如「氓」，本義與「民」同，所以孟子有「君之於氓也，」「皆悅而願爲之氓」等語，現代把無業游民叫做氓，這是字義的變壞。例如「干」，由「求」意變「犯」意，是字義的變強。例如「走」，由「疾趨」意變「慢走」意，是字義的變弱。

字義的變遷，無論分化也罷，混同也罷，其方向不外爲「簡單化」「精密化」，而尤受時代環境的影響。例如說文說：豕生三月叫豵，一歲叫豵，二歲叫豝，三歲叫豜；牝豕叫豝，牡豕叫豕。現代統統叫作豬了。說文又說：馬一歲叫馬，二歲叫駒，三歲叫駣，八歲叫馰；馬高六尺爲騋，七尺爲騵，八尺爲龍；牡馬爲騭，牝馬爲騀。現代統統叫作馬了。又如古代天子死叫崩，諸侯死叫薨，大夫死叫卒，士死叫不祿，庶人死才用死字。現代也沒有這許多區別了。這是「簡單化」，把牧畜社會、帝王時代那些不必要的分別簡化了。另外，從「氣體」中分別出「氧」「氮」「氫」「氯」……；從「金

屬」中分別出「鉀」「鈉」「鈣」「鈾」……；從「它」而分別出「他」「她」「牠」「祂」；從「之」而分別出「的」「底」「地」「得」。這是「精密化」，與科學的昌明和外語的侵入有密切關係。

總之，語言文字演變的大流，總是朝向簡單清楚的方向前進；字義亦然。爲了寫的人方便，它必須儘可能簡單，可併就併；爲了讀的人方便，它必須儘可能明晰，該分便分。由這個觀點來看字義的演變，對於字義分化混同的來龍去脈，就能一目了然了。

第二節　訓詁的條例

文字的意義，隨時隨地在變化着；或分化，或混同；向着簡單、精密的方向前進。對於文字意義由變化而分歧的現象，應如何使之溝通，這就靠「訓詁」了。

說文：「訓，說教也，从言，川聲。」「詁，訓故言也，从言，口聲。」所謂「說教」，就是利用已知的加以說明，教人知道未知的；所謂「訓故言」，就是用現代語言解釋古代語言，而溝通其意義。古今言語不同，加以解說使人了解；各地方言不同，加以轉釋使人明白：這是訓詁學任務之一。同時同地，有時幾種詞彙只有一種意思，有時名稱不同而實際相同；用一種詞彙解釋另一種詞彙，用一種名稱解釋另一種名稱：這是訓詁學任務之二。語言的產生，一定有其根源；文字的創造，必須要有形體。研究語言的根源，明瞭文字的形義：這是訓詁學任務之三。所以訓詁不僅在解釋語言，而且要溝通文字以明義理。

「訓詁」二字連稱，始見於漢書揚雄傳。不過爾雅已經有「釋訓」篇，毛詩有「詁訓」傳，何休

注公羊，自稱「解詁」。因爲「詁」與「故」通，所以或作「故訓」，或作「訓詁」，或作「解故」。因爲「故」與「古」通，所以也作「古訓」或「解古」，雖名稱不同，含義卻一樣。

訓詁的方式有三：

一、互訓：以此字解釋彼字，再以彼字解釋此字，二字互相反覆爲訓。例如說文「考，老也。」「老，考也。」便是。幾個字遞相爲訓的，如說文「禎，祥也。」「祥，福也。」「祉，福也。」也爲互訓的一種。擴而言之，爾雅釋詁：「初、哉、首、基、元、祖、胚、胎、俶、落、權輿，始也。」許多字彼此義同，可以互相解釋的，也都叫互訓。互訓以義爲主，所以不一定要有聲韻上的關係，因而與六書的轉注並不完全相同。六書的轉注必須在聲音上有雙聲疊韻的關係；而訓詁上的互訓，卻不受聲音上的限制。故互訓包括轉注，轉注卻不能包括互訓。

二、推因：以此語解釋彼語，而推明其構成此語的原因，叫作推因。例如：易經「乾，健也。」「坤，順也。」說文「天，顚也。」「門，聞也。」「戶，護也。」釋名「日，實也。」「衣，依也。」都是推因之例。推因與互訓不同：互訓以義爲主，可以反覆爲訓；推因以聲爲主，不可顚倒來解釋。

三、義界：用許多字配合起來解釋一個字，叫作義界。如說文：「一，惟初大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用十六個字解釋一個「一」字便是。義界的許多字中，常有一字或一字以上與所釋之字有聲音上的關係，例如說文：「吏，治人者也。」段注：「治與吏同在第一部，此亦以同部疊韻爲訓也。」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段注：「天、神、引三字，同在古音第十二部。」由此，可以說明文字語根的來源。

訓詁的重點，不外形訓、聲訓、義訓，三者都有條例可尋，茲分別說明於下。

一、形訓的條例：

1. 凡象形指事之文，皆以形爲義。

例如：說文：「瓜，蓏也，象形。」段注：「徐鍇曰：外象其蔓，中象其實。」說文：「凶，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段注：「此爲指事。」

2. 凡會意之字，皆以形爲義。

例如：說文：「覞，面見人也，从面見。」段注：「此以形爲義之例。」說文：「臭，大白也，从大白。」段注：「全書之例，於形得義之字，不可勝計。臭以白大會意，則訓之曰大白也。」

3. 凡言物之盛，皆三合其文。

例如：說文：「焱，火華也，从三火。」段注：「凡物盛則三之。」說文：「晶，精光也，从三日。」段注：「凡言物之盛皆三其文。」說文：「惢，心疑也，从三心。」段注：「今俗謂疑爲多心，會意。」說文：「驫，衆馬也，从三馬。」段注：「善(李善)曰：衆馬走貌也。」引申有快意。

4. 凡某之屬，皆从某。

說文於五百四十部首下，都有「凡某之屬皆从某」。段注：「凡云凡某之屬皆从某者，自序所謂分別部居，不相襍廁也。以字形爲書，俾學者因形以考音與義，實始於許。」如从水之字，必與水有關；从示之字，必與祭祀有關。

二、聲訓的條例：

1. 聲義同源。

說文：「禎，以眞受福也，从示，眞聲。」段注：「聲與義同源，故舖聲之偏旁多與字義相近，此會意形聲兩兼之字致多也。說文或脩其會意，略其形聲；或脩其形聲，略其會意。離則渚文，實欲互見，不知此則聲與義隔。」按：此爲聲訓的基本理由。

2. 凡字之義必得諸字之聲。

說文：「鏦，鎗鏦也，从金，悤聲。」段注：「凶者多孔，蔥者空中，聰者耳順，義皆相類。凡字之義，必得諸字之聲者如此。」

3. 凡从某聲皆有某義。

說文：「翑，羽曲也，从羽，句聲。」段注：「凡从句者皆訓曲。」說文：「囷，圜也，从口，云聲。」段注曰：「雲字下曰：象雲回轉形；沄字下曰：轉流也，凡从云之字，皆有回轉之義。」說文：「詖，辨論也，古文以爲頗字，从言，皮聲。」段注：「此詖字正義。皮，剝取獸革也。披，析也。凡从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說文：「濃，露多也，从水，農聲。」段注：「小雅蓼蕭傳曰：濃濃，厚貌。按酉部曰：醲，厚酒也。衣部曰：襛，衣厚貌。凡農聲字皆訓厚。」

4. 凡同音多同義：

說文：「斯，悲聲也，从言，斯省聲。」段注：「斯，析也，澌，水索也。凡同聲多同義。」說文：「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段注：「象其條理也。人之理曰力，故木之理曰枷，地之理曰勎，水之理曰泐。」「力」「理」同爲來母字，聲同義近。章太炎先生曾根據語根，推究其衍出的形異之

字，證明其義相近，而說文始一書。

三、義訓的條例：

1. 直言其義之例：

說文：「祖，始廟也，从示，且聲。」春秋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下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都是直言其義之例。

2. 陳說其事之例。

爾雅：「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賈逵左傳解詁：「貪財爲墨，貪食爲饕。」都是陳說其事之例。

3. 以狹義釋廣義之例。

周禮：「體國經野。」鄭玄注曰：「經，謂爲之里數。」禮記樂記：「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鄭玄注曰：「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都是以狹義釋廣義之例。

4. 以共名釋別名之例。

爾雅：「懷、惟、慮、願、念、怒，思也。」又曰：「貝：居陸者曉，在水者唌；大者魤，小者鯖。」說文：「蘭，香草也。」又曰：「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又曰：「薇，菜也，似藿。」都是以共名釋別名之例。

5. 以虛義釋實義之例。

孟子：「徹者，徹也。」樂記：「樂者，樂也。」禮記郊特牲：「親之也者，親之也。」以動詞

釋名詞，以虛義釋實義。

6.以雅言釋方言之例。

左傳：「楚人謂：乳，穀；虎，於菟。」揚雄方言：「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說文：「莒，齊謂芋曰莒。」都是以雅言釋方言之例。

7.以今語釋古語之例。

孟子：「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說文：「朮，豆也。」章太炎先生新方言：「爾雅釋言：『孔，甚也。』今人謂『甚』曰『好』：如甚大曰好大，甚快曰好快，與古言孔正同。」都是以今語釋古語之例。

8.遞相爲訓之例。

禮記：「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尚書大傳：「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者何？習之。」都是遞相爲訓的例子。

9.反訓之例。

論語：「予有亂臣十人。」馬融注：「亂，治也。」左傳：「乃擾帝龍。」注：「擾，馴養也。」易繫辭：「其臭如蘭。」正義：「臭，香馥如蘭也。」以及小爾雅所云：無念，念也；無甯，甯也。都是反訓之例。

第三節　訓詁的術語

訓詁的意義、方式、條例明白之後，還須知道一些訓詁的術語。古人的文法觀念，雖然比現代的人要差得多；他們表達一詞的性質和義蘊，雖然還沒有完全達到細密周備的境界；可是他們所用的術語，卻也有一定的習慣，可以歸納出大概的傾向，而了解他們訓詁的觀念。現在試將昔人所用訓詁術語，歸納成若干類，分別說明如下。

一、某，某也：

第一個「某」代表被解釋的詞，「某也」代表解釋的詞句。如說文：「哭，哀聲也。」易傳：「需，須也；師，衆也；元，始也；芾，小也。」除了最後一個「也」字，前幾個「也」字可省。如詩傳：「淑，善；逑，匹也。」重複相釋如周禮鄭注：「資，取也，操也。」句式亦歸此類。

二、某者，某也：

者，爲別事之詞。論語：「弟者，有所不爲也。」書大傳：「堯者，高也，饒也；舜者，推也，循也。」

三、某諸，某：

諸，也可用作別事詞。說文「諸」字下段注云：「白部曰：者，別事詞也。『諸』與『者』音義皆同，釋魚：『前弇諸果，後弇諸獨。』諸卽者。」

四、某猶某也：

段玉裁以爲用「猶」之例有二：一、「義隔而通之」；二、「通古今之語」。說文：「儗，猶擬也。」段注：「凡漢人作注云猶者，皆義隔而通之。如公穀皆云孫猶孫也，謂此子孫字同孫遁之孫。

鄭風傳：漂猶吹也，謂漂本訓浮，因吹而浮，故同首章之吹。凡鄭君高誘等每言猶者，皆同此。許造說文，不比注經傳，故徑說字義，不言猶；惟寘字下云：琟猶齊也，此因琟之本義極巧，視之於彝從琟義隔，故通之曰猶齊。此以應釋儷甚明，不當曰猶應，蓋淺人但知儷爲怨詞，以爲不切，故加之耳。然則爾下云：麗爾猶靡麗也，此猶亦可刪與？曰，此則通古今之語示人，麗爾古語，靡麗今語。豳風傳：斜斜猶繚繚，摻摻猶纖纖之例也。」其實用「猶」還有推因之例，如天官酒正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

五、某亦某也：

「亦」字第一種用法是用在「所用異」而「異其名」的諸詞間，表示它們名異而實同。如周禮天官：「六典治邦國」「人法治官府」「人則治都鄙」。鄭注：「則，亦法也；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引申凡因修辭上避免重複而改換文字，這些名異實同文字間的溝通，也可用「亦」，如周禮小宰：「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注：「懷亦安也。」「亦」字第二種用法是「也」的意思。如說文：「瓊，亦玉也。」段注：「亦，各本作赤，非。說文時有言亦者：如李賢所引：診亦視也；鳥部：鸞，亦神靈之精也；之類。此上下文皆玉也，則瓊亦當爲玉名。倘是赤玉，當廁瑞瑁二篆間矣。」

六、某謂某某也：

凡說「謂」，都是直陳其義。或以狹義釋廣義，或以直義釋曲義，或以分名釋總名。論語：「子曰」集解引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論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集解引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論語：「道之以政。」集解引孔(安國)安國曰：「政謂法教。」

七、某謂之某：

凡一物有兩個名稱的，就說「某謂之某。」如詩傳：「南風謂之凱風。」或釋事物之名，如詩傳「白與黑謂之黼。」

八、某某曰某：

直陳其義用「曰」，如左傳：「經緯天地曰文。」詩小雅「憂心如酲。」毛說：「病酒曰酲。」

九、某某爲某：

「爲」「曰」二字古多通用，如：賈逵左傳解詁：「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毛傳：「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

十、某，今謂之某：

周禮天官鄭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此爲明古今名稱的同異。或作「古謂某曰某」「古謂某爲某」「今謂某曰某」「今謂某爲某」「古曰某，今曰某。」都是說明古今稱謂的不同的。

十一、某，若今某：

天官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衞士矣。」賈疏：「鄭云若今衞士者，衞士亦給徭役，故舉漢法況之。」若也作如，地官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凡言若今如今，都是以今制比況古制。

十二、某，某某之稱：

儀禮注：「子，男子之美稱。」稱也可作名，天官注：「豎，未冠者之官名。」還可作辭，儀禮

注：「吾子，相親之辭。」

十三、某，言某某也：

商頌烈祖：「八鸞鸞鸞。」鄭箋：「言文德之有聲也。」禮記檀弓：「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鄭注：「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此都是闡微著隱，指明其取義所在。

十四、某，所以某也：

說文：「聿，所以書也。」段注：「以，用也；聿者，所用書之物也。凡言所以者，視此。」說文：「靭，所以引軸者也。」段注：「所以者字，依楊倞注荀卿補。凡許書所以字，淺人往往刪之。」凡此都是指明物之功用。所以被釋者都是名詞。

十五、某某之類：

天官注：「獸，牛馬之類。」是舉別名解釋總名而有所省略。也可作之屬，如天官注：「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

十六、某，某屬：

說文：「秅，稻屬也。」段注：「凡言屬者，以屬見別也；言別者，以別見屬也。重其同，則言屬，秅爲稻屬是也；重其異，則言別，稗爲禾別是也。周禮注曰：州、黨、族、閭、比、鄉之屬別。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屬別並言，分合並見也。」屬、別，表示同類。

十七、某，某貌：

凡用「貌」字，是形容其樣子。如詩云：「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爲形容詞。

論語鄉黨：「其在朝廷，便便言，」鄭注：「便便，言辨貌。」爲副詞。

十八、某，某聲：

凡言某聲，都是象聲詞的解釋。有時指明聲的類別，如毛傳：「淵淵，鼓聲。」「坎坎，擊鼓聲。」有時指聲的性質，如毛傳：「關關，和聲也。」「喈喈，和聲。」

十九、某，某辭：

說明虛字用法時，多用「辭也」來解釋。如詩傳：「于嗟，歎辭。」檀弓鄭注：「且，未定之辭。」說文辭作詞，如：「矣，語已詞也。」「粵，審愼之詞。」說文「詞」下段注云：「凡毛傳之例云辭也：如茨艾之薄，漢廣之思，草虫之止，載驅之載，大叔于田之忌，山有扶蘇之且，皆是。說文之例云某詞：自部外欨爲詮詞，矣爲語已詞，矧爲況詞，曰爲出氣詞，各爲異詞，爾爲譬詞，爾、詞之必然也，曾、詞之舒也，皆是。」

二十、某，或曰某：

凡一詞有不同解釋而意思可以互通的，那麼兩種解釋之間，就用「或曰」。公羊解詁：「或曰者，或人辭，其義各異也。」如：天官鄭司農注：「刑臑，謂夾脊肉，或曰膺肉也。」

二一、某，一曰某：

「或曰」也作「一曰」，不過一曰用法更廣。說文：「鮦，鮦魚，一曰鰿也。」段注：「此一曰，猶今言一名也。許書一字異義言一曰；一物異名亦言一曰。不嫌同辭也。」言義之外，也言形言聲。如說文：「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儿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段注：「凡一曰

有言義者；有言形者；有言聲者。」

二二、或謂之：

類似「或曰」「一曰」的術語，還有「或謂之」。如天官鄭注：「今之箐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

二三、某，或作某：

凡說「或作」的，必定彼此音讀互通。如禮記內則：「卵醬實蓼。」鄭注：「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臡也。」亦作「或爲」，如禮運：「然後飯腥而苴孰。」鄭注：「苴或爲俎。」

二四、古文某爲某：

漢儒傳經，有今古文之別。今文是漢初儒生口耳相傳，而以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出的；古文是在孔壁魯淹發現，而用戰國時代通行的古文籀文寫的。鄭玄注經，經文不專用今文，也不專用古文，完全看哪一種意思較妥而選用。如果以今文爲根據，那麼就用「古文某爲某」注明古文；如果以古文爲根據，那樣也用「今文某爲某」注明今文。例如士冠禮注：「古文閑爲棧，閾爲蹙。」就是經採今文。注中再表明古文爲棧蹙。又如：「孝友時格」，鄭注：「今文格爲嘏。」就是經採古文，注中再表明今文爲嘏。後世校勘家「某本某爲作」，源於此。

二五、某，故書作某：

所謂「故書」，指未經校勘前舊本書。天官鄭注：「嬪，故書作賓。」疏云：「言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

故書作賓。」作亦言爲，如「七事，故書爲小事，杜子春云，當爲七事。」

二六、古字某某同：

凡言古字某某同或古聲某某同，指二字音同通假。例如：論語「無所取材。」鄭注：「古字材哉同耳。」材哉都从才得聲，音同故能通假。又如詩東山傳：「烝，寘也。」箋：「古者聲寘、填、塵同。」正義：「古者寘、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二七、某，古某字：

詩鹿鳴：「視民不恌。」箋：「視，古示字也。」正義：「古之字以目示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作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鄭辨之：視，古示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

二八、某某古今字：

禮記曲禮注：「予余古今字。」說文「余」下段注云：「凡言古今字者，主謂同音，而古用彼，今用此，異字。若禮經古文用『余一人』，禮記用『予一人』，余予本異字異義，非謂予余本卽一字也。」又於「誼」字下注云：「誼義古今字，周時作誼，漢時作義，皆今之仁義字也。其威儀字則周時作義，漢時作儀。凡讀經傳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無定時，周爲古則漢爲今，漢爲古則晉宋爲今，隨時異用者，謂之古今字。非如今人所言古文籀文爲古字，小篆隸書爲今字也。」

二九、某聲與某相近：

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鄭司農云：「喪

大記曰：『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禫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禫與展相似。」鄭玄注：「狄當作翟；禫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展衣，字當作禫。禫、揄、狄、展，聲相近。」按：先鄭以「聲相似」來解釋何以周禮「闕狄展衣」在喪大記作「屈狄禫衣」；後鄭又以翬釋禫，以搖釋揄，以翟釋狄，以禫釋展，認爲是「聲相近」的關係：都是從「聲近」「聲似」來說明文字的假借。

三〇、某讀爲（曰）某：

說文讀字下段氏注云：「擬其音曰讀，凡言讀如、讀若，皆是也。易其字以釋其義曰讀，凡言讀爲、讀曰、當爲，皆是也。」又彙字下段注：「凡言讀若者，皆擬其音也。凡傳注言讀爲者，皆易其字也。注經必兼此二者，故有讀爲，有讀若。讀爲亦言讀曰，讀若亦言讀如。字書但言其本字本音，故有讀若，無讀爲也。」如論語八佾：「從之，純如也。」疏：「從讀曰縱，謂放縱也。」禮記郊特牲：「有由辟焉。」鄭注：「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

三一、某讀若（如）某：

讀若的用法，已見上條，現補例以明。說文：「玟，石之次玉黑色者，讀若芑。瑎，石之似玉者，讀若昏。」按：段玉裁說「讀爲」「讀若」的分別，分析很精；不過漢人注經，卻並沒有嚴格區分，段氏著周禮漢讀考，爲了堅持其自己的意見，多改鄭注，以爲「讀如」當作「讀爲」的有十六條；「讀爲」當作「讀如」的有三十七條，可見鄭玄用「讀如」「讀爲」，並無一定義例。

三二、某，當爲（作）某：

凡有字誤或聲誤而須改正的，就用「當爲」或「當作」。如禮記雜記注：「綏當爲緌，讀如冠纓

之蹉，字之誤也。」天官內饔注：「腥當爲星，聲之誤也。」

三三、某，當從某；

凡因板本不同而有異文時，擇其義安之字用「當從」。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注：「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此鄭君從今書作『中』，杜從故書作『得』也。當從今本作當爲，誤。」

三四、某之言某也：

凡云「之言」，有的是指假借，如周禮寺人注：「寺之言侍也。」有的是言語根，如周禮小宰注：「裸之言灌也。」都是「通其音義以爲詁訓。」

三五、讀某長言，讀某短言：

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淮南本經訓：「朦讀近殆，緩氣言之。」地形訓：「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長言、短言、緩氣、急氣，可能是聲調的分別。又左傳宣八年傳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言外而淺。」又僖廿六年傳注：「弗者，不之深也。」內、外、深、淺，可能指發音部位的不同。

編後記

學問之道，識字爲先，而我國文字最具條理。倘能明其構造之原，察其演變之迹，則識字之方，簡而且易。故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文字學者，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而達神旨者也。

余早歲讀書，頗喜文字之學；及受師說，漸識文字之奧。嗣後教授各大學，條分理析，期使諸生得識字簡易之途，四十年來，幸略有成就。

民國五十六年臺灣正中書局擬編文字學概說，以便向學之士得有準繩。主事者乞余撰著。余以事冗，未遑修集，稽遲時日，幾逾二載。以催稿迫促，因取舊時講稿，益以畏生慶萱聽講之筆記，董理之而成斯篇。倉卒成書，疏誤難免，有所改正，當俟諸異日。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　瑞安　林尹